

易學典籍選刊

# 周易本義

〔宋〕朱熹撰 廖名春點校



中華書局

易學典籍選刊

# 周易本義

〔宋〕朱熹撰  
廖名春點校

中華書局

新學堂  
PDG



## 前言

《周易本義》是朱熹（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）的重要著作，也是易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注本。其成書和流傳過程頗爲曲折，學人們的評價也有所出入，值得介紹和分析。

白壽彝（一九〇九—二〇〇〇）《〈周易本義〉考》認爲，《周易本義》底初稿，大概在淳熙二年（一一七五）朱熹四十六歲時開始起草。這時還沒有《周易本義》底名稱，而稱作《易傳》。淳熙四年（一一七七）朱熹四十八歲時，《周易本義》事實上的初稿《易傳》成<sup>①</sup>。此是以《易傳》與《周易本義》爲一書，只是有「初稿」與「定稿」之別。

但距朱熹不久的陳振孫（？—約一二六一）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卻將「《易傳》十一卷、《本義》十二卷、《易學啓蒙》一卷」分別著錄，並說：「晦庵……初爲《易傳》，用王弼本。復以呂氏《古易經》爲《本義》，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。」<sup>②</sup>這是說《易傳》與《周易本義》雖「大指略同」，但還是有區別的兩書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馬端臨（約一二五四—約一三二三）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皆本之，都是將《易傳》、《周易本義》分爲兩書。

① 白壽彝：《〈周易本義〉考》，國立北平研究院：《史學集刊》第一期，一九三六年。

② [宋]陳振孫撰，徐小蠻、顧美華點校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，第二二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。

朱熹弟子度正（一一六七—一二三五）《書（易學啓蒙）後》云：「晦庵先生爲《易傳》方脫稿，時天下已盛傳之。正嘗以爲請，先生曰：『學者宜觀《啓蒙》。』……先生蓋不自以《易傳》爲善也。……後之學者觀之《易傳》，則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者如此；觀之《啓蒙》，則可見先生後來學《易》所以舉綱撮要、明示後學如此。」<sup>①</sup>束景南說：「此尤可見《易傳》爲朱熹早年之作，後來所作《周易本義》乃從《易傳》而來，二書既有聯繫，又有區別，《周易本義》之於《易傳》，猶《詩集傳》之於《詩集解》、《大學章句》之於《大學集解》、《中庸章句》之於《中庸集解》、《論語集注》之於《論語要義》、《孟子集注》之於《孟子要義》也。」<sup>②</sup>這一看法是正確的。因此，與其說《易傳》是《周易本義》「事實上的初稿」，不如說《易傳》是《周易本義》的前身。它們雖有聯繫，但顯然是二而非一。

兩者的不同，一是形式上《易傳》用經傳合一的王弼本，而《周易本義》用經傳分離的呂祖謙《古周易》本。二是內容上《易傳》「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者如此」，「其義理不能出程《傳》，但節得差簡略耳」<sup>③</sup>；但《周易本義》本於《易學啓蒙》，「可見先生後來學《易》所以舉綱撮要、明示後學如此」，其宗旨已有很大不同。能夠代表朱熹易學思想的，應該是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性善堂稿》卷一四。

② 束景南：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，第五九六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三《皇甫文仲》。



其晚年的《周易本義》而非其早年的《易傳》。

呂祖謙(一一三七—一一八一)定《古周易》十二篇在淳熙八年(一一八一)五月，朱熹次年六月作跋印刻於婺州。其另起爐灶的《周易本義》的撰作，應在淳熙八年五月以後<sup>①</sup>。

《周易本義》多處有「詳見《啓蒙》」字樣。而朱熹與蔡元定(一一三五—一一九八)合著的《易學啓蒙》完稿於淳熙十三年(一一八六)。《周易本義》的完成當在這以後。

由淳熙十五年(一一八八)七月朱熹《答蔡季通書七十》：「《本義》已略具備」說，可知《周易本義》此時已草成。但朱熹仍「意不甚滿於《易本義》」，又反復修改《周易本義》注文部分的底稿，直至慶元四年(一一九八)自認「近覺衰耄，不能復有所進」<sup>②</sup>，才最後封筆。此後，朱熹於易學間有新觀點，但已不再寫入《周易本義》<sup>③</sup>。

《周易本義》的流傳過程也頗為複雜。

紹熙二年(一一九一)朱熹答孫季和書就說：「舊讀此書，嘗有私記未定，而為人傳出摹印，近雖收毀，而傳布已多，不知曾見之否？其說雖未定，然大概可見，循此求之，庶不為鑿空強說也。」<sup>④</sup>朱熹此書，白壽彝以為「就是《本義》的初稿《易傳》本」，以為「這可見自淳熙四年《易傳》脫

① 束景南：《朱子大傳》，第三八八頁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卷六三《答孫敬甫》。

③ 王風《從〈朱子語類〉看〈周易本義〉的成書過程》(《中國哲學史》二〇〇三年第四期)一文對此有詳細考證，可參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二。

草以來，朱熹對於《易傳》的不滿，也只是枝節細微的地方，大體上是沒有甚麼的<sup>①</sup>，是完全錯誤的。

首先，朱熹《易傳》是用經傳合一的王弼本，度正說「其義理不能出程《傳》」，即便有過，恐怕也不會失之太遠。因此，認定紹熙二年的朱熹對其「不滿」，「只是枝節細微的地方」，是說不過去的。

其次，從「其說雖未定，然大概可見，循此求之，庶不為鑿空強說也」來看，應是指淳熙十五年草成之《周易本義》。其次序用呂祖謙經傳分離之《古周易》本，解經又本於《易學啓蒙》，「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，而復以《傳》釋之」<sup>②</sup>，故有此說。

此後朱熹答劉君房書又說：「諸儒之言象數者，例皆穿鑿。言義理者，又太汗漫。故其書為難讀，此《本義》、《啓蒙》所以作也。然《本義》未能成書，而為人竊出，再行模印，有誤觀覽。《啓蒙》本欲學者且就《大傳》所言卦畫著數推尋，不須過為浮說。而自今觀之，如論河圖、洛書，亦未免有剩語。」<sup>③</sup>此「未能成書，而為人竊出，再行模印」之《本義》，既與《啓蒙》並稱，可見決非淳熙四年脫草之《易傳》，而當是淳熙十五年「已略具備」之《本義》。陳來考證：「書尾云：『此是偽學

① 白壽彝：《〈周易本義〉考》，國立北平研究院：《史學集刊》第一期，第二五五頁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別集卷二《孫季和》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晦庵集》卷六〇。



見識，不審明者以為如何？」以偽學自稱，此書必在慶元乙卯之後。」<sup>①</sup>朱熹晚年所談之《本義》，非早年之《易傳》明矣。

由此可知，淳熙十五年《周易本義》初成後，便「為人竊出，再行模印」，朱熹「雖收毀，而傳布已多」。這是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）至紹熙二年（一一九一）三年間之事。

嘉定五年（一二二二），「眉山楊仲禹篤好先生之學，併刊二書以貽同好」，朱熹弟子度正「敬為書其後」<sup>②</sup>。但此與《啓蒙》「併刊」之書，並非《周易本義》，而是「可見先生初年學《易》所以發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之《易傳》」。

現今流傳最廣的「原本」《周易本義》當為南宋咸淳元年（一二六五）的吳革建寧府刻本<sup>③</sup>。但朱熹之孫朱鑑《古易音訓》跋曰：「鑑既刊《啓蒙》、《本義》，念音訓不可闕，因取寶、婺、臨、漳、鄂諸本，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。」<sup>④</sup>是知朱鑑不但刊刻了《易學啓蒙》和呂祖謙的《古易音訓》，還刊刻了《周易本義》。朱鑑生於寧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），卒於理宗景定元年（一二六〇），其所刊《周易本義》顯然當在吳革建寧府刻本之前。可能因為是官刻本，財力雄厚，所以吳革刻

① 陳來：《朱子書信編年考證》，第三八八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。按：慶元乙卯，即公元一一九五年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性善堂稿》卷一四。

③ 李致忠：《宋版書叙錄》，第二二頁，書目文獻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〇。

本「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錢」，「非但是閩刻中的傑作，也是宋版書中的上乘」，以致先出的朱鑑刊本不傳，而後出的吳革刻本卻大盛。

除吳革刻本外，還有一種宋刻本流傳至今。其雖無年月題識，不詳何時何地所刻，但從其版心所記刻工姓名來看，應早於吳革本。傳增湘、王文進都以爲是臨安刻本。此一種宋本，二十世紀前葉尚存兩部<sup>①</sup>。其中之一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只是下經一卷已亡，只剩下經一卷、傳十卷及五贊一卷、筮儀一卷了<sup>②</sup>。

較之以吳革建寧府刻本爲代表的十二卷本系統，四卷本系統的《周易本義》更爲流行。南宋咸淳二年（一二六六），朱熹再傳弟子台州臨海（今屬浙江）人董楷（一二三六—？）編成《周易傳義附錄》十四卷<sup>③</sup>。是書「合程子《傳》、朱子《本義》爲一書，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」，「惟程子《傳》用王弼本，而朱子《本義》則用呂祖謙所定古本。楷以程子在前，遂割裂朱子《本義》附程《傳》之後」<sup>④</sup>。程子《傳》和朱子《本義》本子不同，董楷合「爲一書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其以程子《傳》在前，遂以程子《傳》爲主，割裂朱子《本義》，以類相從。我們不好說這樣就沒有道理，但事

① 說詳王鐵：《〈周易本義〉校點說明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一冊，第三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。

② 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·經部》，第四六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
③ 《周易傳義附錄》提要：「其學出於陳器之，器之出於朱子，故其說《易》，以洛閩爲宗。是編成於咸淳丙辰。」案：董楷《序》稱「咸淳丙寅」，「辰」當爲「寅」，故知是咸淳二年。

④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經部易類《〈周易傳義附錄〉提要》。



實上卻變亂了朱子《本義》的原貌，可以看出董楷對朱子《本義》的真精神還是理解不深。

董書「合程子《傳》、朱子《本義》爲一書」，卷帙繁重，而且程《傳》、《本義》和《附錄》中的材料也不免有所重複。於是在其問世十數年或數十年後，元人遂就董書刪除《附錄》，僅存《傳》、《義》，稱作《周易傳義》或《周易經傳》。

明永樂（一四〇三—一四二四）中，胡廣（一三七〇—一四一八）等編《周易傳義大全》，以董書爲基礎，又輯元胡一桂（一二四七—？）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、胡炳文（一二五〇—一三三三）《周易本義通釋》、董真卿《周易會通》諸書中所載宋、元各家之說，刊除重複，綴於程、朱注後，勒爲一編，科舉取士即以此爲據。「後來士子厭程《傳》之多，棄去不讀，專用《本義》。而《大全》之本，乃朝廷所頒，不敢輒改，遂即監版《傳義》之本，刊去程《傳》，而以程《傳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」。這樣，就出現了四卷本的《周易本義》。以致顧炎武（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二）感嘆：「相傳且二百年矣，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，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？」<sup>①</sup>

四卷本的《周易本義》，據清初吳肅公（一六二六—一六九九）說，始於明成化年間（一四六五—一四八七）的奉化儒學教諭成矩。而明楊守陳《序》稱：「是編異朱子元本，亦以便士也，好事者何容喙哉！」<sup>②</sup>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）《經義考》按：「今用之三百年，習《易》者茫然不知《本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《日知錄》卷一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一。

義》元本，若矩者，豈非朱子之罪人與？」<sup>①</sup>都是以四卷本始刻歸之於成矩。

四卷本儘管非《本義》之舊，但問世不久即得到大量翻刻。儘管有顧炎武、朱彝尊這樣的大家的批評，但從明代後期直至有清一代，流行的《周易本義》仍是「分經合傳」的四卷本而非「分經異傳」的十二卷本。這則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了。

關於《周易本義》一書的價值，後人一直有不同的認識。

明清兩代統治者都尊崇理學，奉朱熹為正宗，科舉考試《周易》皆一本朱說。較之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，《周易本義》後來居上，不足為奇。但也應注意到，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<sup>②</sup>，以數說《易》，形上性更強，將「先天之學」與「後天之學」結合在一起，打通天道與人道，開拓了廣闊的解釋空間，更能滿足理論思維的需要。這是傳統社會主流尊崇《周易本義》的內因。

近代以來，政治形勢和學術觀念大變。學人們在不信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、程《傳》「聖人作《易》專為說道理以教人」說的同時，卻極為肯定《周易本義》的經、傳分觀，認同朱熹「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」的易學觀。從顧頤剛到李鏡池，最後由高亨集其大成，形成了近代以來的以「疑古」為特徵的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《經義考》卷三一。

② 清王懋竑力辨「《易本義》九圖非朱子之作也，後之人以《啓蒙》依放為之」（《白田雜著》卷一），白壽彝亦持相同說法（《朱熹對於易學的貢獻》，《北平日報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），殊不可信。詳見王鐵：《〈周易本義〉校點說明》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一冊，第七頁。



新易學體系。這一體系的發展和構成，都借鑒了朱熹《周易本義》的有關論述，都是對朱熹「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」說的展開。因此，可以說，不讀《周易本義》，非但不能瞭解易學在宋明以後的新發展，更不能瞭解近代以來以「疑古」為特徵的新易學的歷史和淵源。說《周易本義》是易學史上繼王《注》、孔《疏》以後的第三座里程碑，應不為過。

關於《周易本義》一書的爭議，首先聚焦於其易圖。

明人季本（一四八五—一五六三）「為《圖文餘辨》二卷，分《內》、《外》二篇。《內篇》辨朱子九圖之誤，其論《後天圖》非文王所作」，又「謂《先天圖》亦尚有可疑」<sup>①</sup>。

楊慎（一四八八—一五五九）譏朱子因易龍圖「其出於希夷而諱之，殆掩耳盜鈴也」。又說：「易圖先天始於希夷，而後天續於康節，朱子所以不明言者，非為康節，直以希夷，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。藏頭露尾，亦何益哉？」又說其《啓蒙》是「廋辭誤人」，甚至說後人用此說者是「不通古今者也，茅塞一世，眩惑千古，莫此為甚」<sup>②</sup>。

歸有光（一五〇六—一五七一）也說：「易圖非伏羲之書也，此邵子之學也。……不應此圖交疊環布，遠出姬孔之前，乃棄而不論，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，此豈可據以為信乎？」<sup>③</sup>

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附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。

②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《丹鉛續錄》卷二。

③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集部別集類《震川集》卷一。

至清初，經黃宗義（一六一〇—一六九五）、黃宗炎（一六一六—一六八六）、毛奇齡（一六二三—一七一六）、胡渭（一六三三—一七二四）等的考證，朱子易圖的不可信已成定讞<sup>①</sup>。因此才有了王懋竑（一六六八—一七四一）「《易本義》九圖非朱子之作也」說，為「《易本義》九圖」事着力替朱子洗刷。現在看來，王懋竑的洗刷是徒勞的，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確實是「《易》外別傳」，以圖書解《易》，確實是朱子易學的敗筆。

貫穿《周易本義》一書始終的「《易》本是卜筮之書」說，儘管時人奉為讀《易》的不二法門，其實也是不可信的。《周易》源於卜筮，但發展到「文王作《易》」以後的《周易》，已不能單純以卜筮之書視之了。從馬王堆出土的帛書《要》篇我們知道，孔子晚年以前也是視《周易》為卜筮之書的，因而不主張弟子學《易》。但到晚年，卻「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則在席，行則在橐」，易學觀為之一變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從《周易》一書中看到了「德義」，看到了文王之道，發現「《易》有天道」、「有地道」、「有人道」、「有四時之變」、「有君道」<sup>②</sup>。也就是說，孔子不但在《周易》一書中發現了自然哲學，而且還發現了社會政治哲學。這是不是孔子「無中生有」、「郢書燕說」？我們可以證諸《周易》卦爻辭本身。

近人否認《周易》有陰陽觀念，說《易經》「陰」字僅一見（《中孚》九二：「鳴鶴在陰」）<sup>③</sup>，連「陽」

① 詳參李申：《易圖考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
② 《帛書〈要〉釋文》，詳見廖名春：《帛書〈周易〉論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。

③ 就是這僅有的一個「陰」字，高亨也認為是「蔭」的借字，指樹蔭（《周易大傳今注》，第四八〇頁，齊魯書社，一九七九年）。

字都沒有，怎能說《易經》有陰陽觀念？怎能說「《易》以道陰陽」呢？<sup>①</sup>其實《周易》「乾」、「坤」的本字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《周易·乾》卦六爻都是陽爻，卦名稱之為「健」。可知陽爻所代表的就是健，乾卦的題中之義就是論述剛健的問題。坤卦六爻都是陰爻，卦名稱之為「順」。可知陰爻所代表的就是順，坤卦的題中之義就是論述柔順的問題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都是由陽爻和陰爻構成的，八卦也是如此，可知「健」、「順」是構成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基本因子，它們相反相成，對待而又統一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「健」、「順」內涵了二元對待的思想，是《周易》本經本身就具有的一對概念。表示二元對待思想的範疇，流行且為我們熟悉的有「陰」、「陽」、「剛」、「柔」，但真正在《周易》本經裏能找到根據的，則只有「乾」、「坤」，也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因此，《周易》本經裏儘管沒有「陰」、「陽」二字，但卻有二元對待的思想，其概念就是「健」、「順」。「健」、「順」就是「陽」、「陰」，「健」、「順」就是「剛」、「柔」。孔子和以《易傳》為代表的早期文獻「以陰陽」解《易》，形式上雖有一定的出入，但就實質而言，則是抓住了《周易》二元對待思想的本質，並非是無中生有<sup>②</sup>。

《乾》卦九三爻辭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，无咎」，歷來注家皆本孔穎達《正義》，以為爻辭是說「君子日則黽勉，夕則惕懼，雖處危境，亦可无咎」。但《淮南子·人間》卻說：「終日乾乾」，

① 張立文：《周易思想研究》，第一一三、一一九頁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〇年。

② 詳見廖名春：《從「乾」、「坤」的本字論《周易》的哲學內涵》，《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所：《儒教文化研究》國際版第九輯，二〇〇八年二月。

以陽動也；「夕惕若厲」，以陰息也。因日而動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。」帛書《衷》篇也說：「君子冬日鍵鍵」，用也；「夕沂若厲无咎」，息也。」可見「惕」義本當爲止息，而非「惕懼」，意思是說「動」還是「息」，取決於「時」。君子當因時而動，因時而止。這種重「時」的思想，我們能說它不是哲學麼？

又如《坤》卦六二爻辭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」，王弼、孔穎達、朱熹都以爲「不習无不利」是「不待學習而無不利」。這確實沒有什麼道理。但帛書《二三子》篇、帛書《衷》篇卻以「撓」、「折」解「習」。這使我想到了：「習」當是借字，本字當作「摺（折）」。「折」是說：做到正直而方正，就能宏大，就能不折敗，就沒有不利。這種對「直方」的推崇，不能說不是哲學。

這樣的例子，實在是太多了，限於篇幅，就不一一詳舉。由此可見，說《周易》「本是卜筮之書」，沒有哲學，沒有社會政治思想，簡單地否定「聖人作《易》專爲說道理以教人」的古訓，只能說是誤讀《周易》的卦爻辭。從這一角度而言，我們實在不能對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評價過高。客觀地說，從「本義」論，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不是成功之作；但就易學史而言，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又是我們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。今天我們讀《周易本義》，意義正在於後者。

本點校本原係朱伯崑先生主持的美芝靈國際易學研究院的函授教材，由廣州出版社於一九九四年出版過。其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的「四書五經」本。而世

○ 以上兩例，詳見廖名春：《周易乾坤兩卦卦爻辭五考》，《周易研究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。



界書局本又是據武英殿本合併影印的。從版本源流而言，應屬於「分經合傳」的四卷本一系。世界書局本原有斷句，在此基礎上，筆者又作了新式標點，並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字，以便讀者閱讀。這次承張繼海先生美意，由中華書局重版。原想在世界書局影印武英殿本的基礎上，找幾個較早的本子校校。因此，請研究生孫飛燕往國家圖書館用明正德十六年本、宋咸淳元年吳革刻本校勘一過。自己也用清明善堂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的兩種本子校了校。結果，校出了大量的異文，如何取捨，着實爲難。原因是四卷本是從十二卷本一步一步改編過來的，由於其並非一蹴而就，其間的改動頗多。比如十二卷本原無反切和注音，四卷本則多有之。而且各種版本的四卷本反切和注音又往往有所不同。這些不同的反切和注音，到底取誰，實在不好說。還有一些異體字，雖然與文義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卻是改不勝改。最後，筆者決定，爲了避免改動過大，這些與文義沒有關係的異文，乾脆就不管了，基本上都以世界書局影印武英殿本爲準。只有與文義有涉的那些明顯的錯誤，才據別本做了改正。這樣，我們原先所做的校勘，可以說大量都沒有用上。雖然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如此。因爲四卷本並非《周易本義》的原貌，恢復最早的四卷本的原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

從版本學的角度看，四卷本沒有多大的意義；從朱熹的本意看，四卷本更不能成立。但從方便讀者學習《周易》看，四卷本卻較十二卷本好得多。因爲十二卷本「分經異傳」，沒有「傳」，「經」文的意思難以理解。離開了「經」，如《小象傳》，更是莫名其妙。而四卷本「分經合傳」，卦辭

後緊接《彖傳》和《大象》，爻辭後緊接《小象》，確實有利於我們閱讀。我們只要懂得「經」、「傳」原非一體，「傳」只能作參考，並不能與「經」等量齊觀就行了。如果想用《周易本義》來學《易》，還是四卷本更方便。我想，這應該是四卷本較十二卷本更流行的原因，也是我們當年使用四卷本《周易本義》作教材的初衷。

廖名春

二〇〇九年六月於北京回龍觀寓所

# 目錄

前言	一
周易序	一
筮儀	三
周易本義卦歌	七
周易本義圖目	一一
卷一 上經	

乾	二九
坤	四二
屯	四九
蒙	五二
需	五六
訟	五九

師	六二
比	六五
小畜	六七
履	七一
泰	七四
否	七六
同人	七九
大有	八二
謙	八四
豫	八七
隨	九〇
蠱	九三
臨	九五
觀	九八
噬嗑	一〇一
賁	一〇三

卷二 下經

剥	一〇六
復	一〇九
无妄	一一二
大畜	一一四
頤	一一七
大過	一二〇
坎	一二三
離	一二五
咸	一二八
恒	一三一
遯	一三四
大壯	一三六
晉	一三九
明夷	一四一

家人	一四四
睽	一四七
蹇	一五〇
解	一五二
損	一五四
益	一五七
夬	一六〇
姤	一六三
萃	一六六
升	一六九
困	一七一
井	一七四
革	一七七
鼎	一八〇
震	一八三
艮	一八六

漸	.....	一八八
歸妹	.....	一九一
豐	.....	一九四
旅	.....	一九七
巽	.....	一九九
兌	.....	二〇二
渙	.....	二〇四
節	.....	二〇七
中孚	.....	二〇九
小過	.....	二二二
既濟	.....	二二五

未濟	.....	二二八
----	-------	-----

卷三

繫辭上傳	.....	二三一
繫辭下傳	.....	二四四

卷四

說卦傳	.....	二六一
序卦傳	.....	二六八
雜卦傳	.....	二七一
附錄	.....	二七四



## 周易序

《易》之爲書，卦爻象象之義備，而天地萬物之情見，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。先天下而開其物，後天下而成其務。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，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。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，盡變化之道也。散之在理，則有萬殊；統之在道，則无二致。所以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太極者，道也；兩儀者，陰陽也。陰陽一道也，太極無極也。萬物之生，負陰而抱陽，莫不有太極，莫不有兩儀。網緼交感，變化不窮。形一受其生，神一發其智，情僞出焉，萬緒起焉，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。故易者，陰陽之道也；卦者，陰陽之物也；爻者，陰陽之動也。卦雖不同，所同者奇耦；爻雖不同，所同者九六。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，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，遠在六合之外，近在一身之中。暫於瞬息，微於動靜，莫不有卦之象焉，莫不有爻之義焉。至哉易乎！其道至大而无不包，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時固未始有一，而卦未始有定象；事固未始有窮，而爻亦未始有定位。以一時而索卦，則拘於无變，非易也；以一事而明爻，則窒而不通，非易也；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，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，亦非易也。故得之於精神

之運、心術之動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。雖然，易之有卦，易之已形者也。卦之有爻，卦之已見者也。已形已見者，可以知言；未形未見者，不可以名求，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？此學者所當知也。

## 筮儀

擇地潔處爲蓍室，南戶，置牀于室中央。

牀大約長五尺，廣三尺，毋太近壁。

蓍五十莖，韜以纁帛，貯以皂囊，納之櫝中，置于牀北。

櫝以竹筒，或堅木，或布漆爲之，圓徑三寸，如蓍之長，半爲底，半爲蓋，下別爲臺函之，使不偃仆。

設木格于櫝南，居牀二分之北。

格以橫木板爲之，高一尺，長竟牀，當中爲兩大刻，相距一尺，大刻之西爲三小刻，相距各五寸許，下施橫足，側立案上。

置香爐一于格南，香合一于爐南，日炷香致敬。將筮，則灑掃拂拭，滌硯一，注水，及筮一、墨一、黃漆板一，于爐東，東上。筮者齊潔衣冠北面，盥手焚香致敬（齊，側皆反）。

筮者北面，見《儀禮》。若使人筮，則主人焚香畢，少退，北面立。筮者進，立于牀前少西，南向受命。主人直述所占之事，筮者許諾。主人右還，西向立；筮者右

還，北向立。

兩手奉櫝蓋，置于格南爐北，出著于櫝，去囊解韜，置于櫝東。合五十策，兩手執之，熏于爐上。

此後所用著策之數，其說並見《啓蒙》。

命之曰，假爾泰筮有常，假爾泰筮有常，某官姓名，今以某事云云，未知可否。爰質所疑于神于靈，吉凶得失，悔吝憂虞，惟爾有神，尚明告之。乃以右手取其一策，反于櫝中，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，置格之左右兩大刻。

此第一營，所謂「分而爲二以象兩」者也。

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，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，掛于左手之小指間。

此第二營，所謂「掛一以象三」者也。

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（揲，食列反）。

此第三營之半，所謂「揲之以四以象四時」者也。

次歸其所餘之策，或一，或二，或三，或四，而扚之左手无名指間。

此第四營之半，所謂「歸奇于扚以象閏」者也。

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，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，而以左手四揲之。

此第三營之半。

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，而扌之左手中指之間。

此第四營之半，所謂「再扌」以象「再閏」者也。一變所餘之策，左一則右必三，左二則右亦二，左三則右必一，左四則右亦四。通掛一之策，不五則九。五以一其四而爲奇，九以兩其四而爲耦，奇者三而耦者一也。

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，而合左手一掛二扌之策，置于格上第一小刻。

以東爲上，後放此。

是爲一變。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。

或四十四策，或四十策。

復四營，如第一變之儀，而置其掛扌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，是爲二變（復，扶又反；營，于平反；下同）。

二變所餘之策，左一則右必二，左二則右必一，左三則右必四，左四則右必三。通掛一之策，不四則八，四以一其四而爲奇，八以兩其四而爲耦，奇耦各得四之二焉。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。

或四十策，或三十六策，或三十二策。



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，而置其掛扚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，是爲三變。

三變餘策與二變同。

三變既畢，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扚過揲之策，而畫其爻于版。

掛扚之數，五四爲奇，九八爲耦，掛扚三奇，合十三策，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，其畫爲□，所謂重也；掛扚兩奇一耦合十七策，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，其畫爲--，所謂拆也；掛扚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，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，其畫爲一，所謂單也；掛扚三耦合二十五策，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，其畫爲×，所謂交也。如是每三變而成爻。

第一、第四、第七、第十、第十三、第十六，凡六變並同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，而但用四十九著耳。第二、第五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四、第十七，凡六變亦同。第三、第六、第九、第十二、第十五、第十八，凡六變亦同。

凡十有八變而成卦，乃考其卦之變，而占其事之吉凶。

卦變別有圖，說見《啓蒙》。

禮畢，韜蓍襲之以囊，入櫝加蓋，斂筆硯墨版，再焚香致敬而退。

如使人筮，則主人焚香，揖筮者而退。

# 周易本義卦歌

## 八卦取象卦歌

-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☰    | ☷    | ☱    | ☲    | ☴    | ☵    | ☶    | ☳    |
| 乾三連， | 坤六斷； | 震仰盂， | 艮覆碗； | 離中虛， | 坎中滿； | 兌上缺， | 巽下斷。 |

## 分宮卦象次序

乾、坎、艮、震爲陽四宮，巽、離、坤、兌爲陰四宮，每宮陰陽八卦。

乾爲天，天風姤，天山遯，天地否，風地觀，山地剝，火地晉，火天大有；



坎爲水，水澤節，水雷屯，水火既濟，澤火革，雷火豐，地火明夷，地水師；  
艮爲山，山火賁，山天大畜，山澤損，火澤睽，天澤履，風澤中孚，風山漸；  
震爲雷，雷地豫，雷水解，雷風恒，地風升，水風井，澤風大過，澤雷隨；  
巽爲風，風天小畜，風火家人，風雷益，天雷无妄，火雷噬嗑，山雷頤，山風蠱；  
離爲火，火山旅，火風鼎，火水未濟，山水蒙，風水渙，天水訟，天火同人；  
坤爲地，地雷復，地澤臨，地天泰，雷天大壯，澤天夬，水天需，水地比；  
兌爲澤，澤水困，澤地萃，澤山咸，水山蹇，地山謙，雷山小過，雷澤歸妹。

上下經卦名次序歌

乾坤屯蒙需訟師，  
比小畜兮履泰否；  
同人大有謙豫隨，  
蠱臨觀兮噬嗑賁；  
剝復无妄大畜頤，  
大過坎離三十備。

咸恒遯兮及大壯，  
晉與明夷家人睽；  
蹇解損益夬姤萃，  
升困井革鼎震繼；  
艮漸歸妹豐旅巽，  
兌渙節兮中孚至；  
小過既濟兼未濟，  
是爲下經三十四。

### 上下經卦變歌

訟自遯變泰歸妹，  
否從漸來隨三位，  
首困噬嗑未濟兼，  
蠱三變賁井既濟，  
噬嗑六五本益生，  
賁原於損既濟會，



无妄訟來大畜需，  
咸旅恒豐皆疑似，  
晉從觀更睽有三，  
離與中孚家人繫，  
蹇利西南小過來，  
解升二卦相爲贅，  
鼎由巽變漸渙旅，  
渙自漸來終於是。





# 周易本義圖目

河圖圖

洛書圖

伏羲八卦次序圖

伏羲八卦方位圖

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

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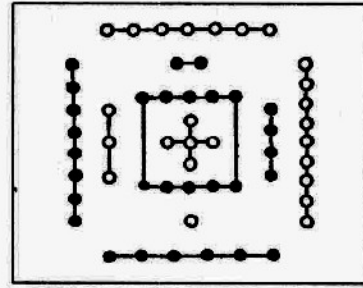
文王八卦次序圖

文王八卦方位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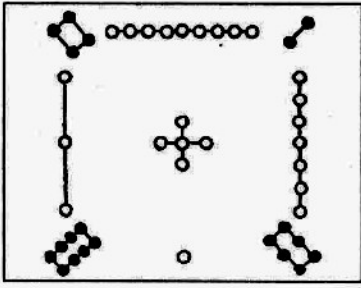
卦變圖



河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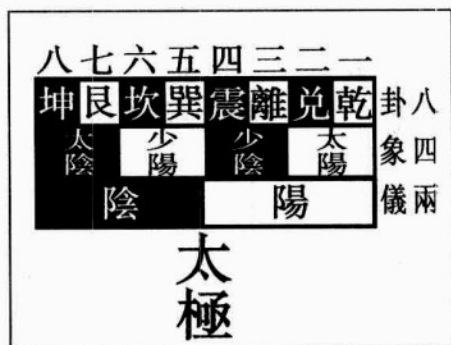
洛書



《繫辭傳》曰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」又曰：「天一、地二，天三、地四，天五、地六，天七、地八，天九、地十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」此河圖之數也。洛書蓋取龜象，故其數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爲肩，六八爲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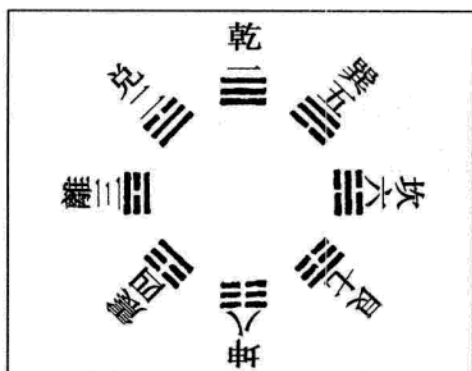
蔡元定曰：圖書之象，自漢孔安國、劉歆，魏關朗子明，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，皆謂如此。至劉牧始兩易其名，而諸家因之，故今復之，悉從其舊。

## 伏羲八卦次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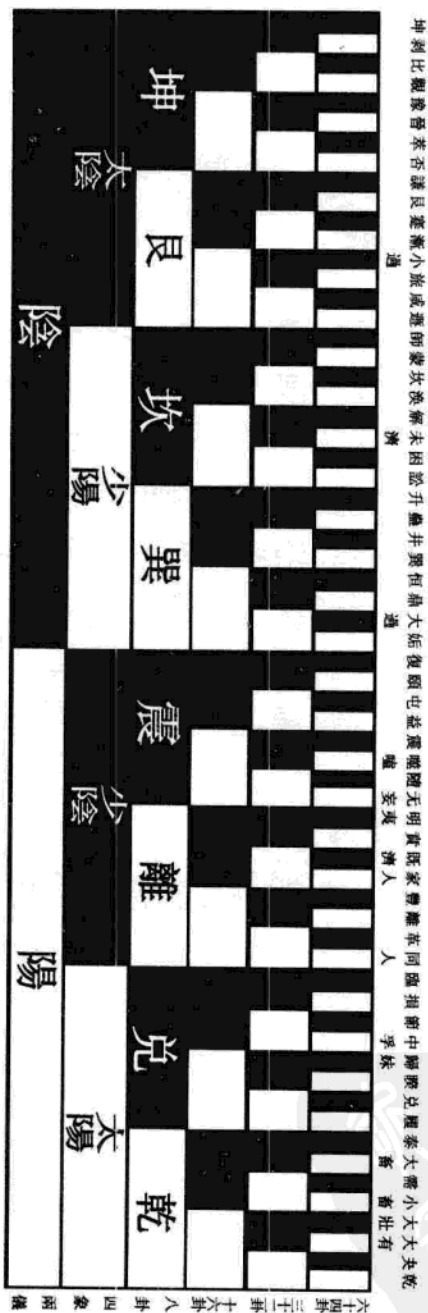
《繫辭傳》曰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邵子曰：「一分爲二，二分爲四，四分爲八也。」《說卦傳》曰：「易，逆數也。」邵子曰：「乾一，兌二，離三，震四、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自乾至坤，皆得未生之卦，若逆推四時之比也。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。」

### 伏羲八卦方位



《說卦傳》曰：「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錯，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。」邵子曰：「乾南、坤北、離東、坎西、震東北、兌東南、巽西南、艮西北。自震至乾爲順，自巽至坤爲逆。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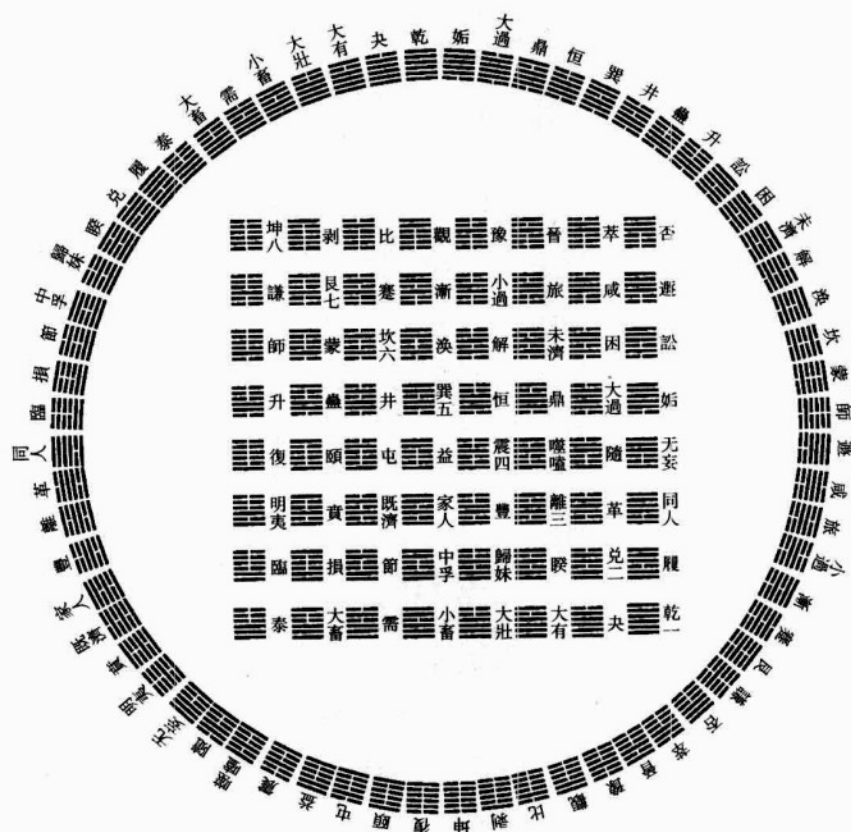
#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



前八卦次序圖，即《繫辭傳》所謂「八卦成列」者。此圖即其所謂「因而重之」者也，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，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，而下卦因亦各行而為八也。若逐爻漸生，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，十六分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，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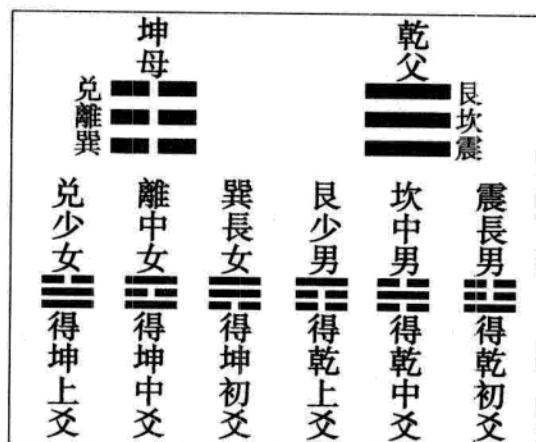


伏羲六十四卦方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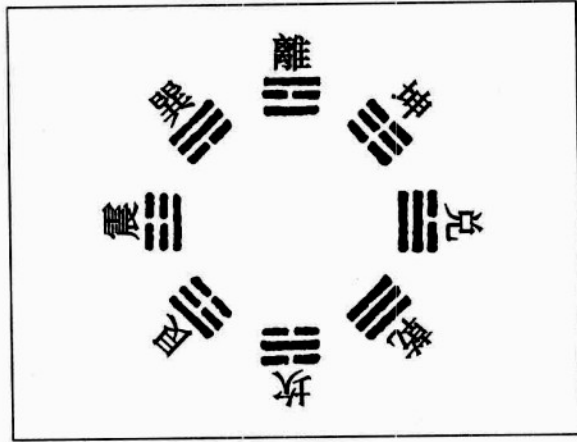


伏羲四圖，其說皆出邵氏。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，挺之得之穆修伯長，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者，所謂先天之學也。此圖圓布者，乾盡午中，坤盡子中，離盡卯中，坎盡酉中。陽生於子中，極於午中；陰生於午中，極於子中。其陽在南，其陰在北。方布者，乾始於西北，坤盡於東南；其陽在北，其陰在南。此二者，陰陽對待之數：圓於外者為陽，方於中者為陰；圓者動而為天，方者靜而為地者也。

## 文王八卦次序



文王八卦方位



右見《說卦》。邵子曰：「此文王八卦，乃入用之位，後天之學也。」

卦變圖

《彖傳》或以卦變爲說，今作此圖以明之。蓋易中之一義，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。

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，皆從復、姤而來（五陰五陽，卦同圖異）。

剝 ䷖

比 ䷇

豫 ䷏

謙 ䷎

師 ䷆

復 ䷗

夬 ䷪

大有 ䷍

小畜 ䷈

履 ䷉

同人 ䷌

姤 ䷫

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，皆自臨、遯而來（四陰四陽，卦同圖異）。

頤 ䷚

屯 ䷂

震 ䷲

明夷 ䷣

臨 ䷒

蒙 ䷃

坎 ䷜

解 ䷧

升 ䷭

艮 ䷳

蹇 ䷦

小過 ䷽

晉 ䷢

萃 ䷬



觀 ䷓

大過 ䷛

革 ䷰

兌 ䷹

需 ䷄

大壯 ䷡

鼎 ䷱

離 ䷝

睽 ䷥

大畜 ䷙

巽 ䷸

家人 ䷤

中孚 ䷼

















訟 ䷅

无妄 ䷘

遯 ䷠

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，皆自泰、否而來。



渙 	未濟 	蠱 	益 	噬嗑 	賁 	損 
	困 	井 		隨 	既濟 	節 
		恒 			豐 	歸妹 
						泰 



恒 ䷟ 井 ䷯ 困 ䷮ 咸 ䷞ 否 ䷋ 漸 ䷴ 旅 ䷷  
蠱 ䷑ 未濟 ䷿ 旅 ䷷ 咸 ䷞  
渙 ䷺ 漸 ䷴  
否 ䷋



泰 	歸妹 	節 	豐 	既濟 	隨 
		損 		賁 	噬嗑 
					益 

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，皆自大壯、觀而來（二陰二陽，圖已見前）。





大畜 ䷙

需 ䷄

大壯 ䷡

睽 ䷥

兌 ䷹

中孚 ䷼

離 ䷝

革 ䷰

家人 ䷤

无妄 ䷘

鼎 ䷱

大過 ䷛



坎 ䷜    小過 ䷽    蹇 ䷦    萃 ䷬    遯 ䷠    訟 ䷅    巽 ䷸  
蒙 ䷃       艮 ䷳    晉 ䷢  
觀 ䷓



解 ䷧

升 ䷭

屯 ䷂

震 ䷲

明夷 ䷣

臨 ䷒

頤 ䷚

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，皆自夬、剝而來（一陰一陽，圖已見前）。



豫  比  姤  同人  履  小畜  大有   
剥  夬 



謙 ䷎

師 ䷆

復 ䷗

右易之圖九：有天地自然之易，有伏羲之易，有文王、周公之易，有孔子之易。自伏羲以上，皆无文字，只有圖畫，最宜深玩，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。文王以下，方有文字，即今之《周易》。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，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。

# 周易卷之一

## 周易上經

周，代名也；易，書名也。其卦本伏羲所畫，有交易變易之義，故謂之易。其辭則文王、周公所繫，故繫之周。以其簡表重大，故分爲上下兩篇，經則伏羲之畫，文王、周公之辭也；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，凡十二篇。中間頗爲諸儒所亂，近世晁氏始正其失，而未能盡合古文。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、傳十卷，乃復孔氏之舊云。

### ䷀(乾下乾上)乾：元亨利貞。

乾，渠焉反。六畫者，伏羲所畫之卦也。一者，奇也，陽之數也。乾者，健也，陽之性也。本注乾字，三畫卦之名也。下者，內卦也；上者，外卦也。經文乾字，六畫卦之名也。伏羲仰觀俯察，見陰陽有奇偶之數，故畫一奇以象陽，畫一耦以象陰。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，故自下而上，再倍而三，以成八卦。見陽之性健，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，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，而擬之於天也。三畫已具，八卦已成，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，而於八卦之上，各

加八卦，以成六十四卦也。此卦六畫皆奇，上下皆乾，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。故乾之名，天之象，皆不易焉。「元亨利貞」，文王所繫之辭，以斷一卦之吉凶，所謂彖辭者也。元，大也；亨，通也；利，宜也；貞，正而固也。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，故於筮得此卦，而六爻皆不變者，言其占當得大通，而必利在正固，然後可以保其終也。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，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。餘卦放此。

### 初九，潛龍勿用。

潛，捷言反。初九者，卦下陽爻之名。凡畫卦者自下而上，故以下爻爲初。陽數，九爲老，七爲少，老變而少不變，故謂陽爻爲九。「潛龍勿用」，周公所繫之辭，以斷一爻之吉凶，所謂爻辭者也。潛，藏也；龍，陽物也。初陽在下，未可施用，故其象爲「潛龍」，其占曰「勿用」。凡遇乾而此爻變者，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。餘爻放此。

### 九二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

見龍之見，賢遍反，卦內見龍並同。二，謂自下而上，第二爻也。後放此。九二，剛健中正，出潛離隱，澤及於物，物所利見。故其象爲「見龍在田」，其占爲「利見大人」。九二，雖未得位，而大人之德已著，常人不足以當之。故值此爻之變者，

但爲利見此人而已，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。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，自爲一例。若有見龍之德，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。

九三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无咎。

九，陽爻；三，陽位。重剛不中，居下之上，乃危地也。然性體剛健，有能乾乾惕厲之象，故其占如此。君子，指占者而言。言能憂懼如是，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。九四，或躍在淵，无咎。

躍，羊灼反。「或」者，疑而未定之辭；「躍」者，无所緣而絕於地，特未飛爾；「淵」者，上空下洞，深昧不測之所，龍之在是。若下于田，或躍而起，則向乎天矣。九陽四陰，居上之下，改革之際，進退未定之時也，故其象如此。其占能隨時進退，則无咎也。

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

剛健中正以居尊位，如以聖人之德，居聖人之位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占法與九二同，特所利見者，在上之大人爾。若有其位，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。上九，亢龍有悔。

亢，苦浪反。上者，最上一爻之名。亢者，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。陽極於



上，動必有悔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用九，見群龍无首，吉。

用九，言凡筮得陽爻者，皆用九而不用七，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。以此卦純陽而居首，故於此發之。而聖人因繫之辭，使遇此卦而六爻變者，即此占之。蓋六陽皆變，剛而能柔，吉之道也。故爲群龍无首之象，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乾之坤，曰「見群龍无首，吉」，蓋即純坤卦辭「牝馬之貞」、「先迷後得」、「東北喪朋」之意。

《彖》曰：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

彖，吐亂反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。傳者，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。後凡言傳者放此。此專以天道明乾義。又析「元亨利貞」爲四德以發明之。而此一節，首釋「元」義也。「大哉」，嘆辭。元，大也，始也。「乾元」，天德之大始，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。又爲四德之首，而貫乎天德之始終，故曰「統天」。

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

施，始豉反，卦內同。此釋乾之「亨」也。

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，時乘六龍以御天。

始，即元也；終，謂貞也。不終則无始，不貞則无以爲元也。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，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，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，是乃聖人之元亨也。

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。

「變」者，化之漸。「化」者，變之成。物所受爲性，天所賦爲命。「太和」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。「各正」者，得於有生之初。「保合」者，全於已生之後。此言乾道變化，无所不利，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，以釋「利貞」之義也。

首出庶物，萬國咸寧。

聖人在上，高出於物，猶乾道之變化也。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，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。此言聖人之利貞也，蓋嘗統而論之。元者，物之始生；亨者，物之暢茂；利，則向於實也；貞，則實之成也。實之既成，則其根蒂脫落，可復種而生矣。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。然而四者之間，生氣流行，初无間斷，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。其以聖人而言，則孔子之意，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，行天道，而致太平之占也。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，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，則並行而不悖也。坤卦放此。

《象》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彊不息。

象者，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，周公所繫之辭也。天，乾卦之象也。凡重卦皆取重義，此獨不然者，天一而已。但言天行，則見其一日一周，而明日又一周，若重複之象，非至健不能也。君子法之，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，則自彊而不息矣。

「潛龍勿用」，陽在下也。  
陽謂九，下謂潛。

「見龍在田」，德施普也。

「終日乾乾」，反復道也。

復，芳服反，本亦作覆。反復，重複踐行之意。

「或躍在淵」，進无咎也。

可以進，而不必進也。

「飛龍在天」，大人造也。

造，徂早反。造，猶作也。

「亢龍有悔」，盈不可久也。

「用九」，天德不可爲首也。

言陽剛不可爲物先。故六陽皆變而吉。「天行」以下，先儒謂之大象。「潛龍」

以下，先儒謂之小象。後放此。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長也；亨者，嘉之會也；利者，義之和也；貞者，事之幹也。

長，丁丈反，下「長人」同；幹，古旦反。此篇申《彖傳》、《象傳》之意，以盡乾坤二卦之蘊，而餘卦之說，因可以例推云。元者，生物之始，天地之德，莫先於此，故於時爲春，於人則爲仁，而衆善之長也。亨者，生物之通，物至於此，莫不嘉美，故於時爲夏，於人則爲禮，而衆美之會也。利者，生物之遂，物各得宜，不相妨害，故於時爲秋，於人則爲義，而得其分之和。貞者，生物之成，實理具備，隨在各足，故於時爲冬，於人則爲智，而爲衆事之幹。幹，木之身，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。

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

以仁爲體，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，故足以長人。嘉其所會，則无不合禮。使物各得其所利，則義无不和。「貞固」者，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，所謂知而弗去者也，故足以爲事之幹。

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「乾：元亨利貞」。

非君子之至健，无以行此，故曰「乾：元亨利貞」。

此第一節，申《彖傳》之意，與《春秋傳》所載穆姜之言不異。疑古者已有此語，

穆姜稱之，而夫子亦有取焉。故下文別以「子曰」表孔子之辭，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。

初九曰「潛龍勿用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龍德而隱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。遯世无悶，不見是而无悶。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。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」

樂，音洛；確，苦學反。龍德，聖人之德也，在下故隱。易，謂變其所守。大抵乾卦六爻，《文言》皆以聖人明之，有隱顯而无淺深也。

九二曰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易曰：『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』君德也。」行，下孟反；邪，以嗟反。正中，不潛而未躍之時也。常言亦信，常行亦謹，盛德之至也。「閑邪存其誠」，无斁亦保之意，言君德也者。釋大人之爲九二也。

九三曰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无咎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，所以進德也；修辞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；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」

幾，音機。忠信，主於心者，无一念之不誠也。修辞，見於事者，无一言之不實也。雖有忠信之心，然非修辞立誠，则无以居之。「知至至之」，進德之事。「知終

終之」，居業之事。所以「終日乾乾」而夕猶惕若者，以此故也。可上可下，不驕不憂，所謂无咎也。

九四曰「或躍在淵，无咎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上下无常，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恒，非離羣也。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，故『无咎』。」

離，去聲。內卦以德學言，外卦以時位言。「進德修業」，九三備矣，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。

九五曰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；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；聖人作而萬物覩；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各從其類也。」

應，去聲。作，起也。物，猶人也。覩，釋「利見」之意也。「本乎天」者，謂動物；「本乎地」者，謂植物，物各從其類。聖人，人類之首也。故興起於上，則人皆見之。

上九曰「亢龍有悔」，何謂也？子曰：「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『有悔』也。」

「賢人在下位」，謂九五以下。「无輔」，以上九過高志滿，不來輔助之也。

此第二節，申《象傳》之意。

「潛龍勿用」，下也。

「見龍在田」，時舍也。

舍，音捨。言未爲時用也。

「終日乾乾」，行事也。

「或躍在淵」，自試也。

未遽有爲，姑試其可。

「飛龍在天」，上治也。

治，平聲。居上以治下。

「亢龍有悔」，窮之災也。

乾元「用九」，天下治也。

治，去聲。言「乾元用九」，見與他卦不同。君道剛而能柔，天下无不治矣。

此第三節，再申前意。

「潛龍勿用」，陽氣潛藏。

「見龍在田」，天下文明。

雖不在上位，然天下已被其化。

「終日乾乾」，與時偕行。

時，當然也。

「或躍在淵」，乾道乃革。

離下而上，變革之時。

「飛龍在天」，乃位乎天德。

天德，即天位也。蓋唯有是德，乃宜居是位，故以名之。

「亢龍有悔」，與時偕極。

乾元「用九」，乃見天則。

剛而能柔，天之法也。

此第四節，又申前意。

「乾元」者，始而亨者也。

始則必亨，理勢然也。

「利貞」者，性情也。

收斂歸藏，乃見性情之實。





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

始者，元而亨也。「利天下」者，利也。「不言所利」者，貞也。或曰：坤利牝馬，則言所利矣。

大哉乾乎！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。

剛以體言；健兼用言；中者，其行無過不及；正者，其立不偏，四者乾之德也。純者，不雜於陰柔。粹者，不雜於邪惡。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，又純粹之至極也。或疑乾剛無柔，不得言中正者，不然也。天地之間，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。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，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。以其動靜分之，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。

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。

旁通，猶言曲盡。

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

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，則如天之雲行雨施，而天下平也。

此第五節，復申首章之意。

君子以成德爲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「潛」之爲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

弗「用」也。

行，並去聲；「未見」之見，音現。成德，已成之德也。初九固成德，但其行未可見爾。

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辨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」，君德也。

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，再言「君德」，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。

九三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「乾乾」因其時而「惕」，雖危「无咎」矣。

重，平聲。下同。重剛，謂陽爻陽位。

九四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「或」之。「或」之者，疑之也，故「无咎」。

九四非重剛，「重」字疑衍。「在人」，謂三。「或」者，隨時而未定也。

夫「大人」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

夫，音扶；先，後，並去聲。「大人」，即釋爻辭所「利見」之「大人」也。有是德而當其位，乃可以當之。人與天地鬼神，本无二理。特蔽於有我之私，是以梏於形體

而不能相通。大人无私，以道爲體，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。先天不違，謂意之所爲，默與道契；後天，奉天，謂知理如是，奉而行之。回紇謂郭子儀曰：「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。」其占蓋與此合。若子儀者，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，然其至公无我，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。

「亢」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

喪，去聲。所以「動而有悔」也。

其唯聖人乎？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？

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，則不至於「有悔」矣。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。再言「其唯聖人乎」，始若設問，而卒自應之也。

此第六節，復申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節之意。

䷁(坤下坤上)坤：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，後得，主利。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。安貞吉。

牝，頻忍反；喪，去聲。二者，耦也，陰之數也。坤者，順也，陰之性也。註中者，三畫卦之名也；經中者，六畫卦之名也。陰之成形，莫大於地。此卦三畫皆耦，故

名坤而象地，重之又得坤焉。則是陰之純，順之至，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。牝馬，順而健行者。陽先陰後，陽主義，陰主利。西南，陰方；東北，陽方。安，順之爲也。貞，健之守也。遇此卦者，其占爲大亨，而利以順健爲正，如有所往，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。往西南則得朋，往東北則喪朋。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。

《彖》曰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

此以地道明坤之義，而首言元也。至，極也。比大義差緩。始者，氣之始；生者，形之始。順承天施，地之道也。

坤厚載物，德合无疆；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

疆，居良反。下同。言亨也。德合无疆，謂配乾也。

「牝馬」地類，行地无疆。柔順利貞，君子攸行。

言利貞也。馬，乾之象，而以爲地類者。牝，陰物，而馬又行地之物也。行地无疆，則順而健矣。柔順利貞，坤之德也。君子攸行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。所行如是，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。

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「西南得朋」，乃與類行。「東北喪朋」，乃終有慶。

陽大陰小，陽得兼陰，陰不得兼陽，故坤之德，常減於乾之半也。東北雖喪朋，

然反之西南，則終有慶矣。

安貞之吉，應地无疆。

安而且貞，地之德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地，坤之象，亦一而已，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，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，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。

初六，履霜，堅冰至。

六，陰爻之名。陰數六老而八少，故謂陰爻爲六也。霜，陰氣所結，盛則水凍而爲冰。此爻陰始生於下，其端甚微，而其勢必盛，故其象如履霜，則知堅冰之將至也。夫陰陽者，造化之本，不能相无，而消長有常，亦非人所能損益也。然陽主生，陰主殺，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。故聖人作易，於其不能相无者，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，而无所偏主。至其消長之際，淑慝之分，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。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，其旨深矣。不言其占者，謹微之意，已可見於象中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履霜」「堅冰」，陰始凝也；馴致其道，至堅冰也。

凝，魚陵反；馴，似遵反。按：《魏志》作「初六履霜」，今當從之。馴，順習也。

六二，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。

柔順正固，坤之直也。賦形有定，坤之方也。德合无疆，坤之大也。六二柔順而中正，又得坤道之純者。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，不待學習而无不利。占者有其德，則其占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動，「直」以「方」也。「不習无不利」，地道光也。

六三，含章可貞；或從王事，无成有終。

六陰三陽，內含章美，可貞以守。然居下之上，不終含藏，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，則始雖无成，而後必有終。爻有此象，故戒占者有此德，則如此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含章可貞，以時發也；或從王事，知光大也。

知，音智。

六四，括囊，无咎无譽。

括，古活反。譽，音餘，又音預。括囊，言結囊口而不出也。譽者，過實之名。謹密如是，則无咎而亦无譽矣。六四重陰不中，故其象占如此。蓋或事當謹密，或時當隱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括囊无咎」，慎不害也。

六五，黃裳，元吉。

黃，中色。裳，下飾。六五以陰居尊，中順之德，充諸內而見於外，故其象如此，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。占者德必如是，則其占亦如是矣。《春秋傳》：南蒯將叛，筮得此爻，以爲大吉。子服惠伯曰：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。外彊內溫，忠也。和以率貞，信也。故曰：『黃裳元吉。』黃，中之色也。裳，下之飾也。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；下不共，不得其飾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。」且夫易不可以占險。三者有闕，筮雖當，未也。後蒯果敗，此可以見占法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黃裳元吉」，文在中也。

文在中而見於外也。

上六，龍戰于野，其血玄黃。

陰盛之極，至與陽爭，兩敗俱傷，其象如此。占者如是，其凶可知。

《象》曰：「龍戰于野」，其道窮也。

用六，利永貞。

用六，言凡筮得陰爻者，皆用六而不用八，亦通例也。以此卦純陰而居首，故

發之。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，其占如此辭。蓋陰柔而不能固守，變而爲陽，則能永貞矣。故戒占者以利永貞，即乾之利貞也。自坤而變，故不足於元亨云。

《象》曰：用六「永貞」，以大終也。

初陰後陽，故曰大終。

《文言》曰：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。

剛、方，釋「牝馬之貞」也。方，謂生物有常。

後得主而有常，

程《傳》曰：「主」下當有「利」字。

含萬物而化光。

復明「亨」義。

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。

復明「順承天」之義。此以上，申《彖傳》之意。

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！由辯之不早辯也。《易》曰「履霜，堅冰至」，蓋言順也。

古字順、慎通用。按：此當作慎，言當辯之於微也。



「直」其正也，「方」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。「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」，則不疑其所行也。

此以學而言之也。正，謂本體。義，謂裁制。敬，則本體之守也。直內方外，程《傳》備矣。不孤，言大也。疑故習而後利，不疑則何假於習。《傳》曰：「直」言其正也，「方」言其義也。君子主敬以直其內，守義以方其外，敬立而內直，義形而外方。義形於外，非在外也，敬義既立，其德盛矣。不期大而大矣。德不孤也，无所用而不周，无所施而不利，孰爲疑乎？

陰雖有美，含之以從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「无成」，而代「有終」也。

天地變化，草木蕃；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《易》曰：「括囊，无咎无譽。」蓋言謹也。君子黃中通理，

黃中，言中德在內。釋「黃」字之義也。

正位居體，

雖在尊位，而居下體，釋「裳」字之義也。

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：美之至也！

「美在其中」，復釋「黃中」；「暢於四支」，復釋「居體」。

陰疑於陽必戰，爲其嫌於无陽也，故稱「龍」焉，猶未離其類也，故稱「血」焉。夫「玄黃」者，天地之雜也。天玄而地黃。

爲，于僞反。離，力智反。夫，音扶。疑，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。坤虽无陽，然陽未嘗无也。血，陰屬。蓋氣陽而血陰也。玄、黃，天地之正色，言陰陽皆傷也。此以上，申《象傳》之意。

䷂（震下坎上）屯：元亨，利貞；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

屯，張倫反。震、坎，皆三畫卦之名。震，一陽動於二陰之下，故其德爲動，其象爲雷。坎，一陽陷於二陰之間，故其德爲陷、爲險，其象爲雲、爲雨、爲水。屯，六畫卦之名也，難也，物始生而未通之意，故其爲字，象艸穿地始出而未申也。其卦以震遇坎，乾坤始交而遇險陷，故其名爲屯。震動在下，坎險在上，是能動乎險中。能動雖可以亨，而在險則宜守正，而未可遽進。故筮得之者，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，但未可遽有所往耳。又初九，陽居陰下，而爲成卦之主，是能以賢下人，得民而可君之象。故筮立君者，遇之則吉也。

《彖》曰：屯，剛柔始交而難生。

難，去聲。六二《象》同。以二體釋卦名義。始交，謂震；難生，謂坎。

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。

以二體之德釋卦辭。動，震之爲也；險，坎之地也。自此以下，釋「元亨利貞」，

乃用文王本意。

雷雨之動滿盈，天造草昧。宜建侯而不寧。

以二體之象釋卦辭。雷，震象；雨，坎象。天造，猶言天運。草，雜亂；昧，晦冥也。陰陽交而雷雨作，雜亂晦冥，塞乎兩間。天下未定，名分未明，宜立君以統治，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。不取初九爻義者，取義多端，姑舉其一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雲雷，屯，君子以經綸。

坎不言水，而言雲者，未通之意。經綸，治絲之事，經引之，綸理之也。屯難之世，君子有爲之時也。

初九，磐桓，利居貞，利建侯。

磐，步干反。磐桓，難進之貌。屯難之初，以陽在下，又居動體，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，故有磐桓之象。然居得其正，故其占利於居貞。又本成卦之主，以陽下

陰，爲民所歸，侯之象也。故其象又如此，而占者如是，則利建以爲侯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雖磐桓，志行正也；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

下，退嫁反。

六二，屯如遭如，乘馬班如，匪寇婚媾。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

遭，張連反。乘，繩澄反，又音繩。班，分布不進之貌。字，許嫁也。《禮》曰：

「女子許嫁，笄而字。」六二，陰柔中正，有應於上，而乘初剛，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。然初非爲寇也，乃求與己爲婚媾耳。但己守正，故不之許，至於十年。數窮理極，則妄求者去，正應者合，而可許矣。爻有此象，故因以戒占者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難，乘剛也。「十年乃字」，反常也。

六三，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；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。

幾，音機。舍，音捨，《象》同。陰柔居下，不中不正，上无正應，妄行取困，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。君子見幾，不如舍去。若往逐而不舍，必致羞吝，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即鹿无虞」，以從禽也。君子舍之；「往吝」，窮也。

六四，乘馬班如，求婚媾，往吉，无不利。

陰柔居屯，不能上進，故爲「乘馬班如」之象。然初九守正居下，以應於己，故其占爲下「求婚媾」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求」而「往」，明也。

九五，屯其膏。小貞吉，大貞凶。

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，然當屯之時，陷於險中，雖有六二正應，而陰柔才弱，不足以濟。初九得民於下，衆皆歸之。九五坎體，有膏潤而不得施，爲屯其膏之象。占者以處小事，則守正猶可獲吉；以處大事，則雖正而不免於凶。

《象》曰：「屯其膏」，施未光也。

施，始豉反。

上六，乘馬班如，泣血漣如。

陰柔無應，處屯之終。進无所之，憂懼而已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泣血漣如，何可長也？

長，直良反。

䷃（坎下艮上）蒙：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利貞。

告，音谷。三，息暫反。瀆，音獨。艮，亦三畫卦之名，一陽止於二陰之上，故其德爲止，其象爲山。蒙，昧也，物生之初，蒙昧未明也。其卦以坎遇艮，山下有險，蒙之地也。內險外止，蒙之意也，故其名爲蒙。亨以下，占辭也。九二內卦之主，以剛居中，能發人之蒙者，而與六五陰陽相應，故遇此卦者，有亨道也。我，二也。童蒙，幼稚而蒙昧，謂五也。筮者明，則人當求我，而其亨在人。筮者暗，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。人求我者，當視其可否而應之；我求人者，當致其精一而扣之。而明者之養蒙，與蒙者之自養，又皆利於以正也。

《彖》曰：蒙，山下有險，險而止，蒙。

以卦象、卦德釋卦名，有兩義。

「蒙亨」，以亨行，時中也。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」，志應也。「初筮告」，以剛中也。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」，瀆蒙也。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

以卦體釋卦辭也，九二以可亨之道，發人之蒙，而又得其時之中，謂如下文所指之事，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。志應者，二剛明，五柔暗，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，其志自相應也。以剛中者，以剛而中，故能告而有節也。瀆，筮者二三，則問者固瀆，而告者亦瀆矣。蒙以養正，乃作聖之功，所以釋「利貞」之義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出泉，蒙；君子以果行育德。

行，下孟反，六三《象》同。泉，水之始出者，必行而有漸也。

初六，發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說桎梏；以往吝。

說，吐活反。桎，音質。梏，古毒反。以陰居下，蒙之甚也。占者遇此，當發其蒙。然發之道，當痛懲而暫舍之，以觀其後。若遂往而不舍，則致羞吝矣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。

發蒙之初，法不可不正，懲戒所以正法也。

九二，包蒙，吉。納婦，吉；子克家。

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，統治羣陰，當發蒙之任者。然所治既廣，物性不齊，不可一概取必。而爻之德剛而不過，爲能有所包容之象。又以陽受陰，爲納婦之象。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，爲子克家之象。故占者，有其德而當其事，則如是而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子克家」，剛柔接也。

指二五之應。

六三，勿用取女，見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

取，七具反。六三陰柔不中不正，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。占者遇之，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，无所利矣。金夫，蓋以金賂己而挑之，若魯秋胡之爲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勿用取女」，行不順也。

順，當作慎，蓋「順」、「慎」古字通用。《荀子》「順墨」作「慎墨」，且「行不慎」，於經意尤親切，今當從之。

六四，困蒙，吝。

既遠於陽，又无正應，爲困於蒙之象。占者如是，可羞吝也。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，則可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困蒙」之「吝」，獨遠實也。

遠，于萬反。實，叶韵，去聲。

六五，童蒙，吉。

柔中居尊，下應九二，純一未發，以聽於人，故其象爲童蒙，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。



《象》曰：「童蒙」之「吉」，順以巽也。

上九，擊蒙；不利爲寇，利禦寇。

以剛居上，治蒙過剛，故爲擊蒙之象。然取必太過，攻治太深，則必反爲之害。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，則雖過於嚴密，乃爲得宜。故戒占者如此。凡事皆然，不止爲誨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利」用「禦寇」，上下順也。

禦寇以剛，上下皆得其道。

䷄（乾下坎上）需：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

需，待也。以乾遇坎，乾健坎險，以剛遇險，而不遽進以陷於險，待之義也。孚，信之在中者也。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，陽剛中正而居尊位，爲有孚得正之象。坎水在前，乾健臨之，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。故占者爲有所待，而能有信，則「光亨」矣。若又得正，則吉，而「利涉大川」。正固无所不利，而涉川尤貴於能待，則不欲速而犯難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需」，須也；險在前也，剛健而不陷，其義不困窮矣。

此以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貞吉」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「利涉大川」，往有功也。

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雲上於天，需；君子以飲食宴樂。

上，上聲。樂，音洛。雲上於天，无所復爲，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。事之當需者，亦不容更有所爲。但飲食宴樂，俟其自至而已，一有所爲，則非需也。

初九，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

郊，曠遠之地，未近於險之象也。而初九陽剛，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。故戒占者能如是，則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需于郊」，不犯難行也；「利用恒，无咎」，未失常也。

難，去聲。

九二，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終吉。

沙，則近於險矣。言語之傷，亦災害之小者，漸進近坎，故有此象。剛中能需，故得「終吉」，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需于沙」，衍在中也；雖「小有言」，以「吉」「終」也。

衍，以善反。衍，寬意。以寬居中，不急進也。

九三，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泥，將陷於險矣。寇，則害之大者。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需于泥」，災在外也；自我「致寇」，敬慎不敗也。

外，謂外卦。「敬慎不敗」，發明占外之占，聖人示人之意切矣。

六四，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血者，殺傷之地。穴者，險陷之所。四交坎體，入乎險矣。故爲「需于血」之象。然柔得其正，需而不進，故又爲「出自穴」之象。占者如是，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需于血」，順以聽也。

九五，需于酒食，貞吉。

酒食，宴樂之具，言安以待之。九五陽剛中正，需于尊位，故有此象。占者如是而貞固，則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酒食，貞吉」，以中正也。

上六，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；敬之，終吉。

陰居險極，无復有需，有陷而入穴之象。下應九三，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，爲不速客三人之象。柔不能禦而能順之，有敬之之象。占者當陷險中，然於非意之來，敬以待之，則得「終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速之客」來，「敬之，終吉」，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。

當，都浪反，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。以陰居上，是爲當位，言不當位，未詳。

䷋（坎下乾上）訟：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，終凶。利見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

窒，張栗反。訟，爭辯也。上乾下坎，乾剛坎險，上剛以制其下，下險以伺其上。又爲內險而外健，又爲己險而彼健，皆訟之道也。九二中實，上无應與，又爲加憂，且於卦變自遯而來，爲剛來居二，而當下卦之中，有「有孚」而見窒，能懼而得中之象。上九過剛，居訟之極，有終極其訟之象。九五剛健中正，以居尊位，有「大人」之象。以剛乘險，以實履陷，有「不利涉大川」之象。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，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。

《彖》曰：訟，上剛下險，險而健，訟。

以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訟：有孚，窒惕，中吉」，剛來而得中也。「終凶」，訟不可成也。「利見大人」，尚中正也。「不利涉大川」，入于淵也。

以卦變、卦體、卦象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天與水違行，訟；君子以作事謀始。

天上水下，其行相違。作事謀始，訟端絕矣。

初六，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終吉。

陰柔居下，不能終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永所事」，訟不可長也；雖「小有言」，其辯明也。

九二，不克訟，歸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戶，无眚。

逋，補吳反。眚，生領反。九二陽剛，為險之主，本欲訟者也。然以剛居柔，得

下之中而上應九五，陽剛居尊，勢不可敵，故其象占如此。「邑人三百戶」，邑之小者，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，占者如是，則「无眚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克訟」，歸逋竄也；自下訟上，患至掇也。

竄，七亂反。掇，都活反。掇，自取也。

六三，食舊德，貞厲，終吉；或從王事，无成。

食，猶食邑之食，言所享也。六三陰柔，非能訟者，故守舊居正，則雖危而終吉。然或出而從上之事，則亦必无成功，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食舊德」，從上吉也。

「從上吉」，謂隨人則吉。明自主事，則无成功也。

九四，不克訟；復即命，渝，安貞，吉。

渝，以朱反。即，就也。命，正理也。渝，變也。九四，剛而不中，故有訟象。以其居柔，故又爲不克，而復就正理，渝變其心，安處於正之象，占者如是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復即命，渝」，「安貞」不失也。

九五，訟，元吉。

陽剛中正，以居尊位，聽訟而得其平者也。占者遇之，訟而有理，必獲伸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訟，元吉」，以中正也。

中，則聽不偏；正，則斷合理。

上九，或錫之鞶帶，終朝三褫之。

褫，敕紙反。鞶帶，命服之飾。褫，奪也。以剛居訟極，終訟而能勝之，故有錫命受服之象。然以訟得之，豈能安久？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。其占爲終訟无理

而或取勝，然其所得，終必失之，聖人爲戒之意深矣。

《象》曰：以訟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䷆（坎下坤上）師：貞，丈人吉，无咎。

師，兵衆也。下坎上坤，坎險坤順，坎水坤地，古者寓兵於農，伏至險於大順，藏不測於至靜之中。又卦唯九二一陽，居下卦之中，爲將之象。上下五陰順而從之，爲衆之象。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，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，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，故其卦之名曰師。丈人，長老之稱。用師之道，利於得正，而任老成之人，乃得吉而无咎。戒占者亦必如是也。

《彖》曰：師，衆也；貞，正也。能以衆正，可以王矣。

王，往況反。此以卦體釋「師、貞」之義。以，謂能左右之也。一陽在下之中，而五陰皆爲所以也。能以衆正，則王者之師矣。

剛中而應，行險而順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從之，「吉」又何「咎」矣！

又以卦體、卦德釋「丈人吉，无咎」之義。剛中，謂九二。應，謂六五應之。行險，謂行危道。順，謂順人心。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。毒，害也。師旅之興，

不無害於天下。然以其有是才德，是以民悅而從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地中有水，師；君子以容民畜衆。」

畜，許六反。水不外於地，兵不外於民，故能養民，則可以得衆矣。

初六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

律，法也。否臧，謂不善也。晁氏曰：「否字，先儒多作不。」是也。在卦之初，

爲師之始，出師之道，當謹其始，以律則吉，不臧則凶。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師出以律，失律凶」也。

九二，在師，中吉，无咎；王三錫命。

九二在下，爲衆陰所歸，而有剛中之德，上應於五，而爲所寵任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在師，中吉」，承天寵也；「王三錫命」，懷萬邦也。

六三，師或輿尸，凶。

輿尸，謂師徒撓敗，輿尸而歸也。以陰居陽，才弱志剛，不中不正，而犯非其

分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師或輿尸」，大无功也。

六四，師左次，无咎。



左次，謂退舍也。險柔不中，而居陰得正，故其象如此。全師以退，賢於六三遠矣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左次，无咎」，未失常也。

知難而退，師之常也。

六五，田有禽，利執言，无咎；長子帥師，弟子輿尸，貞凶。

長，之丈反。六五，用師之主，柔順而中，不爲兵端者也。敵加於己，不得已而應之，故爲「田有禽」之象，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。言，語辭也。長子，九二也；弟子，三四也。又戒占者，專於委任。若使君子任事，而又使小人參之，則是使之輿尸而歸，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長子帥師」，以中行也；「弟子輿尸」，使不當也。

當，去聲。

上六，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
師之終，順之極，論功行賞之時也。坤爲土，故有開國承家之象。然小人則雖有功，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，但優以金帛可也。戒行賞之人，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，而小人遇之，亦不得用此爻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君有命」，以正功也；「小人勿用」，必亂邦也。

聖人之戒深矣。

䷇(坤下坎上)比：吉。原筮，元永貞，无咎。不寧方來，後夫凶。

比，毗意反。比，親輔也。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，上下五陰，比而從之，以一人而撫萬邦，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。故筮者得之，則當爲人所親輔。然必再筮以自審，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，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。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，亦將皆來歸之，若又遲而後至，則此交已固，彼來已晚，而得凶矣。若欲比人，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。

《彖》曰：比，吉也；

此三字，疑衍文。

比，輔也，下順從也。

此以卦體釋卦名義。

「原筮，元永貞，无咎」，以剛中也。「不寧方來」，上下應也；「後夫凶」，其道窮也。

亦以卦體釋卦辭。「剛中」，謂五。「上下」，謂五陰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上有水，比；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。

地上有水，水比於地。不容有間。建國親侯，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。《象》意人來比我，此取我往比人也。

初六，有孚比之，无咎；有孚盈缶，終來有他，吉。

缶，俯九反。他，湯何反。比之初，貴乎有信，則可以无咎矣。若其充實，則又有他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比之初六，有他吉也。

六二，比之自內，貞吉。

柔順中正，上應九五。自內比外而得其貞，吉之道也。占者如是，則正而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比之自內」，不自失也。

得正則「不自失」矣。

六三，比之匪人。

陰柔不中正，承乘應皆陰，所比皆非其人之象，其占大凶，不言可知。

《象》曰：「比之匪人」，不亦傷乎？

六四，外比之，貞吉。

以柔居柔，外比九五，爲得其正，吉之道也。占者如是，則正而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外比」於賢，以從上也。

九五，顯比；王用三驅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誡，吉。

一陽居尊，剛健中正，卦之羣陰皆來比己。顯其比而无私，如天子不合圍，開一面之網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故爲「用三驅，失前禽」而「邑人不誡」之象。蓋雖私屬，亦喻上意，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。凡此皆吉之道，占者如是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顯比」之吉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順，「失前禽」也。「邑人不誡」，上使中也。舍，音捨。由上之德使不偏也。

上六，比之无首，凶。

陰柔居上，无以比下，凶之道也，故爲无首之象，而其占則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比之无首」，无所終也。

以上下之象言之，則爲无首。以終始之象言之，則爲无終。无首則无終矣。

䷇（乾下巽上）小畜：亨，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畜，敕六反，《大畜》卦同。巽，亦三畫卦之名，一陰伏於二陽之下，故其德爲

巽、爲入，其象爲風、爲木。小，陰也；畜，止之之義也。上巽下乾，以陰畜陽。又卦唯六四一陰，上下五陽皆爲所畜，故爲「小畜」。又以陰畜陽，能係而不能固，亦爲所畜者小之象。內健外巽，二五皆陽，各居一卦之中，而用事有剛而能中，其志得行之象。故其占當得亨通。然畜未極而施未行，故有「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」之象。蓋「密雲」，陰物；「西郊」，陰方；「我」者，文王自我也。文王演《易》於羑里，視岐周爲西方，正「小畜」之時也。筮者得之，則占亦如其象云。

《彖》曰：「小畜」，柔得位而上下應之，曰小畜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。「柔得位」，指六居四；「上下」，謂五陽。

健而巽，剛中而志行，乃「亨」。

以卦德、卦體而言，陽猶可亨也。

「密雲不雨」，尚往也；「自我西郊」，施未行也。

施，始歧反。尚往，言畜之未極，其氣猶上進也。

《象》曰：風行天上，小畜；君子以懿文德。

風有氣而无質，能畜而不能久，故爲小畜之象。「懿文德」，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。

初九，復自道，何其咎？吉。

復，芳六反，二爻同。下卦乾體，本皆在上之物，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。然初九體乾，居下得正，前遠於陰，雖與四爲正應，而能自守以正，不爲所畜，故有進「復自道」之象。占者如是，則无咎而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復自道」，其義「吉」也。

九二，牽復，吉。

三陽志同，而九二漸進於陰，以其剛中，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，亦吉道也。占者如是，則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牽復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

「亦」者承上爻義。

九三，輿說輻，夫妻反目。

說，吐活反。九三亦欲上進，然剛而不中，迫近於陰，而又非正應，但以陰陽相說，而爲所係畜，不能自進，故有「輿說輻」之象。然以志剛，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，故又爲「夫妻反目」之象。戒占者如是，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夫妻反目」，不能正室也。

程子曰：「說輻反目，三自爲也。」

六四，有孚；血去惕出，无咎。

去，上聲。以一陰畜衆陽，本有傷害憂懼，以其柔順得正，虛中巽體，二陽助之，是「有孚」而「血去惕出」之象也，「无咎」宜矣。故戒占者亦有其德，則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孚」惕出，上合志也。

九五，有孚攣如，富以其鄰。

攣，力專反。巽體三爻，同力畜乾，鄰之象也。而九五居中處尊，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，故爲「有孚攣如」，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。以，猶《春秋》「以某師」之「以」，言能左右之也。占者「有孚」，則能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孚攣如」，不獨富也。

上九，既雨既處，尚德載；婦貞厲，月幾望；君子征凶。

幾，音機，《歸妹》卦同。畜極而成，陰陽和矣。故爲「既雨既處」之象。蓋尊尚陰德，至於積滿而然也。陰加於陽，故雖正亦厲。然陰既盛而抗陽，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。其占如此，爲戒深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既雨既處」，「德」積「載」也。「君子征凶」，有所疑也。

䷆ (兌下乾上) 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

咥，直結反。兌，亦三畫卦之名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，故其德爲說，其象爲澤。履，有所躡而進之義也。以兌遇乾，和說以躡剛強之後，有「履虎尾」而不見傷之象。故其卦爲履，而占如是也。人能如是，則處危而不傷矣。

《彖》曰：「履」，柔履剛也。

以二體釋卦名義。

說而應乎乾，是以「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」。

說，音悅。以卦德釋彖辭。

剛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又以卦體明之，指九五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天下澤，履；君子以辯上下，定民志。

程《傳》備矣。《傳》曰：天在上，澤居下，上下之正理也。人之所履當如是，故取其象而爲履。君子觀履之象，以辯別上下之分，以定其民志。夫上下之分明，然後民志有定。民志定，然後可以言治。民志不定，天下不可得而治也。古之時，公卿大夫而下，位各稱其德，終身居之，得其分也。位未稱德，則君舉而進之。士修



其學，學至而君求之，皆非有預於己也。農工商賈勤其事，而所享有限，故皆有定志，而天下之心可一。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，日志於尊榮；農工商賈，日志於富侈。億兆之心，交驚於利，天下紛然。如之何其可一也？欲其不亂，難矣。此由上下无定志也。君子觀《履》之象，而分辯上下，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。初九，素履，往，无咎。

以陽在下，居《履》之初，未爲物遷，率其素履者也。占者如是，則「往」而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素履」之「往」，獨行願也。

九二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

剛中在下，无應於上，故爲「履道」平坦，幽獨守貞之象。「幽人」「履道」而遇其占，則貞而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幽人貞吉」，中不自亂也。

六三，眇能視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，凶；武人爲于大君。

跛，波我反。六三不中不正，柔而志剛，以此履乾，必見傷害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占者凶，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，如秦政、項籍，豈能久也？

《象》曰：「眇能視」，不足以有明也。「跛能履」，不足以與行也。「噬人」之「凶」，位不當也。「武人爲于大君」，志剛也。

九四，履虎尾，愬愬，終吉。

愬，山革反，音色。九四亦以不中不正，履九五之剛。然以剛居柔，故能戒懼而得終吉。

《象》曰：「愬愬終吉」，志行也。

九五，夬履，貞厲。

夬，古快反。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，而下以兑說應之，凡事必行，无所疑礙，故其象爲夬決其履。雖使得正，亦危道也。故其占爲雖正而危，爲戒深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夬履，貞厲」，位正當也。

傷於所恃。

上九，視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

「視履」之終，以「考」其「祥」，周「旋」无虧，則得「元吉」。占者禍福，視其所履而未定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元吉」在上，大有慶也。

若得「元吉」，則大有福慶也。

䷊（乾下坤上）泰：小往大來，吉，亨。

泰，通也。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，故爲泰。正月之卦也。小，謂陰；大，謂陽。言坤往居外，乾來居內。又自《歸妹》來，則六往居四，九來居三也。占者有陽剛之德，則「吉」而「亨」矣。

《彖》曰：「泰，小往大來，吉，亨」，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內陽而外陰，內健而外順，內君子而外小人：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

長，丁丈反，《否》卦同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交，泰；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財，裁同。相，息亮反。左，音佐。右，音佑。財成以制其過，輔相以補其不及。初九，拔茅茹，以其彙，征吉。

茹，人余反。彙，于位反，音胃，《否》卦同。三陽在下，相連而進，「拔茅」連「茹」之象，征行之吉也。占者陽剛，則其征吉矣。郭璞《洞林》讀至「彙」字絕句，下卦放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拔茅」「征吉」，志在外也。

九二，包荒，用馮河，不遐遺；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

馮，音憑。九二以剛居柔，在下之中，上有六五之應，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。

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，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，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包荒」「得尚于中行」，以光大也。

九三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；艱貞无咎，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將過於中，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。恤，憂也。孚，所期之信也。戒占者艱難

守貞，則无咎而有福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往不復」，天地際也。

六四，翩翩，不富，以其鄰，不戒以孚。

已過乎中，泰已極矣。故三陰翩然而下復，不待富而其類從之，不待戒令而信

也。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，君子所當戒也。陰虛陽實，故凡言不富者，皆陰爻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翩翩，不富」，皆失實也。「不戒以孚」，中心願也。

陰本居下，在上爲失實。

六五，帝乙歸妹，以祉元吉。

以陰居尊，爲《泰》之主。柔中虛己，下應九二，吉之道也。而「帝乙歸妹」之時，亦嘗占得此爻。占者如是，則有祉而元吉矣。凡經以古人爲言，如高宗、箕子之類者皆放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以祉元吉」，中以行願也。

上六，城復于隍；勿用師，自邑告命，貞吝。

復，房六反，下同。泰極而否，「城復于隍」之象。戒占者不可力爭，但可自守。雖得其貞，亦不免於羞吝。

《象》曰：「城復于隍」，其命亂也。

「命亂」故復《否》，「告命」，所以治之也。治，平聲。

䷋（坤下乾上）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。

否，備鄙反。否，閉塞也，七月之卦也。正與《泰》反，故曰「匪人」，謂非人道也，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。蓋乾往居外，坤來居內。又自《漸》卦而來，則九往居四，六來居三也。或疑「之匪人」三字衍文，由《比》六三而誤也，《傳》不特解，其義

亦可見。

《彖》曰：「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」，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：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地不交，否；君子以儉德辟難，不可榮以祿。

辟，音避。難，去聲。收斂其德，不形於外，以避小人之難，人不得以祿位榮之。

初六，拔茅茹，以其彙；貞吉，亨。

三陰在下，當否之時，小人連類而進之象。而初之惡則未形也，故戒其貞則吉而亨。蓋能如是，則變而為君子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拔茅」「貞吉」，志在君也。

小人而變為君子，則能以愛君為念，而不計其私矣。

六二，包承，小人吉；大人否，亨。

陰柔而中正，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，小人之吉道也。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，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。蓋不可以彼「包承」於我而自失其守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人否，亨」，不亂羣也。

言不亂於小人之羣。

六三，包羞。

以陰居陽而不中正，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，故爲包羞之象。然以其未發，故无凶咎之戒。

《象》曰：「包羞」，位不當也。

九四，有命无咎，疇離祉。

否，過中矣，將濟之時也。九四以陽居陰，不極其剛，故其占爲「有命无咎」。而疇類三陽，皆獲其福也。命，謂天命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命无咎」，志行也。

九五，休否，大人吉；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

苞，與包同，古《易》作包。陽剛中正以居尊位，能休時之。否，大人之事也。故此爻之占，大人遇之則吉。然又當戒懼，如《繫辭傳》所云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人」之「吉」，位正當也。

上九，傾否，先否後喜。

以陽剛居否極，能傾時之否者也。其占爲先否後喜。

《象》曰：否終則傾，何可長也！



䷵（離下乾上）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貞。

離，亦三畫卦之名。一陰麗於二陽之間，故其德爲麗、爲文明，其象爲火、爲日、爲電。同人，與人同也。以離遇乾，火上同於天。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。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，故爲同人。于野，謂曠遠而无私也。有亨道矣，以健而行，故能涉川。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，六二中正而有應，則君子之道也。占者能如是，則亨而又可涉險。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，乃爲利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同人」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，曰同人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。柔謂六二，乾謂九五。

同人曰：

衍文。

「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」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應。「君子」，正也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

以卦德、卦體釋卦辭。「通天下之志」，乃爲大同。不然，則是私情之合而已，何以致亨而利涉哉？

《象》曰：天與火，同人；君子以類族辨物。



天在上而火炎上，其性同也。「類族辨物」，所以審異而致同也。

初九，同人于門，无咎。

同人之初，未有私主。以剛在下，上无係應，可以无咎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出門同人，又誰咎也！

六二，同人于宗，吝。

宗，黨也。六二雖中且正，然有應於上，不能大同而係於私，吝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同人于宗」，「吝」道也。

九三，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歲不興。

莽，莫蕩反。剛而不中，上无正應，欲同於二而非其正。懼九五之見攻，故有此象。

《象》曰：「伏戎于莽」，敵剛也；「三歲不興」，安行也？

言不能行。

九四，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

墉，音庸。剛不中正，又无應與，亦欲同於六二，而爲三所隔，故爲「乘墉」以攻

之象。然以剛居柔，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。占者如是，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乘其墉」，義弗克也；其「吉」，則困而反則也。

「乘其墉」矣，則非其力之不足也，特以義之「弗克」而不攻耳。能以義斷，困而反於法則，故吉也。

九五，同人，先號咷，而後笑，大師克相遇。

號，戶羔反；咷，道刀反，《旅》卦同。五剛中正，二以柔中正，相應於下，同心者也。而為三四所隔，不得其同，然義理所同，物不得而間之，故有此象。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，故必用大師以勝之，然後得相遇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同人」之「先」，以中直也。大師相遇，言相「克」也。

直，謂理直。

上九，同人于郊，无悔。

居外无應，物莫與同，然亦可以无悔，故其象占如此。郊，在野之內，未至於曠遠，但荒僻无與同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同人于郊」，志未得也。

䷀(乾下離上)大有：元亨。

大有，所有之大也。離居乾上，火在天上，无所不照。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，而五陽應之，故爲大有。乾健離明，居尊應天，有亨之道。占者有其德，則大善而亨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大有」，柔得尊位大中，而上下應之，曰大有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。柔，謂六五；上下，謂五陽。

其德剛健而文明，應乎天而時行，是以「元亨」。

以卦德、卦體釋卦辭。應天，指六五也。

《象》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；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

火在天上，所照者廣，爲大有之象。所有既大，无以治之，則釁孽萌於其間矣。天命有善而无惡，故遏惡揚善，所以順天。反之於身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
初九，无交害，匪咎；艱則无咎。

雖當大有之時，然以陽居下，上无係應，而在事初，未涉乎害者也，何咎之有？然亦必艱以處之，則无咎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《大有》初九，「无交害」也。

九二，大車以載，有攸往，无咎。

剛中在下，得應乎上，爲「大車以載」之象。有所往而如是，可以「无咎」矣。占者必有此德，乃應其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車以載」，積中不敗也。

九三，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

亨，《春秋傳》作「享」，謂朝獻也。古者「亨通」之亨，「享獻」之享，「烹飪」之烹，皆作「亨」字。九三居下之上，公侯之象。剛而得正，上有六五之君，虛中下賢，故爲亨于天子之象。占者有其德，則其占如是。小人无剛正之德，則雖得此爻，不能當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公用亨于天子」，小人害也。

九四，匪其彭，无咎。

彭，浦光反，音旁。彭字，音義未詳。程《傳》曰：「盛貌。」理或當然。六五柔中之君，九四以剛近之，有僭逼之嫌。然以其處柔也，故有不極其盛之象，而得无咎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匪其彭，无咎」，明辨晳也。

哲，明貌。

六五，厥孚交如，威如，吉。

大有之世，柔順而中，以處尊位。虛己以應九二之賢，而上下歸之，是其孚信之交也。然君道貴剛，太柔則廢，當以威濟之則吉。故其象占如此，亦戒辭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厥孚交如」，信以發志也；

一人之信，足以發上下之志也。

「威如」之「吉」，易而无備也。

易，以豉反。太柔，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。

上九，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

大有之世，以剛居上，而能下從六五，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，滿而不溢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《大有》上吉，「自天祐」也。

䷎（艮下坤上）謙：亨，君子有終。

謙者，有而不居之義。止乎內而順乎外，謙之意也。山至高而地至卑，乃屈而

止於其下，謙之象也。占者如是，則亨通而有終矣。有終，謂先屈而後伸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謙，亨」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

上，時掌反。言謙之必亨。

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，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「君子」之「終」也。

惡，烏路反。好，呼報反。變，謂傾壞。流，謂聚而歸之。人能謙，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，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，此君子所以有終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有山，謙；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

裒，蒲侯反。稱，尺證反。施，始豉反。以卑蘊高，謙之象也。「裒多益寡」，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，損高增卑以趣於平，亦謙之意也。

初六，謙謙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

以柔處下，謙之至也，君子之行也。以此涉難，何往不濟？故占者如是，則利以涉川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謙謙君子」，卑以自牧也。

六二，鳴謙，貞吉。

柔順中正，以謙有聞，正而且吉者也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鳴謙，貞吉」，中心得也。

九三，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。

卦唯一陽，居下之上，剛而得正，上下所歸，有功勞而能謙，尤人所難，故有終而吉。占者如是，則如其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勞謙君子」，萬民服也。

六四，无不利，撝謙。

撝，呼回反，與揮同。柔而得正，上而能下，其占无不利矣。然居九三之上，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，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不利，撝謙」，不違則也。

言不爲過。

六五，不富以其鄰，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

以柔居尊，在上而能謙者也。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，蓋從之者衆矣。猶有未服者，則利以征之，而於他事亦无不利。人有是德，則如其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利用侵伐」，征不服也。

上六，鳴謙，利用行師，征邑國。

謙極有聞，人之所與，故可用行師。然以其質柔而无位，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。

《象》曰：「鳴謙」，志未得也；可「用行師」，「征邑國」也。

陰柔无位，才力不足，故其志未得，而至於行師，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。

䷁（坤下震上）豫：利建侯，行師。

豫，和樂也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。九四一陽，上下應之。其志得行，又以坤遇震，爲順以動，故其卦爲豫，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。

《彖》曰：豫，剛應而志行，順以動，豫。

以卦體、卦德釋卦名義。

豫順以動，故天地如之，而況「建侯，行師」乎？

以卦德釋卦辭。

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而民服。豫之時義大矣哉！



極言之，而贊其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出地奮，豫；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雷出地奮，和之至也。先王作樂，既象其聲，又取其義。殷，盛也。

初六，鳴豫，凶。

陰柔小人，上有強援，得時主事，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，凶之道也，故其占如此。卦之得名，本爲和樂，然卦辭爲衆樂之義，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，皆爲自樂，所以有吉凶之異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「鳴豫」，志窮「凶」也。

窮，謂滿極。

六二，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

豫雖主樂，然易以溺人，溺則反而憂矣。卦獨此爻中而得正，是上下皆溺於豫，而獨能以中正自守，其介如石也。其德安靜而堅確，故其思慮明審，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。《大學》曰：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意正如此。占者如是，則正而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終日，貞吉」，以中正也。

六三，盱豫悔，遲有悔，

盱，況于反。盱，上視也。陰不中正而近於四，四爲卦主，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，宜有悔者也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其占爲事當速悔，若悔之遲，則必有悔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盱豫」有悔，位不當也。

九四，由豫，大有得；勿疑，朋盍簪。

簪，側林反。九四，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其占爲「大有得」，然又當至誠不疑，則朋類合而從之矣，故又因而戒之。簪，聚也，又速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由豫，大有得」，志大行也。

六五，貞疾，恒不死。

當豫之時，以柔居尊，沉溺於豫。又乘九四之剛，衆不附而處勢危，故爲「貞疾」之象。然以其得中，故又爲「恒不死」之象。即象而觀，占在其中矣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「貞疾」，乘剛也；「恒不死」，中未亡也。

上六，冥豫，成有渝，无咎。

渝，以朱反。以陰柔居豫極，爲昏冥於豫之象。以其動體，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。戒占者如是，則能補過而无咎，所以廣遷善之門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冥豫」在上，何可長也？

䷐(震下兑上)隨：元亨，利貞，无咎。

隨，從也。以卦變言之，本自《困》卦九來居初，又自《噬嗑》九來居五，而自《未濟》來者兼此二變，皆剛來隨柔之義。以二體言之，爲此動而彼說，亦隨之義，故爲隨。己能隨物，物來隨己，彼此相從，其通易矣，故其占爲「元亨」，然必利於貞，乃得「无咎」。若所隨不貞，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。《春秋傳》穆姜曰：有是四德，隨而无咎，我皆无之，豈隨也哉。今按四德雖非本義，然其下云云，深得占法之意。

《彖》曰：隨，剛來而下柔，動而說，隨。

下，退嫁反。說，音悅。以卦變、卦德釋卦名義。

大亨，貞，「无咎」，而天下隨時，

王肅本「時」作「之」。今當從之。釋卦辭，言能如是，則天下之所從也。隨時之義大矣哉！

王肅本「時」字在「之」字下。今當從之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中有雷，隨；君子以嚮晦入宴息。

雷藏澤中，隨時休息。

初九，官有渝，貞吉；出門交有功。

卦以物隨爲義，爻以隨物爲義。初九以陽居下，爲震之主，卦之所以爲隨者也。既有所隨，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，惟得其正則吉。又當出門以交，不私其隨，則有功也。故其象占如此，亦因以戒之。

《象》曰：「官有渝，從正「吉」也；「出門交有功」，不失也。」

六二，係小子，失丈夫。

初陽在下而近，五陽正應而遠。二陰柔不能自守，以須正應，故其象如此，凶吝可知，不假言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係小子」，弗兼與也。

六三，係丈夫，失小子，隨有求得，利居貞。

丈夫，謂九四；小子，亦謂初也。三近係四而失於初，其象與六二正相反。四陽當任而已隨之，有求必得，然非正應，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，故其占如此，而又戒以居貞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係丈夫」，志舍下也。

舍，音捨。

九四，隨有獲，貞凶；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！

九四以剛居上之下，與五同德，故其占「隨」而「有獲」。然勢陵於五，故雖正而凶。惟有孚在道而明，則上安而下從之，可以无咎也。占者當時之任，宜審此戒。

《象》曰：「隨有獲」，其義「凶」也；「有孚在道」，明功也。

九五，孚于嘉，吉。

陽剛中正，下應中正，是信于善也。占者如是，其吉宜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孚于嘉，吉」，位正中也。

上六，拘係之，乃從，維之；王用亨于西山。

居隨之極，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。誠意之極，可通神明，故其占爲「王用亨于西山」。亨，亦當作祭享之享。自周而言，岐山在西。凡筮祭山川者得之，其誠意如是，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拘係之」，上窮也。

窮，極也。

䷧(巽下艮上)蠱：元亨，利涉大川；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。

先，息薦反。後，胡豆反。蠱，壞極而有事也。其卦艮剛居上，巽柔居下，上下不交。下卑巽而上苟止，故其卦爲《蠱》。或曰剛上柔下，謂卦變自《賁》來者，初上二下；自《井》來者，五上上下；自《既濟》來者兼之，亦剛上而柔下，皆所以爲《蠱》也。蠱壞之極，亂當復治，故其占爲「元亨」而「利涉大川」。甲，日之始，事之端也。「先甲三日」，辛也；「後甲三日」，丁也。前事過中而將壞，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，而不使至於大壞，後事方始而尚新。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，以監其前事之失，而不使至於速壞。聖人之戒深也。

《彖》曰：蠱，剛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蠱。

以卦體、卦變、卦德釋卦名義。蓋如此，則積弊而至於蠱矣。

蠱「元亨」，而天下治也。「利涉大川」，往有事也。「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」，終則有始，天行也。

釋卦辭。治蠱至於「元亨」，則亂而復治之象也。亂之終，治之始，天運然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風，蠱；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山下有風，物壞而有事矣。而事莫大於二者，乃治已治人之道也。

初六，幹父之蠱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厲終吉。

幹，如木之幹，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。蠱者，前人已壞之緒，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。子能幹之，則飭治而振起矣。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，故其占爲有子，則能治蠱而考得「无咎」，然亦危矣。戒占者宜如是，又知危而能戒，則終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幹父之蠱」，意承考也。

九二，幹母之蠱，不可貞。

九二剛中，上應六五。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。以剛承柔而治其壞，故又戒以不可堅貞。言當巽以入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幹母之蠱」，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，幹父之蠱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

過剛不中，故「小有悔」。巽體得正，故「无大咎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幹父之蠱」，終「无咎」也。

六四，裕父之蠱，往見吝。

以陰居陰，不能有爲，寬裕以治，蠱之象也。如是，則蠱將日深，故「往」則「見吝」，戒占者不可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裕父之蠱，往未得也。」

六五，幹父之蠱，用譽。

柔中居尊，而九二承之以德。以此幹蠱，可致聞譽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幹父」「用譽」，承以德也。

上九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

剛陽居上，在事之外，故爲此象。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事王侯」，志可則也。

䷒（兌下坤上）臨：元亨，利貞；至于八月，有凶。

臨，進而凌逼於物也。二陽浸長以逼於陰，故爲《臨》。十二月之卦也。又其爲卦，下兌說，上坤順，九二以剛居中，上應六五，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。然至於八月當有凶也。八月，謂自《復》卦一陽之月，至于《遯》卦二陰之月，陰長陽遯之時也。或曰，八月，謂夏正八月，於卦爲《觀》，亦《臨》之反對也。又因占而戒之。

《象》曰：臨，剛浸而長，

長，丁丈反。以卦體釋卦名。



說而順，剛中而應。

說，音悅。又以卦德、卦體言卦之善。

大「亨」以正，天之道也。

當剛長之時，又有此善，故其占如此也。

「至于八月，有凶」，消不久也。

言雖天運之當然，然君子宜知所戒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有地，臨；君子以教思无窮，容保民无疆。

思，去聲。地臨於澤，上臨下也。二者皆臨下之事。教之无窮者，兑也；容之

无疆者，坤也。

初九，咸臨，貞吉。

卦唯二陽，徧臨四陰，故二爻皆有「咸臨」之象。初九剛而得正，故其占爲「貞

吉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臨貞吉」，志行正也。

九二，咸臨，吉，无不利。

剛得中而勢上進，故其占「吉」而「无不利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臨，吉，无不利」，未順命也。

未詳。

六三，甘臨，无攸利；既憂之，无咎。

陰柔不中正，而居下之上，爲以甘說臨人之象。其占固无所利，然能憂而改之，則无咎也。勉人遷善，爲教深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甘臨」，位不當也；「既憂之」，「咎」不長也。

六四，至臨，无咎。

處得其位，下應初九。相臨之至，宜无咎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至臨，无咎」，位當也。

六五，知臨，大君之宜，吉。

知，音智。以柔居中，下應九二，不自用而任人，乃知之事，而「大君之宜」，

「吉」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君之宜」，行中之謂也。

上六，敦臨，吉，无咎。

居卦之上，處《臨》之終。「敦」厚於「臨」，「吉」而「无咎」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敦臨」之「吉」，志在内也。

䷓(坤下巽上)觀：盥而不薦，有孚顒若。

觀，官免反。下「大觀」、「以觀」之觀，《大象》觀字並同。觀者，有以示人，而爲人所仰也。九五居上，四陰仰之。又內順外巽，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，所以爲觀。盥，將祭而潔手也。薦，奉酒食以祭也。顒然，尊敬之貌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，則其孚信在中，而顒然可仰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或曰：「有孚顒若」，謂在下之人，信而仰之也。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，正爲八月之卦，而名卦繫辭，更取他義，亦扶陽抑陰之意。

《彖》曰：大觀在上，順而巽，中正以觀天下。

以卦體、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觀，盥而不薦，有孚顒若」，下觀而化也。

觀，如字。下「觀天」，《大象》「觀民」之觀，六爻觀字，並同。釋卦辭。

觀天之神道，而四時不忒；聖人以神道設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極言觀之道也。「四時不忒」，天之所以爲觀也。「神道設教」，聖人之所以爲

觀也。

《象》曰：風行地上，觀；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。

省，悉井反。省方以觀民，設教以爲觀。

初六，童觀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

卦以觀示爲義，據九五爲主也。爻以觀瞻爲義，皆觀乎九五也。初六陰柔在下，不能遠見。「童觀」之象，小人之道，君子之羞也。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，君子得之，則可羞矣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「童觀」，小人道也。

六二，闚觀，利女貞。

陰柔居內而觀乎外，闚觀之象，女子之正也，故其占如此。丈夫得之，則非所利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闚觀」「女貞」，亦可醜也。

在丈夫則爲醜也。

六三，觀我生進退。

我生，我之所行也。六三居下之上，可進可退，故不觀九五，而獨觀己所行之

通塞以爲進退，占者宜自審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觀我生進退」，未失道也。

六四，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。

六四最近於五，故有此象。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觀國之光」，尚「賓」也。

九五，觀我生，君子无咎。

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，其下四陰，仰而觀之，君子之象也。故戒居此位，得此占者，當觀己所行，必其陽剛中正，亦如是焉，則得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觀我生」，觀民也。

此夫子以義言之，明人君觀己所行，不但一身之得失，又當觀民德之善否，以自省察也。

上九，觀其生，君子无咎。

上九陽剛，居尊位之上，雖不當事任，而亦爲下所觀，故其戒辭略與五同，但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觀其生」，志未平也。



「志未平」，言雖不得位，未可忘戒懼也。

䷲(震下離上)噬嗑：亨，利用獄。

噬，市利反。嗑，胡臘反。噬，齧也；嗑，合也。物有間者，齧而合之也。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，頤口之象。九四一陽間於其中，必齧之而後合，故爲噬嗑。其占當得亨通者，有間故不通，齧之而合，則亨通矣。又三陰三陽，剛柔中半，下動上明，下雷上電，本自《益》卦六四之柔，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，是以陰居陽，雖不當位而「利用獄」。蓋治獄之道，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。故筮得之者，有其德，則應其占也。

《彖》曰：頤中有物，曰噬嗑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。

噬嗑而亨，剛柔分，動而明，雷電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，雖不當位，「利用獄」也。

上，時掌反。又以卦名、卦體、卦德、二象卦變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雷電，噬嗑；先王以明罰敕法。

雷電，當作電雷。

初九，履校滅趾，无咎。

校，音教。初上无位，爲受刑之象。中四爻爲用刑之象。初在卦始，罪薄過小，又在卦下，故爲「履校滅趾」之象。止惡於初，故得「无咎」。占者小傷而无咎也。《象》曰：「履校滅趾，不行也。」

滅趾，又有不進於惡之象。

六二，噬膚滅鼻，无咎。

祭有膚鼎，蓋肉之柔脆，噬而易噬者。六二中正，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，然以柔乘剛，故雖甚易，亦不免於傷滅其鼻，占者雖傷而終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噬膚滅鼻，乘剛也。」

六三，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。

腊，音昔。腊肉，謂獸腊。全體骨而爲之者，堅韌之物也。陰柔不中正，治人而人不服，爲噬腊遇毒之象。占雖小吝，然時當「噬嗑」，於義爲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遇毒，位不當也。」

九四，噬乾肺，得金矢，利艱貞，吉。

乾，音干。肺，緇美反。肺，肉之帶骨者，與載通。《周禮》：獄訟入鈞金束矢而

後聽之。九四以剛居柔，得用刑之道，故有此象。言所噬愈堅，而得聽訟之宜也。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，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利艱貞吉」，未光也。

六五，噬乾肉，得黃金；貞厲，无咎。

噬乾肉，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。黃，中色。金，亦謂鈞金。六五柔順而中，以居尊位，用刑於人，人无不服，故有此象，然必「貞厲」乃得「无咎」，亦戒占者之辭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貞厲无咎」，得當也。

上九，何校滅耳，凶。

何，何可反。何，負也。過極之陽，在卦之上，惡極罪大，凶之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何校滅耳」，聽不明也。

滅耳，蓋罪其聽之不聰也，若能審聽而早圖之，則无此凶矣。

䷵（離下艮上）賁：亨，小利有攸往。



賁，彼僞反。賁，飾也。卦自《損》來者，柔自三來而文二，剛自二上而文三。自《既濟》而來者，柔自上來而文五，剛自五上而文上。又內離而外艮，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，故爲「賁」。占者以其柔來文剛，陽得陰助，而離明於內，故爲「亨」。以其剛上文柔，而艮止於外，故「小利有攸往」。

《象》曰：賁，亨。

「亨」字疑衍。

柔來而文剛，故「亨」。分剛上而文柔，故「小利有攸往」，天文也。

以卦變釋卦辭。剛柔之交，自然之象，故曰「天文」。先儒說，「天文」上當有「剛柔交錯」四字。理或然也。

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

又以卦德言之。止，謂各得其分。

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極言《賁》道之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火，賁；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

山下有火，明不及遠。「明庶政」，事之小者；「折獄」，事之大者。內離明而外

艮止，故取象如此。

初九，賁其趾，舍車而徒。

舍，音捨。剛德明體，自賁於下，爲舍非道之車，而安於徒步之象。占者自處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舍車而徒」，義弗乘也。

君子之取舍，決於義而已。

六二，賁其須。

二以陰柔居中正，三以陽剛而得正，皆无應與，故二附三而動，有賁須之象。

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賁其須」，與上興也。

九三，賁如，濡如，永貞吉。

一陽居二陰之間，得其賁而潤澤者也。然不可溺於所安，故有「永貞」之戒。

《象》曰：「永貞」之「吉」，終莫之陵也。

六四，賁如，皤如，白馬翰如；匪寇，婚媾。

皤，白波反。皤，白也。馬，人所乘。人白則馬亦白矣。四與初相賁者，乃爲

九三所隔而不得遂，故「蟠如」。而其往求之心，如飛翰之疾也。然九三剛正，非爲寇者也，乃求婚媾耳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，當位疑也。「匪寇，婚媾」，終无尤也。

「當位疑」，謂所當之位可疑也。「終无尤」，謂若守正而不與，亦无他患也。

六五，賁于丘園，束帛戔戔；吝，終吉。

戔，在千反，又音戔。六五柔中，爲賁之主。敦本尚實，得賁之道，故有「丘園」之象。然陰性吝嗇，故有「束帛戔戔」之象。束帛，薄物；戔戔，淺小之意。人而如此，雖可羞吝，然禮奢寧儉，故得「終吉」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

上九，白賁，无咎。

賁極反本，復於无色，善補過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白賁，无咎」，上得志也。

䷖（坤下艮上）剥：不利有攸往。

剥，落也。五陰在下而方生，一陽在上而將盡。陰盛長而陽消落，九月之卦

也。陰盛陽衰，小人壯而君子病。又內坤而外艮，有順時而止之象。故占得之者，不可有所往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剥，剝也，柔變剛也。」

以卦體釋卦名義，言柔進于陽，變剛爲柔也。

「不利有攸往」，小人長也。順而止之，觀象也；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。

長，丁丈反。以卦體、卦德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山附於地，剝；上以厚下安宅。

初六，剝牀以足，蔑貞，凶。

剝自下起，滅正則凶，故其占如此。蔑，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剝床以足」，以滅下也。

六二，剝牀以辨，蔑貞凶。

辨，音辦。辨，牀幹也，進而上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剝牀以辨」，未有與也。

言未大盛。

六三，剝之，无咎。

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。去其黨而從正，无咎之道也。占者如是，則得「无咎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剥之，无咎」，失上下也。

上下，謂四陰。

六四，剥床以膚，凶。

陰禍切身，故不復言「蔑貞」，而直言「凶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剥床以膚」，切近災也。

六五，貫魚以宮人寵，无不利。

魚，陰物；宮人，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。五爲衆陰之長，當率其類，受制於陽，故有此象。而占者如是，則无不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以宮人寵」，終无尤也。

上九，碩果不食，君子得輿，小人剥廬。

一陽在上，剥未盡而能復生。君子在上，則爲衆陰所載；小人居之，則剥極於上，自失所覆，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。取象既明，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，聖人之情，益可見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得輿」，民所載也；「小人剥廬」，終不可用也。

䷗（震下坤上）復：亨。出入无疾，朋來无咎；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。利有攸往。

「反復」之復，方福反；又作覆，《彖》同。復，陽復生於下也。剥盡則為純坤，十月之卦，而陽氣已生於下矣。積之踰月，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，故十有一月，其卦為《復》。以其陽既往而復反，故有亨道。又內震外坤，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。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，既得无疾，朋類之來，亦得无咎。又自五月《姤》卦一陰始生，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，乃天運之自然，故其占又為「反復其道」。至於七日，當得來復，又以剛德方長，故其占又為「利有攸往」也。「反復其道」，往而復來，來而復往之意。「七日」者，所占來復之期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復，亨」，剛反。

剛反則亨。

動而以順行，是以「出入无疾，朋來无咎」。

以卦德而言。

「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」，天行也。

陰陽消息，天運然也。

「利有攸往」，剛長也。

長，丁丈反。以卦體而言，既生則漸長矣。

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

積陰之下，一陽復生，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。而至此乃復可見，在人則爲靜極而動，惡極而善，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。程子論之詳矣。而邵子之詩亦曰：「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。一陽初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玄酒味方淡，太音聲正希。此言如不信，更請問包羲。」至哉言也，學者宜盡心焉。

《象》曰：雷在地中，復；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

安靜以養微陽也。《月令》：是月齋戒掩身，以待陰陽之所定。

初九，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

祇，音其。一陽復生於下，復之主也。祇，抵也。又居事初，失之未遠，能復於善，不抵於悔，大善而吉之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遠」之「復」，以脩身也。

六二，休復，吉。

柔順中正，近於初九而能下之。復之休美，吉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修復」之「吉」，以下仁也。

六三，頻復，厲，无咎。

以陰居陽，不中不正，又處動極，復而不固，屢失屢復之象。屢失故危，復則「无咎」，故其占又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頻復」之「厲」，義「无咎」也。

六四，中行獨復。

四處群陰之中，而獨與初應，為與衆俱行，而獨能從善之象。當此之時，陽氣甚微，未足以有為，故不言吉，然理所當然，吉凶非所論也。董子曰：「仁人者，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。」於《剝》之六三及此爻見之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中行獨復」，以從道也。

六五，敦復，无悔。

以中順居尊，而當復之時。「敦復」之象，「无悔」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敦復，无悔」，中以自考也。

考，成也。



上六，迷復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師，終有大敗；以其國，君凶。至于十年不克征。眚，生領反。以陰柔居《復》終，終迷不復之象，凶之道也，故其占如此。以，猶及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迷復」之「凶」，反君道也。

䷲（震下乾上）无妄：元亨利貞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

无妄，實理自然之謂。《史記》作无望，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。其義亦通。爲卦自《訟》而變，九自二來而居於初。又爲震主，動而不妄者也，故爲无妄。又二體震動而乾健，九五剛中而應六二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，若其不正，則有眚，而不利有所往也。

《象》曰：无妄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，動而健，剛中而應；大「亨」以正，天之命也。「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」，无妄之往，何之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！

以卦變、卦德、卦體言卦之善如此，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，乃天命之當然也。其有不正，則不利有所往，欲何往哉？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，故不可以有行也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雷行，物與无妄；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

天下雷行，震動發生，萬物各正其性命，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。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，因其所性，而不爲私焉。

初九，无妄，往吉。

以剛在內，誠之主也。如是而往，其吉可知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妄」之「往」，得志也。

六二，不耕獲，不菑畲，則利有攸往。

菑，側其反。畲，音餘。柔順中正，因時順理，而无私意期望之心，故有「不耕獲，不菑畲」之象，言其无所爲於前，无所冀於後也。占者如是，則利有所往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耕獲」，未富也。

富如「非富天下」之富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。

六三，无妄之災：或繫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災。

卦之六爻，皆无妄者也。六三處不得正，故遇其占者，无故而有災，如行人牽牛以去，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行人」得牛，「邑人」災也。

九四，可貞，无咎。

陽剛乾體，下无應與，可固守而无咎。不可以有爲之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可貞，无咎」，固有之也。

有，猶守也。

九五，无妄之疾，勿藥有喜。

乾剛中正以居尊位，而下應亦中正，无妄之至也。如是而有疾，「勿藥」而自愈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妄」之「藥」，不可試也。

既已「无妄」而復「藥」之，則反爲妄而生疾矣。試，謂少嘗之也。

上九，无妄，行有眚，无攸利。

上九非有妄也。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妄」之「行」，窮之災也。

䷆（乾下艮上）大畜：利貞；不家食，吉；利涉大川。

畜，勅六反。大，陽也。以艮畜乾，又畜之大者也。又以內乾剛健，外艮篤實

輝光，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。以卦變言，此卦自《需》而來，九自五而上。以卦體言，六五尊而尚之。以卦德言，又能止健，皆非大正不能，故其占爲「利貞」，而「不家食，吉」也。又六五下應於乾，爲應乎天，故其占又爲「利涉大川」也。「不家食」，謂食祿於朝，不食於家也。

《彖》曰：大畜，剛健篤實輝光，日新其德。

以卦德釋卦名義。

剛上而尚賢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

以卦變、卦體、卦德釋卦辭。

「不家食，吉」，養賢也。

亦取尚賢之象。

「利涉大川」，應乎天也。

亦以卦體而言。

《象》曰：天在山中，大畜；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

識，如字，又音志。行，下孟反。天在山中，不必實有是事，但以其象言之耳。初九，有厲，利已。

已，夷止反。乾之三陽，爲艮所止，故内外之卦，各取其義。初九爲六四所止，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厲，利已」，不犯災也。

九二，輿說輶。

說，吐活反。輶，音服，又音福。九二亦爲六五所畜，以其處中，故能自止而不進，有此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輿說輶」，中无尤也。

九三，良馬逐，利艱貞。曰閑輿衛，利有攸往。

三以陽居健極，上以陽居畜極，極而通之時也。又皆陽爻，故不相畜而俱進，有「良馬逐」之象焉。然過剛銳進，故其占必戒以「艱貞」。閑習，乃「利」於有往也。「曰」，當爲日月之「日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利有攸往」，上合志也。

六四，童牛之牯，元吉。

牯，古毒反。童者，未角之稱。牯，施橫木於牛角，以防其觸，《詩》所謂楅衡者也。止之於未角之時，爲力則易，大善之吉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《學記》曰：禁於未

發之謂豫。正此意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四「元吉」，有喜也。

六五，豮豕之牙，吉。

豮，符云反。陽已進而止之，不若初之易矣。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，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，故其象如此。占雖吉而不言元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「吉」，有慶也。

上九，何天之衢，亨。

何天之衢，言何其通達之甚也。畜極而通，豁達无礙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何天之衢」，道大行也。

䷚（震下艮上）頤：貞吉，觀頤，自求口實。

頤，以之反。頤，口旁也。口食物以自養，故爲養義。爲卦上下二陽，內含四陰，外實內虛，上止下動，爲頤之象，養之義也。「貞吉」者，占者得正則吉。「觀頤」，謂觀其所養之道；「自求口實」，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。皆得正則吉也。

《彖》曰：頤，貞吉，養正則吉也。「觀頤」，觀其所養也。「自求口實」，觀其自養也。

釋卦辭。

天地養萬物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：頤之時，大矣哉！

極言養道而贊之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雷，頤；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。

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。

初九，舍爾靈龜，觀我朵頤，凶。

舍，音捨。朵，多果反。靈龜，不食之物。朵，垂也。朵頤，欲食之貌。初九陽剛在下，足以不食，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，凶之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觀我朵頤」，亦不足貴也。

六二，顛頤；拂經于丘頤，征凶。

求養於初，則顛倒而違於常理。求養於上，則往而得凶。丘，土之高者，上之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「征凶」，行失類也。

初、上皆非其類也。

六三，拂頤；貞凶，十年勿用；无攸利。

陰柔不中正，以處動極，拂於頤矣。既拂於頤，雖正亦凶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十年勿用，道大悖也。」

六四，顛頤，吉；虎視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

眈，都含反。柔居上而得正，所應又正，而賴其養以施於下，故雖顛而吉。「虎視眈眈」，下而專也。「其欲逐逐」，求而繼也。又能如是，則「无咎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顛頤」之「吉」，上施光也。

施，始豉反。

六五，拂經；居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

六五陰柔不正，居尊位而不能養人，反賴上九之養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居貞」之「吉」，順以從上也。

上九，由頤；厲吉，利涉大川。

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，是物由上九以養也。位高任重，故「厲」而「吉」。陽剛在上，故「利涉」「川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由頤，厲吉」，大有慶也。



䷛(巽下兌上)大過：棟橈，利有攸往，亨。

橈，乃教反。大，陽也。四陽居中過盛，故爲「大過」。上下二陰，不勝其重，故有「棟橈」之象。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，內巽外說，有可行之道，故「利有」所「往」而得「亨」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大過」，大者過也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。

「棟橈」，本末弱也。

復以卦體釋卦辭。本，謂初。末，謂上。弱，謂陰柔。

剛過而中，巽而說行，「利有攸往」，乃「亨」。

說音悅。又以卦體、卦德釋卦辭。

「大過」之時，大矣哉！

「大過之時」，非有大過人之才，不能濟也，故嘆其大。

《象》曰：澤滅木，大過；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遯世无悶。

澤滅於木，「大過」之象也。不懼无悶，「大過」之行也。

初六，藉用白茅，无咎。

藉，在夜反。當大過之時，以陰柔居巽下，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白茅，物之潔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藉用白茅」，柔在下也。

九二，枯楊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

稊，吐兮反。陽過之始而比初陰，故其象占如此。稊，根也；榮於下者也。榮於下，則生於上矣。夫雖老而得女妻，猶能成生育之功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老夫」「女妻」，過以相與也。

九三，棟橈，凶。

三四二爻，居卦之中，棟之象也。九三以剛居剛，不勝其重，故象橈而占凶。

《象》曰：「棟橈」之「凶」，不可以有輔也。

九四，棟隆，吉；有它，吝。

它，湯何反。以陽居陰，過而不過，故其象隆而占吉。然下應初六，以柔濟之，則過於柔矣。故又戒以「有它」則「吝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棟隆」之「吉」，不橈乎下也。

九五，枯楊生華，老婦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譽。

華，如字。九五陽過之極，又比過極之陰，故其象占皆與二反。

《象》曰：「枯楊生華，何可久也？」「老婦」「士夫」，亦可醜也。

上六，過涉滅頂，凶，无咎。

處過極之地，才弱不足以濟，然於義爲「无咎」矣。蓋殺身成仁之事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過涉」之「凶」，不可咎也。

䷜（坎下坎上）習坎：有孚，維心亨。行有尚。

習，重習也。坎，險陷也。其象爲水，陽陷陰中，外虛而中實也。此卦上下皆坎，是爲重險。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，以是而行，必有功矣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彖》曰：「習坎」，重險也。

重，直龍反。釋卦名義。

水流而不盈，行險而不失其信。

以卦象釋「有孚」之義，言內實而行有常也。

「維心亨」，乃以剛中也。行有尚，往有功也。

以剛在中，心亨之象。如是而往，必有功也。

天險，不可升也。地險，山川丘陵也。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險之時用，大矣哉！

極言之而贊其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水洊至，習坎；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

洊，在薦反。行，下孟反。治己治人，皆必重習，然後熟而安之。

初六，習坎，入于坎窞，凶。

窞，徒坎、陵感二反。以陰柔居重險之下，其陷益深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習坎」入坎，失道「凶」也。

九二，坎有險，求小得。

處重險之中，未能自出，故為有險之象。然剛而得中，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求小得」，未出中也。

六三，來之坎坎，險且枕，入于坎窞，勿用。

枕，針甚反。以陰柔不中正，而履重險之間，來往皆險。前險而後枕，其陷益深，不可用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枕，倚著未安之意。

《象》曰：「來之坎坎」，終无功也。

六四，樽酒簋，貳用缶。納約自牖，終无咎。

簋，音軌。缶，俯九反。晁氏云：先儒讀「樽酒簋」爲一句，「貳用缶」爲一句。今從之。貳，益之也。《周禮》「大祭三貳」，《弟子職》「左執虛豆，右執挾匕，周旋而貳」，是也。九五尊位，六四近之，在險之時，剛柔相際，故有但用薄禮，益以誠心，進結自牖之象。牖非所由之正，而室之所以受明也。始雖艱阻，終得无咎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樽酒簋貳」，剛柔際也。

晁氏曰：陸氏《釋文》本无「貳」字。今從之。

九五，坎不盈，祗既平，无咎。

九五雖在坎中，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，而時亦將出矣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坎不盈」，中未大也。

有中德而未大。

上六，係用徽纆，寘于叢棘，三歲不得，凶。

纆，音墨。寘音置。以陰柔居險極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失道，凶「三歲」也。

☲(離下離上)離：利貞，亨；畜牝牛，吉。

畜，許六反。離，麗也。陰麗於陽，其象爲火，體陰而用陽也，物之所麗，貴乎得正。牝牛，柔順之物也，故占者能正則亨，而畜牝牛則吉也。

《彖》曰：離，麗也；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重，直龍反。釋卦名義。

柔麗乎中正，故「亨」。是以「畜牝牛，吉」也。

以卦體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明兩作，離；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作，起也。

初九，履錯然，敬之，无咎。

錯，七各反。以剛居下而處初體，志欲上進，故有「履錯然」之象，「敬之」則「无咎」矣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履錯」之「敬」，以辟咎也。

辟，避同。

六二，黃離，元吉。

黃，中色。柔麗乎中而得其正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黃離，元吉」，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，日昃之離，不鼓缶而歌，則大耋之嗟，凶。

耋，田節反。重離之間，前明將盡，故有「日昃」之象。不安常以自樂，則不能自處而凶矣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日昃之離」，何可久也！

九四，突如其來如，焚如，死如，棄如。

突，如忽反。後明將繼之時，而九四以剛迫之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突如其來如」，无所容也。

「无所容」，言「焚」、「死」、「棄」也。

六五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

沱，徒何反。以陰居尊，柔麗乎中，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，故憂懼如此，然後得吉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「吉」，離王公也。

離，音麗。

上九，王用出征，有嘉，折首，獲匪其醜，无咎。

剛明及遠，威震而刑不濫，「无咎」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王用出征」，以正邦也。





## 周易卷之二

### 周易下經

䷞（艮下兌上）咸：亨，利貞；取女吉。

取，七具反。咸，交感也。兌柔在上，艮剛在下，而交相感應。又艮止則感之專，兌說則應之至。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，男先於女，得男女之正，婚姻之時，故其卦為咸。其占亨而利貞，取女則吉，蓋感有必通之理。然不以貞，則失其亨，而所為皆凶矣。

《彖》曰：咸，感也。

釋卦名義。

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。止而說，男下女，是以「亨，利貞，取女吉」也。

說，音悅。「男下」之「下」，退嫁反。以卦體、卦德、卦象釋卦辭，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，曰《咸》自《旅》來，柔上居六，剛下居五也。亦通。

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  
觀其所感。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！

極言感通之理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澤，咸；君子以虛受人。

山上有澤，以虛而通也。

初六，咸其拇。

拇，茂后反。拇，足大指也。咸以人身取象，感於最下，咸拇之象也。感之尚淺，欲進未能，故不言吉凶。此卦雖主於感，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其拇」，志在外也。

六二，咸其腓，凶；居吉。

腓，房非反。腓，足肚也。欲行則先自動，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。二當其處，又以陰柔不能固守，故取其象。然有中正之德，能居其所，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雖「凶，居吉」，順不害也。

九三，咸其股，執其隨，往吝。

股，隨足而動，不能自專者也。執者，主當持守之意。下二爻皆欲動者，三亦

不能自守而隨之，往則吝矣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其股」，亦不處也；志在「隨」人，所「執」下也。

言「亦」者，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。二爻陰躁，其動也宜。九三陽剛，居止之極，宜靜而動，可吝之甚也。

九四，貞吉，悔亡；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

憧，昌容反，又音同。九四居股之上，脢之下，又當三陽之中，心之象，咸之主也。心之感物，當正而固，乃得其理。今九四乃以陽居陰，為失其正而不能固，故因占設戒，以為能正而固，則「吉」而「悔亡」。若「憧憧往來」，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，則但其朋類從之，不復能及遠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貞吉，悔亡」，未感害也；「憧憧往來」，未光大也。

感害，言不正而感，則有害也。

九五，咸其脢，无悔。

脢，武杯反，又音每。脢，背肉，在心上而相背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。九五適當其處，故取其象，而戒占者以能如是，則雖不能感物，而亦可以「无悔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其脢」，志末也。

志末，謂不能感物。

上六，咸其輔頰舌。

頰，古協反。輔頰舌，皆所以言者，而在身之上。上六以陰居說之終，處咸之極。感人以言而无其實。又兌爲口舌，故其象如此，凶咎可知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咸其輔頰舌」，滕口說也。

滕、騰通用。

䷟（巽下震上）恒：亨，无咎，利貞，利有攸往。

恒，常久也。爲卦震剛在上，巽柔在下。震雷巽風二物相與，巽順震動，爲巽而動。二體六爻，陰陽相應，四者皆理之常，故爲恒。其占爲能久於其道，則亨而无咎。然又必利於守貞，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，而利有所往也。

《彖》曰：恒，久也。剛上而柔下，雷風相與，巽而動，剛柔皆應，恒。

以卦體、卦象、卦德釋卦名義。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，曰《恒》自《豐》來，剛上居二，柔下居初也。亦通。

「恒：亨，无咎，利貞」，久於其道也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

恒，固能亨，且无咎矣。然必利於正，乃爲久於其道，不正則久非其道矣。天地之道，所以長久，亦以正而已矣。

「利有攸往」，終則有始也。

「久於其道」，終也；「利有攸往」，始也。動靜相生，循環之理，然必靜爲主也。

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下化成：觀其所恒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！

極言恒久之道。

《象》曰：雷風，恒；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
初六，浚恒，貞凶，无攸利。

初與四爲正應，理之常也。然初居下而在初，未可以深有所求。四震體而陽性，上而不下，又爲二三所隔，應初之意，異乎常矣。初之柔暗，不能度勢，又以陰居巽下，爲巽之主，其性務入，故深以常理求之，「浚恒」之象也。占者如此，則雖「貞」亦「凶」，而无所利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浚恒」之「凶」，始求深也。

九二，悔亡。

以陽居陰，本當有悔，以其久中，故得亡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「悔亡」，能久中也。

九三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；貞吝。

位雖得正，然過剛不中，志從於上，不能久於其所，故爲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」之象。「或」者，不知其何人之辭。承，奉也。言人皆得奉而進之，不知其所自來也。「貞吝」者，正而不恒，爲可羞吝，申戒占者之辭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恒其德」，无所容也。

九四，田无禽。

以陽居陰，久非其位，故爲此象。占者田无所獲，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久非其位，安得禽也？

六五，恒其德，貞；婦人吉，夫子凶。

以柔中而應剛中，常久不易，正而固矣。然乃婦人之道，非夫子之宜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婦人」貞吉，從一而終也；「夫子」制義，從婦凶也。  
上六，振恒，凶。

振者，動之速也。上六居恒之極，處震之終。恒極則不常，震終則過動。又陰柔不能固守，居上非其所安，故有「振恒」之象，而其占則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振恒」在上，大无功也。

䷧（艮下乾上）遯：亨，小利貞。

遯，徒困反。遯，退避也。為卦二陰浸長，陽當退避，故為遯。六月之卦也。陽雖當遯，然九五當位，而下有六二之應，若猶可以有為。但二陰浸長於下，則其勢不可以不遯。故其占為君子能遯，則身雖退而道亨，小人則利於守正，不可以浸長之故，而遂侵迫於陽也。小，謂陰柔小人也。此卦之占，與《否》之初二兩爻相類。《彖》曰：「遯，亨」，遯而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。

以九五一爻釋「亨」義。

「小利貞」，浸而長也。

長，丁丈反。以下二陰釋「小利貞」。

遯之時義大矣哉！

陰方浸長，處之為難，故其時義為尤大也。

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山，遯；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

遠，袁萬反。天體无窮，山高有限，遯之象也。嚴者，君子自守之常，而小人自不能近。

初六，遯尾，厲，勿用有攸往。

遯而在後，尾之象，危之道也。占者不可以有所往，但晦處靜俟，可免災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遯尾」之「厲」，不往，何災也？

六二，執之用黄牛之革，莫之勝說。

勝，音升。說，吐活反。以中順自守，人莫能解，必遯之志也。占者固守，亦當如是。

《象》曰：「執用黄牛」，固志也。

九三，係遯，有疾厲；畜臣妾，吉。

畜，許六反。下此二陰，當遯而有所係之象，有疾而危之道也。然以「畜臣妾」則吉，蓋君子之於小人，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係遯」之「厲」，有疾憊也；「畜臣妾，吉」，不可大事也。

憊，音敗。



九四，好遯，君子吉，小人否。

好，呼報反。否，方有反。下應初六，而乾體剛健，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。唯自克之君子能之，而小人不能，故占者君子則吉，而小人否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「好遯」，「小人否」也。」

九五，嘉遯，貞吉。

剛陽中正，下應六二，亦柔順而中正，遯之嘉美者也。占者如是，而正則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嘉遯，貞吉」，以正志也。」

上九，肥遯，无不利。

以剛陽居卦外，下无係應，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肥者，寬裕自得之意。

《象》曰：「肥遯，无不利」，无所疑也。」

䷗（乾下震上）大壯：利貞。

大，謂陽也。四陽盛長，故爲大壯，二月之卦也。陽壯，則占者吉亨不假言，但利在正固而已。

《彖》曰：「大壯」，大者壯也；剛以動，故壯。

釋卦名義。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，大者壯也；以卦德言，則乾剛震動，所以壯也。

「大壯，利貞」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

釋「利貞」之義，而極言之。

《象》曰：雷在天上，大壯；君子以非禮弗履。

自勝者強。

初九，壯于趾，征凶；有孚。

趾在下而進，動之物也。剛陽處下而當壯時，壯于進者也，故有此象。居下而壯于進，其凶必矣。故其占又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壯于趾」，其孚窮也。

言必困窮。

九二，貞吉。

以陽居陰，已不得其正矣，然所處得中，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，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，然後可以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「貞吉」，以中也。

九三，小人用壯，君子用罔；貞厲，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。

羝，音低。羸，力追反。過剛不中，當壯之時，是小人用壯，而君子則用罔也。罔，无也。視有如无，君子之過於勇者也，如此則雖正亦危矣。羝羊，剛壯喜觸之物。藩，籬也。羸，困也。「貞厲」之占，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小人用壯」，「君子」罔也。

小人以壯敗，君子以罔困。

九四，貞吉，悔亡；藩決不羸，壯于大輿之輹。

輹，音福。「貞吉，悔亡」，與《咸》九四同占。「藩決不羸」，承上文而言也。決，開也。三前有四，猶有藩焉。四前二陰，則藩決矣。「壯于大輿之輹」，亦可進之象也。以陽居陰，不極其剛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藩決不羸」，尚往也。

尚、上通。

六五，喪羊于易，无悔。

喪，息浪反。《象》同。易，以豉反，一音亦。《旅》卦同。卦體似兌，有羊象焉。

外柔而內剛者也。獨六五以柔居中，不能抵觸。雖失其壯，然亦无所悔矣。故其象如此，而占亦與《咸》九五同。易，「容易」之易。言忽然不覺其亡也；或作「疆場」之場，亦通。《漢·食貨志》場作易。

《象》曰：「喪羊于易」，位不當也。

上六，羝羊觸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；艱則吉。

壯終動極，故「觸藩」而「不能退」。然其質本柔，故又「不能遂」其進也。其象如此，其占可知。然猶幸其不剛，故能艱以處，則尚可以得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能退，不能遂」，不詳也；「艱則吉」，咎不長也。

䷢（坤下離上）晉：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。

晉，進也。康侯，安國之侯也。「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」，言多受大賜，而顯被親禮也。蓋其爲卦上離下坤，有日出地上之象。順而麗乎大明之德，又其變自《觀》而來，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，占者有是三者，則亦當有是寵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晉」，進也。

釋卦名義。

明出地上，順而麗乎大明。柔進而上行，是以「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」也。

「上行」之「上」，時掌反。以卦象、卦德、卦變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明出地上，晉；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昭，明之也。

初六，晉如摧如，貞吉；罔孚，裕无咎。

以陰居下，應不中正，有欲進見摧之象。占者如是，而能守正則吉。設不為人所信，亦當處以寬裕，則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晉如摧如」，獨行正也；「裕无咎」，未受命也。

初居下位，未有官守之命。

六二，晉如愁如，貞吉，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。

六二中正，上无應援，故欲進而愁。占者如是，而能守正則吉，而受福于王母也。王母，指六五。蓋享先妣之吉占，而凡以陰居尊者，皆其類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受茲介福」，以中正也。

六三，衆允，悔亡。

三不中正，宜有悔者，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，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衆允」之志，上行也。

九四，晉如鼫鼠，貞厲。

鼫，音石。不中不正，以竊高位，貪而畏人，蓋危道也，故爲鼫鼠之象。占者如是，雖正亦危。

《象》曰：「鼫鼠」「貞厲」，位不當也。

六五，悔亡，失得勿恤，往吉，无不利。

以陰居陽，宜有悔矣。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。故占者得之，則其「悔亡」。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，則「往吉」而「无不利」也。然亦必有其德，乃應其占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失得勿恤」，往有慶也。

上九，晉其角，維用伐邑，厲吉无咎，貞吝。

角，剛而居上，上九剛進之極，有其象矣。占者得之，而以伐其私邑，則雖危而吉且无咎。然以極剛治小邑，雖得其正，亦可吝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維用伐邑」，道未光也。

䷥（離下坤上）明夷：利艱貞。

夷，傷也。爲卦下離上坤，日入地中，明而見傷之象，故爲明夷。又其上六爲暗之主，六五近之，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，而自晦其明也。

《彖》曰：明入地中，「明夷」。

以卦象釋卦名。

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

難，去聲，下同。以卦德釋卦義。「蒙大難」，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。

「利艱貞」，晦其明也；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。內難，謂爲紂近親，在其國內，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。

《象》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；君子以莅衆，用晦而明。

初九，明夷于飛，垂其翼；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

飛而垂翼，見傷之象。占者行而不食，所如不合，時義當然，不得而避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于行」，義不食也。

唯義所在，不食可也。

六二，明夷；夷于左股，用拯馬壯，吉。

拯，之陵反。《渙》初爻同。傷而未切，救之速則免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「吉」，順以則也。

九三，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；不可疾貞。

以剛居剛，又在明體之上，而屈於至暗之下，正與上六闇主爲應，故有向明除害，得其首惡之象。然不可以亟也，故有「不可疾貞」之戒。成湯起於夏臺，文王興於羑里，正合此爻之義。而小事亦有然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南狩」之志，乃大得也。

六四，入于左腹，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。

此爻之義未詳。竊疑「左腹」者，幽隱之處；「獲明夷之心，于出門庭」者，得意於遠去之義。言筮而得此者，其自處當如是也。蓋離體爲至明之德，坤體爲至闇之地。下三爻明在闇外，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。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，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。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，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。上則極乎闇矣，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闇，而又足以傷人之明，蓋下五爻皆爲君子，獨上一爻爲闇君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入于左腹」，獲心意也。

意，叶音臆。



六五，箕子之明夷，利貞。

居至闇之地，近至闇之君，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之象也，貞之至也。「利貞」，以戒占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箕子」之「貞」，明不可息也。

上六，不明晦；初登于天，後入于地。

以陰居坤之極，不明其德以至於晦，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，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占亦在其中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初登于天」，照四國也；「後入于地」，失則也。

照四國，以位言。

䷤（離下巽上）家人：利女貞。

家人者，一家之人。卦之九五、六二，外內各得其正，故為「家人」。「利女貞」者，欲先正乎內也；內正則外无不正矣。

《彖》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；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

以卦體九五、六二釋「利女貞」之義。

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

亦謂二、五。

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婦婦，而家道正；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上父，初子；五三夫，四二婦；五兄，三弟。以卦畫推之，又有此象。

《象》曰：風自火出，家人；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

行，下孟反。身修則家治矣。

初九，閑有家，悔亡。

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，能防閑之，其「悔亡」矣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閑有家」，志未變也。

志未變而豫防之。

六二，无攸遂，在中饋，貞吉。

六二柔順中正，女之正位乎內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二之「吉」，順以巽也。

九三，家人嗃嗃，悔厲吉；婦子嘻嘻，終吝。

嗃，呼落反；嘻，喜悲反，《象》同。以剛居剛而不中，過乎剛者也，故有「嗃嗃」

嚴厲之象。如是，則雖有「悔厲」而吉也。「嘻嘻」者，「嗃嗃」之反，吝之道也。占者各以其德爲應，故兩言之。

《象》曰：「家人嗃嗃，未失也；「婦子嘻嘻，失家節也。」

六四，富家，大吉。

陽主義，陰主利，以陰居陰而在上位，能富其家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富家，大吉」，順在位也。

九五，王假有家，勿恤，吉。

假，更白反。假，至也，如「假于太廟」之假。有家，猶言有國也。九五剛健中正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，王者以是至于其家，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。蓋聘納后妃之吉占，而凡有是德者遇之，皆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王假有家」，交相愛也。

程子曰：「夫愛其內助，婦愛其刑家。」

上九，有孚，威如，終吉。

上九以剛居上，在卦之終，故言正家久遠之道。占者必有誠信嚴威，則終吉也。《象》曰：「威如」之「吉」，反身之謂也。

謂非作威也，反身自治，則人畏服之矣。

䷵（兌下離上）睽：小事吉。

睽，苦圭反。睽，乖異也。爲卦上火下澤，性相違異。中女少女，志不同歸，故爲睽。然以卦德言之，內說而外明。以卦變言之，則自《離》來者，柔進居三；自《中孚》來者，柔進居五；自《家人》來者，兼之。以卦體言之，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，是以其占不可大事，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。

《彖》曰：睽，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

上、下俱上聲，下同。以卦象釋卦名義。

說而麗乎明，柔進而上行，得中而應乎剛，是以小事吉。

說，音悅。以卦德、卦變、卦體釋卦辭。

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萬物睽而其事類也；睽之時用大矣哉！

極言其理而贊之。

《象》曰：上火下澤，睽；君子以同而異。

二卦合體而性不同。

初九，悔亡；喪馬勿逐，自復；見惡人，无咎。

喪，去聲。上无正應，有悔也。而居睽之時，同德相應，其悔亡矣。故有「喪馬勿逐」而「自復」之象。然亦必「見惡人」，然後可以辟咎，如孔子之於陽貨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見惡人」，以辟咎也。

辟，音避。

九二，遇主于巷，无咎。

二五陰陽正應，居睽之時，乖戾不合，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，乃爲「无咎」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遇主于巷」，未失道也。

本其正應，非有邪也。

六三，見輿曳，其牛掣；其人天且劓。无初有終。

曳，以制反。掣，昌逝反。劓，魚器反。六三上九正應，而三居二陽之間，後爲二所曳，前爲四所掣，而當睽之時。上九猜狠方深，故又有髡劓之傷。然邪不勝正，終必得合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見輿曳」，位不當也；「无初有終」，遇剛也。

九四，睽孤；遇元夫，交孚，厲无咎。

夫，如字。睽孤，謂无應。遇元夫，謂得初九。交孚，謂同德相信。然當睽時，故必危厲，乃得无咎，占者亦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交孚」「无咎」，志行也。

六五，悔亡，厥宗噬膚，往何咎？

噬，市制反。以陰居陽，悔也。居中得應，故能亡之。厥宗，指九二。噬膚，言易合。六五有柔中之德，故其象占如是。

《象》曰：「厥宗噬膚」，往有慶也。

上九，睽孤，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，先張之弧，後說之弧；匪寇婚媾，往遇雨則吉。

弧，音胡。說，吐活反。媾，古豆反。睽孤，謂六三爲二陽所制，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，又自猜狠而乖離也。見豕負塗，見其污也。載鬼一車，以无爲有也。張弧，欲射之也。說弧，疑稍釋也。匪寇婚媾，知其非寇而實親也。往遇雨則吉，疑盡釋而睽合也。上九之與六三，先睽後合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遇雨」之「吉」，羣疑亡也。

䷋(艮下坎上)蹇：利西南，不利東北；利見大人，貞吉。

蹇，紀免反。蹇，難也。足不能進，行之難也。爲卦艮下坎上，見險而止，故爲蹇。西南平易，東北險阻。又艮，方也。方在蹇中，不宜走險。又卦自《小過》而來，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，退則入於艮而不進，故其占曰「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」。當蹇之時，必見大人，然後可以濟難。又必守正，然後得吉。而卦之九五，剛健中正，有大人之象。自二以上，五爻皆得正位，則又貞之義也。故其占又曰「利見大人，貞吉」。蓋見險者貴於能止，而又不可終於止；處險者利於進，而不可失其正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蹇，難也，險在前也；見險而能止，知矣哉！」

難，乃旦反。知，音智。以卦德釋卦名義，而贊其美。

「蹇，利西南」，往得中也；「不利東北」，其道窮也。「利見大人」，往有功也；當位「貞吉」，以正邦也。蹇之時用大矣哉！

以卦變、卦體釋卦辭，而贊其時用之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山上有水，蹇；君子以反身修德。」

初六，往蹇，來譽。

往遇險，來得譽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往蹇，來譽」，宜待也。

六二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

柔順中正，正應在上，而在險中，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，非以其身之故也。不言吉凶者，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。至於成敗利鈍，則非所論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王臣蹇蹇」，終无尤也。

事雖不濟，亦无可尤。

九三，往蹇，來反。

反就二陰，得其所安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往蹇，來反」，內喜之也。

六四，往蹇，來連。

連於九三，合力以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往蹇，來連」，當位實也。

當，去聲。

九五，大蹇，朋來。

大蹇者，非常之蹇也。九五居尊，而有剛健中正之德，必有朋來而助之者。占



者有是德，則有是助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蹇，朋來」，以中節也。

上六，往蹇，來碩；吉，利見大人。

已在卦極，往无所之，益以蹇耳。來就九五，與之濟蹇，則有碩大之功。大人，指九五。曉占者宜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往蹇，來碩」，志在內也；「利見大人」，以從貴也。

䷧（坎下震上）解：利西南；无所往，其來復，吉；有攸往，夙吉。

解，音懈。《彖傳》、《大象》同。解，難之散也。居險能動，則出於險之外矣。解之象也，難之既解，利於平易安靜，不欲久爲煩擾。且其卦自《升》來，三往居四，入於坤體，二居其所而又得中，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。若无所往，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；若尚有所往，則宜早往早復，不可久煩擾也。

《彖》曰：解，險以動，動而免乎險，解。

以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解，利西南」，往得衆也；「其來復，吉」，乃得中也；「有攸往，夙吉」，往有功也。

以卦變釋卦辭。坤爲衆，得衆謂九四入坤體；得中有功，皆指九二。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；解之時大矣哉！

極言而贊其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雨作，解；君子以赦過宥罪。

初六，无咎。

難既解矣。以柔在下，上有正應，何咎之有？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剛柔之際，義「无咎」也。

九二，田獲三狐，得黃矢；貞吉。

此爻取象之意未詳。或曰：卦凡四陰，除六五君位，餘三陰，即三狐之象也。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，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，能守其正，則无不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「貞吉」，得中道也。

六三，負且乘，致寇至；貞吝。

乘，如字，又石證反。《繫辭》備矣。貞吝，言雖以正得之，亦可羞也。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負且乘」，亦可醜也；自我致戎，又誰咎也？

戎，古本作寇。

九四，解而拇，朋至斯孚。

解，佳買反。《象》同。拇，茂后反。拇，指初。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，應之不以正者也。然四陽初陰，其類不同，若能解而去之，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解而拇」，未當位也。

六五，君子維有解，吉，有孚于小人。

解，音懈。《象》同。卦凡四陰，而六五當君位，與三陰同類者，必解而去之則吉也。孚，驗也。君子有解，以小人之退爲驗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」「有解」，小人退也。

上六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獲之，无不利。

射，食亦反。隼，荀尹反。《繫辭》備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公用射隼」，以解悖也。

解，佳買反。

䷧（兑下艮上）損：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貞，利有攸往。

損，減省也。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，益上卦上畫之陰。損兌澤之深，益艮山之高，損下益上，損內益外，剝民奉君之象，所以爲損也。損所當損，而有孚信，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。

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。

簋，音軌。言當損時，則至薄无害。

《彖》曰：損，損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

「上行」之「上」，時掌反。以卦體釋卦名義。

損而「有孚」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貞，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」。二簋應有時，損剛益柔有時，損益盈虛，與時偕行。

此釋卦辭。時，謂當損之時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下有澤，損；君子以懲忿窒欲。

懲，直升反。君子修身所當損者，莫切於此。

初九，已事遄往，无咎；酌損之。

已，音以。遄，市專反，四爻同。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，上應六四之陰，輟所爲之事，而速往以益之，无咎之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然居下而益上，亦當斟酌其淺

深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已事遄往」，尚合志也。

尚、上通。

九二，利貞，征凶；弗損益之。

九二剛中，志在自守，不肯妄進。故占者利貞，而征則凶也。弗損益之，言不變其所守，乃所以益上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「利貞」，中以爲志也。

六三，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

下卦本乾，而損上爻以益坤，「三人行」而「損一人」也。一陽上而一陰下，「一人行」而「得其友」也。兩相與則專，三則雜而亂。卦有此象，故戒占者當致一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一人行」，三則疑也。

六四，損其疾，使遄有喜，无咎。

以初九之陽剛益己，而損其陰柔之疾，唯速則善。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損其疾」，亦可喜也。

六五，或益之十朋之龜，弗克違，元吉。

柔順虛中，以居尊位，當損之時，受天下之益者也。兩龜爲朋，十朋之龜，大寶也。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，其吉可知。占者有是德，則獲其應也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「元吉」，自上祐也。

上九，弗損益之，无咎。貞吉，利有攸往，得臣无家。

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，居卦之上，受益之極，而欲自損以益人也。然居上而益下，有所謂惠而不費者，不待損己，然後可以益人也，能如是則「无咎」。然亦必以正則吉，而利有所往，惠而不費，其惠廣矣，故又曰「得臣无家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弗損益之」，大得志也。

䷩（震下巽上）益：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。

益，增益也。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，益下卦初畫之陰，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，故爲益。卦之九五、六二，皆得中正。下震上巽，皆木之象，故其占利有所往而「利涉大川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益」，損上益下，民說无疆；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

「上下」之「下」，去聲。以卦體釋卦名義。

「利有攸往」，中正有慶；「利涉大川」，木道乃行。

以卦體、卦象釋卦辭。

益動而巽，日進无疆；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，與時偕行。

施，始政反。動巽二卦之德，乾下施，坤上生，亦上文卦體之義。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。

《象》曰：風雷，益；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

風雷之勢，交相助益。遷善改過，益之大者，而其相益，亦猶是也。

初九，利用爲大作，元吉，无咎。

初雖居下，然當益下之時，受上之益者也，不可徒然无所報效，故「利用爲大作」，必「元吉」，然後得「无咎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元吉，无咎」，下不厚事也。

下本不當任厚事，故不如是，不足以塞咎也。

六二，或益之十朋之龜，弗克違。永貞吉；王用享于帝，吉。

六二當益下之時，虛中處下，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。然爻位皆陰，故以「永貞」爲戒，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，故又爲卜郊之吉占。

《象》曰：「或益之」，自外來也。

「或」者，衆无定主之辭。

六三，益之用凶事，无咎；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

六三陰柔不中不正，不當得益者也。然當益下之時，居下之上，故有益之以凶事者，蓋警戒震動，乃所以益之也。占者如此，然後可以「无咎」。又戒以「有孚中行」，而「告公用圭」也。「用圭」，所以通信。

《象》曰：益用凶事，固有之也。

益用凶事，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。

六四，中行告公從，利用爲依遷國。

三四皆不得中，故皆以中行爲戒。此言以益下爲心，而合於中行，則告公而見從矣。《傳》曰：周之東遷，晉、鄭焉依。蓋古者遷國以益下，必有所依，然後能立。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告公從」，以益志也。

九五，有孚惠心，勿問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

上有信以惠於下，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。不問而「元吉」可知。



《象》曰：「有孚惠心」，「勿問」之矣；「惠我德」，大得志也。

上九，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

以陽居益之極，求益不已。故「莫益」而「或擊之」，「立心勿恒」，戒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莫益之」，偏辭也；「或擊之」，自外來也。

「莫益之」者，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。若究而言之，則又有「擊之」者矣。

䷺（乾下兌上）夬：揚于王庭，孚號有厲，告自邑，不利即戎，利有攸往。

夬，古快反；號，戶羔反，卦內並同。夬，決也；陽決陰也，三月之卦也。以五陽去一陰，決之而已。然其決之也，必正名其罪，而盡誠以呼號其衆，相與合力。然亦尚有危厲，不可安肆。又當先治其私，而不可專尚威武，則利有所往也。皆戒之辭。

《彖》曰：「夬」，決也，剛決柔也；健而說，決而和。

說，音悅。釋卦名義而贊其德。

「揚于王庭」，柔乘五剛也；「孚號有厲」，其危乃光也；「告自邑，不利即戎」，所尚乃窮也；「利有攸往」，剛長乃終也。

長，丁丈反。此釋卦辭。「柔乘五剛」，以卦體言，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，是其罪也。「剛長乃終」，謂一變則爲純乾也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於天，夬；君子以施祿及下，居德則忌。

上，時掌反。施，始豉反。「澤上於天」，潰決之勢也。「施祿及下」，潰決之意也。「居德則忌」，未詳。

初九，壯于前趾，往不勝爲咎。

前，猶進也。當決之時，居下任壯，不勝宜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勝」而「往」，咎也。

九二，惕號，莫夜有戎，勿恤。

莫，音暮。九二當決之時，剛而居柔，又得中道，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，而「莫夜有戎」，亦可无患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戎」「勿恤」，得中道也。

九三，壯于頄，有凶。君子夬夬，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，无咎。

頄，求龜反。頄，顴也。九三當決之時，以剛而過乎中，是欲決小人，而剛壯見于面目也，如是則有凶道矣。然在衆陽之中，獨與上六爲應，若能果決，其決不係

私愛，則雖合於上六，如「獨行遇雨」，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愠。然終必能決，去小人而无所咎也。溫嶠之於王敦，其事類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夬夬，終无咎也。」

九四，臀无膚，其行次且；牽羊悔亡，聞言不信。

臀，徒敦反；次，七私反；且，七余反，《姤》卦同。以陽居陰，不中不正，居則不安，行則不進，若不與衆陽競進，而安出其後，則可以亡其悔。然當決之時，志在上進，必不能也。占者聞言而信，則轉凶而吉矣。「牽羊」者，當其前則不進，縱之使前而隨其後，則可以行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其行次且，位不當也；聞言不信，聰不明也。」

九五，莧陸夬夬，中行无咎。

莧，閑辨反。莧陸，今馬齒莧，感陰氣之多者。九五當決之時，爲決之主，而切近上六之陰，如「莧陸」然。若決而決之，而又不爲過暴，合於「中行」，則「无咎」矣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中行无咎，中未光也。」

程《傳》備矣。《傳》曰：「卦辭言『夬夬』，則於『中行』爲『无咎』矣。《象》復盡其

義云：「中未光也。」夫人心正意識，乃能極中正之道，而充實光輝。五心有所比，以義之不可而決之，雖行於外，不失中正之義，可以「无咎」。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。蓋人心一有所欲，則離道矣。夫子於此，示人之意深矣。」

上六，无號，終有凶。

陰柔小人，居窮極之時，黨類已盡，无所號呼，終必有凶也。占者有君子之德，則其敵當之，不然反是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號」之「凶」，終不可長也。

䷵（巽下乾上）姤：女壯，勿用取女。

姤，古后反。取，七喻反。姤，遇也。決盡則爲純乾，四月之卦。至《姤》然後一陰可見，而爲五月之卦。以其本非所望，而卒然值之，如不期而遇者，故爲遇。遇已非正，又一陰而遇五陽，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。取以自配，必害乎陽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彖》曰：姤，遇也，柔遇剛也。

釋卦名。

「勿用取女」，不可與長也。

釋卦辭。

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也；

以卦體言。

剛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

指九五。

姤之時義大矣哉！

幾微之際，聖人所謹。

《象》曰：天下有風，姤；后以施命誥四方。

初六，繫于金柅，貞吉；有攸往，見凶，羸豕孚蹢躅。

柅，乃李反，又女紀反。柅，所以止車，以金爲之，其剛可知。一陰始生，靜正則吉，往進則凶，故以二義戒小人，使不害於君子，則有吉而无凶。然其勢不可止也，故以「羸豕」「蹢躅」曉君子，使深爲之備云。

《象》曰：「繫于金柅」，柔道牽也。

牽，進也。以其進，故止之。

九二，包有魚，无咎；不利賓。

魚，陰物。二與初遇，爲包有魚之象。然制之在己，故猶可以「无咎」。若不制而使遇於衆，則其爲害廣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包有魚」，義不及賓也。

九三，臀无膚，其行次且；厲，无大咎。

九三過剛不中，下不遇於初，上无應於上，居則不安，行則不進，故其象占如此。然既无所遇，则无陰邪之傷。故雖危厲，而「无大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其行次且」，行未牽也。

九四，包无魚，起凶。

初六正應，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无魚」之「凶」，遠民也。

遠，袁萬反。民之去己，猶己遠之。

九五，以杞包瓜；含章，有隕自天。

瓜，陰物之在下者，甘美而善潰。杞，高大堅實之木也。五以陽剛中正，主卦於上，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，其象如此。然陰陽迭勝，時運之常，若能含晦章美，靜

以制之，則可以回造化矣。「有隕自天」，本无而倏有之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五「含章」，中正也；「有隕自天」，志不舍命也。

舍，音捨。

上九，姤其角；吝，无咎。

角，剛乎上者也。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，不得其遇，故其象占與九三類。

《象》曰：「姤其角」，上窮吝也。

䷁（坤下兌上）萃：亨，王假有廟，利見大人，亨，利貞；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。

假，更白反。萃，聚也。坤順兌說，九五剛中而二應之。又為澤上於地，萬物萃聚之象，故為萃。「亨」字衍文。「王假有廟」，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，王者卜祭之吉占也。《祭義》曰「公假于太廟」是也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。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，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。物既聚，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。然又必利於正，所聚不正，則亦不能亨也。大牲必聚而後有，聚則可以有所往，皆占吉而有戒之辭。

《彖》曰：「萃」，聚也。順以說，剛中而應，故聚也。

說，音悅。以卦德、卦體釋卦名義。

「王假有廟」，致孝享也；「利見大人，亨」，聚以正也；「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」，順天命也。

釋卦辭。

觀其所聚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極言其理而贊之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於地，萃；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
上，時掌反。「除」者，修而聚之之謂。

初六，有孚不終，乃亂乃萃；若號，一握爲笑，勿恤，往无咎。

號，平聲。初六上應九四，而隔於二陰，當萃之時，不能自守，是「有孚」而「不終」，志亂而妄聚也。若呼號正應，則衆以「爲笑」，但「勿恤」而往從正應，則「无咎」矣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乃亂乃萃」，其志亂也。

六二，引吉，无咎；孚乃利用禴。

禴，羊略反。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，必牽引以萃，乃「吉」而「无咎」。又二中正柔順，虛中以上應。九五剛健中正，誠實而下交，故卜祭者有其孚誠，則雖薄物，



亦可以祭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引吉，无咎」，中未變也。

六三，萃如嗟如，无攸利；往无咎，小吝。

六三陰柔不中不正，上无應與，欲求萃於近而不得，故「嗟如」而无所利。唯往從於上，可以「无咎」。然不得其萃，困然後往，復得陰極无位之爻，亦可小羞矣。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，而遠結正應之窮交，則无咎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往无咎」，上巽也。

九四，大吉，无咎。

上比九五，下比衆陰，得其萃矣。然以陽居陰不正，故戒占者必大吉，然後得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吉，无咎」，位不當也。

九五，萃有位，无咎；匪孚，元永貞，悔亡。

九五剛陽中正，當萃之時而居尊，固「无咎」矣。若有未信，則亦修其「元永貞」之德，而「悔亡」矣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萃有位」，志未光也。

未光，謂「匪孚」。

上六，齋咨涕洟，无咎。

齋，音咨，又將啼反。洟，音夷，《象》同。處萃之終，陰柔无位，求萃不得，故戒占者必如是，而後可以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齋咨涕洟」，未安上也。

䷮（巽下坤上）升：元亨，用見大人，勿恤。南征吉。

升，進而上也。卦自《解》來，柔上居四，內巽外順，九二剛中而五應之，是以其占如此。「南征」，前進也。

《彖》曰：柔以時升。

以卦變釋卦名。

巽而順，剛中而應，是以大亨。

以卦德、卦體釋卦辭。

「用見大人，勿恤」，有慶也；「南征吉」，志行也。

《象》曰：地中生木，升；君子以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

王肅本「順」作「慎」。今按他書引此，亦多作「慎」，意尤明白，蓋古字通用也。說見上篇《蒙》卦。

初六，允升，大吉。

初以柔順居下，巽之主也。當升之時，巽於二陽，占者如之，則信能「升」而「大吉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允升，大吉」，上合志也。

九二，孚乃利用禴，无咎。

義見《萃》卦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之「孚」，有喜也。

九三，升虛邑。

陽實陰虛，而坤有國邑之象。九三以陽剛當升時，而進臨於坤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升虛邑」，无所疑也。

六四，王用亨于岐山，吉，无咎。

義見《隨》卦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王用亨于岐山」，順事也。

以順而升，登祭于山之象。

六五，貞吉，升階。

以陰居陽，當升而居尊位，必能正固，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。階，升之易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貞吉，升階」，大得志也。

上六，冥升，利于不息之貞。

以陰居升極，昏冥不已者也。占者遇此，无適而利，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，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。

《象》曰：「冥升」在上，消不富也。

䷮（坎下兌上）困：亨，貞，大人吉，无咎；有言不信。

困者，窮而不能自振之義，坎剛爲兌柔所揜。九二爲二陰所揜，四五爲上六所揜，所以爲困。坎險兌說，處險而說，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。二五剛中，又有大人之象，占者處困能亨，則得其正矣。非大人其孰能之？故曰貞。又曰「大人」者，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。「有言不信」，又戒以當務晦默，不可尚口，益取困窮。

《彖》曰：困，剛揜也。

以卦體釋卦名。

險以說，困而不失其所「亨」，其唯君子乎？「貞，大人吉」，以剛中也；「有言不信」，尚口乃窮也。

說，音悅。以卦德、卦體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澤无水，困；君子以致命遂志。

水下漏，則澤上枯，故曰：「澤无水。」致命，猶言授命，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。能如是，則雖困而亨矣。

初六，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歲不覿。

臀，物之底也。困于株木，傷而不能安也。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，居暗之甚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入于幽谷」，幽不明也。

九二，困于酒食，朱紱方來，利用亨祀；征凶，无咎。

紱，音弗。亨，讀作享。困于酒食，厭飫苦惱之意。酒食，人之所欲，然醉飽過宜，則是反爲所困矣。朱紱方來，上應之也。九二有剛中之德，以處困時，雖无凶害，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，故其象如此，而其占利以享祀，若征行則非其時，故

凶，而於義爲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困于酒食」，中有慶也。

六三，困于石，據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

陰柔而不中正，故有此象，而其占則凶。石，指四；蒺藜，指二；宮，謂三，而妻則六也。其義則《繫辭》備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據于蒺藜」，乘剛也；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」，不祥也。

九四，來徐徐，困于金車，吝，有終。

初六，九四之正應。九四處位不當，不能濟物，而初六方困於下，又爲九二所隔，故其象如此。然邪不勝正，故其占雖爲可吝，而必有終也。金車，爲九二，象未詳。疑坎有輪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來徐徐」，志在下也；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。

九五，劓刖，困于赤紱，乃徐有說，利用祭祀。

劓，音見《睽》。刖，音月。說，音悅。劓刖者，傷於上下，上下既傷，則「赤紱」无所用而反爲困矣。九五當困之時，上爲陰揜，下則乘剛，故有此象。然剛中而說體，故能遲久而有說也。占具象中，又「利用祭祀」，久當獲福。

《象》曰：「劓刖」，志未得也。「乃徐有說」，以中直也。「利用祭祀」，受福也。

上六，困于葛藟，于臲臲，曰動悔；有悔，征吉。

藟，力軌反。臲，五結反。臲，五骨反。以陰柔處困極，故有「困于葛藟，于臲臲，曰動悔」之象。然物窮則變，故其占曰，若能有悔，則可以征而吉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困于葛藟」，未當也；「動悔，有悔」，吉行也。

䷯（巽下坎上）井：改邑不改井，无喪无得，往來井井；汔至，亦未繙井，羸其瓶，凶。

喪，息浪反。汔，許訖反。繙，音橘。羸，律裴反。井者，穴地出水之處。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，而上出其水，故爲井。改邑不改井，故「无喪无得」，而往者來者，皆井其井也。汔，幾也。繙，綆也。羸，敗也。汲井幾至，未盡綆而敗其瓶，則凶也。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，而又當敬勉，不可幾成而敗也。

《彖》曰：巽乎水而上水，井；井養而不窮也。

上，時掌反。以卦象釋卦名義。

「改邑不改井」，乃以剛中也。「汔至，亦未繙井」，未有功也。「羸其瓶」，是以凶也。

以卦體釋卦辭。「无喪无得，往來井井」，兩句意與「不改井」同，故不復出。剛

中，以二五而言。「未有功」而敗其瓶，所以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木上有水，井；君子以勞民勸相。

上，如字，又時掌反。勞，力報反。相，息亮反。木上有水，津潤上行，井之象也。勞民者，以君養民。勸相者，使民相養，皆取「井養」之義。

初六，井泥不食，舊井无禽。

泥，乃計反。井以陽剛爲泉，上出爲功。初六以陰居下，故爲此象。蓋井不泉而泥，則人所不食，而禽鳥亦莫之顧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井泥不食」，下也。「舊井无禽」，時舍也。

舍，音捨。言爲時所棄。

九二，井谷射鮒，甕敝漏。

谷，餘六反，音育。射，石亦反。鮒，音附。九二剛中，有泉之象。然上无正

應，下比初六，功不上行，故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井谷射鮒」，无與也。

九三，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恻；可用汲，王明並受其福。

渫，息列反。渫，不停污也。井渫不食而使人「心恻」，「可用汲」矣。王明，則



汲井以及物，而施者受者，並受其福也。九三以陽居陽，在下之上，而未爲時用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井渫不食」，行惻也。求「王明」，受福也。

行惻者，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。

六四，井甃，无咎。

甃，側救反。以六居四，雖得其正，然陰柔不泉，則但能脩治而不及物之功，故其象爲「井甃」，而占則「无咎」。占者能自脩治，則雖无及物之功，而亦可以「无咎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井甃无咎」，脩井也。

九五，井冽，寒泉食。

冽，音列。冽，潔也。陽剛中正，功及於物，故爲此象。占者有其德，則契其象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寒泉」之「食」，中正也。

上六，井收勿幕，有孚元吉。

收，詩救反，又如字。幕，音莫。收，汲取也。晁氏云：收，鹿盧收緝者也。亦

通。幕，蔽覆也。有孚，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。井以上出爲功，而坎口不揜。故上六雖非陽剛，而其象如此。然占者應之，必「有孚」乃「元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元吉」在上，大成也。

䷰（離下兌上）革：巳日乃孚，元亨，利貞，悔亡。

革，變革也。兌澤在上，離火在下，火然則水乾，水決則火滅。中少二女，合爲一卦，而少上中下，志不相得，故其卦爲革也。變革之初，人未之信，故必巳日而後信。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，而外有和說之氣，故其占爲有所更革，皆大亨而得其正，所革皆當，而所革之悔亡也。一有不正，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。

《彖》曰：革，水火相息；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

以卦象釋卦名義。大略與《睽》相似，然以相違而爲《睽》，相息而爲《革》也。息，滅息也，又爲生息之義。滅息而後生息也。

「巳日乃孚」，革而信之；文明以說，大「亨」以正，革而當，其「悔」乃「亡」。

說，音悅。當，去聲。以卦德釋卦辭。

天地革而四時成。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革之時大矣哉！

極言而贊其大也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中有火，革；君子以治歷明時。

治，平聲。四時之變，革之大者。

初九，鞏用黃牛之革。

鞏，九勇反。雖當革時，居初无應，未可有爲，故爲此象。鞏，固也。黃，中色。牛，順物。革，所以固物，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。其占爲當堅確固守，而不可以有爲，聖人之於變革，其謹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鞏用黃牛」，不可以有爲也。

六二，巳日乃革之，征吉，无咎。

六二柔順，中正而爲文明之主，有應於上，於是可以革矣。然必「巳日」，然後「革之」，則「征吉」而「无咎」。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巳日」「革之」，行有嘉也。

九三，征凶，貞厲；革言三就，有孚。

過剛不中，居離之極，躁動於革者也。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，然其時則當革，故至於「革言三就」，則亦「有孚」而可革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革言三就」，又何之矣！

言已審。

九四，悔亡，有孚，改命吉。

以陽居陰，故有悔。然卦已過中，水火之際，乃革之時，而剛柔不偏，又革之用也，是以「悔亡」。然又必「有孚」，然後革乃可獲「吉」。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，又必有信，乃「悔亡」而得「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改命」之「吉」，信志也。

九五，大人虎變，未占有孚。

虎，大人之象。變，謂希革而毛毯也。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，順天應人之時也。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，故有此象。占而得此，則有此應。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，人已信其如此，乃足以當之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大人虎變」，其文炳也。

上六，君子豹變，小人革面；征凶，居貞吉。

革道已成，君子如豹之變，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。不可以往，而居正則吉。變革之事，非得已者，不可以過，而上六之才，亦不可以有行也，故占者如之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豹變」，其文蔚也；「小人革面」，順以從君也。

蔚，紆胃反。

䷱（巽下離上）鼎：元吉，亨。

鼎，烹飪之器。爲卦下陰爲足，二三四陽爲腹，五陰爲耳，上陽爲鉉，有鼎之象。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，鼎之用也，故其卦爲鼎。下巽，巽也。上離爲目，而五爲耳，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。卦自《巽》來，陰進居五，而下應九二之陽，故其占曰「元亨」。吉，衍文也。

《彖》曰：鼎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亨飪也。聖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養聖賢。

亨，普庚反。飪，入甚反。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，因極其大而言之：享帝貴誠，用犢而已；養賢則饗飧牢禮當極其盛，故曰「大亨」。

巽而耳目聰明，柔進而上行，得中而應乎剛，是以元亨。

上，時掌反。以卦象、卦變、卦體釋卦辭。

《象》曰：木上有火，鼎；君子以正位凝命。

鼎，重器也，故有「正位凝命」之意。凝，猶「至道不凝」之凝。《傳》所謂「協于

上下，以承天休」者也。

初六，鼎顛趾，利出否；得妾以其子，无咎。

出，尺遂反，又如字。否，音鄙。居鼎之下，鼎趾之象也。上應九四則顛矣，然當卦初，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。因其顛而出之，則爲利矣。得妾而因得其子，亦猶是也。此爻之象如此，而其占「无咎」。蓋因敗以爲功，因賤以致貴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鼎顛趾，未悖也；「利出否」，以從貴也。」

「鼎」而「顛趾」，「悖」道也。而因可出否以從貴，則未爲悖也。從貴，謂應四，亦爲取新之意。

九二，鼎有實；我仇有疾，不我能即，吉。

仇，音求。以剛居中，鼎有實之象也。我仇，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，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。二能以剛中自守，則初雖近，不能以就之，是以其象如此。而其占爲如是，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鼎有實」，慎所之也；「我仇有疾」，終无尤也。

有實而不慎其所往，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矣。

九三，鼎耳革，其行塞。雉膏不食，方雨虧悔，終吉。

行，下孟反。塞，悉則反。以陽居鼎腹之中，本有美實者也。然以過剛失中，越五應上，又居下之極，爲變革之時，故爲「鼎耳」方「革」，而不可舉移。雖承上卦文明之腴，有「雉膏」之美，而不得以爲人之食。然以陽居陽，爲得其正，苟能自守，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。占者如是，則初雖不利而「終」得「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鼎耳革」，失其義也。

九四，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

折，之舌反。覆，方服反。餗，送六反。渥，乙角反。晁氏曰：形渥，諸本作「刑剗」，謂重刑也。今從之。九四居上，任重者也，而下應初六之陰，則不勝其任矣。故其象如此，而其占凶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覆公餗」，信如何也？

言失信也。

六五，鼎黃耳，金鉉，利貞。

鉉，玄典反。五於象爲耳，而有中德，故云「黃耳」。金，堅剛之物。鉉，貫耳以舉鼎者也。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。或曰，金鉉以上九而言，更詳之。

《象》曰：「鼎黃耳」，中以為實也。

上九，鼎玉鉉，大吉，无不利。

上於象為鉉，而以陽居陰，剛而能溫，故有玉鉉之象。而其占為「大吉，无不利」，蓋有是德，則如其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玉鉉」在上，剛柔節也。

䷲（震下震上）震：亨。震來虩虩，笑言啞啞；震驚百里，不喪匕鬯。

虩，許逆反。啞，烏客反。喪，息浪反。匕，必以反。鬯，勅亮反。震，動也。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，震而動也，其象為雷，其屬為長子，震有亨道。震來，當震之來時也。虩虩，恐懼驚顧之貌。震驚百里，以雷言匕，所以舉鼎實。鬯，以秬黍酒和鬱金，所以灌地降神者也。不喪匕鬯，以長子言也。此卦之占，為能恐懼則致福，而不失其所主之重。

《彖》曰：震，「亨」。

《震》有亨道，不待言也。

「震來虩虩」，恐致福也；「笑言啞啞」，後有則也。



恐致福，恐懼以致福也。則，法也。

「震驚百里」，驚遠而懼邇也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以爲祭主也。

程子以爲「邇也」下，脫「不喪匕鬯」四字。今從之。出，謂繼世而主祭也。或云，出即鬯字之誤。

《象》曰：洊雷，震；君子以恐懼脩省。

洊，在薦反。省，悉井反。

初九，震來虩虩，後笑言啞啞，吉。

成《震》之主，處《震》之初，故其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來虩虩」，恐致福也；「笑言啞啞」，後有則也。

六二，震來厲，億喪貝，躋于九陵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躋，子西反。六二乘初九之剛，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。億字未詳。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。然柔順中正，足以自守，故不求而自獲也。此爻占具象中。但「九陵」、「七日」之象，則未詳耳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來厲」，乘剛也。

六三，震蘇蘇，震行无眚。

蘇蘇，緩散自失之狀，以陰居陽，當震時而居不正，是以如此。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，則可以无咎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蘇蘇」，位不當也。

九四，震遂泥。

泥，乃計反。以剛處柔，不中不正，陷於二陰之間，不能自震也。遂者，无反之意。泥，滯溺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遂泥」，未光也。

六五，震往來，厲；億无喪，有事。

喪，息浪反。以六居五而處震時，无時而不危也。以其得中，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。占者不失其中，則雖危无喪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往來厲」，危行也；其事在中，大无喪也。

上六，震索索，視矍矍，征凶。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鄰，无咎，婚媾有言。

索，桑落反。矍，俱縛反。以陰柔處震極，故爲「索索」、「矍矍」之象。以是而行，其凶必矣。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，恐懼脩省，則可以「无咎」，而亦不能免於「婚媾」之「有言」。戒占者當如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震索索」，中未得也；雖「凶」「无咎」，畏鄰戒也。

中，謂中心。

䷳（艮下艮上）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，无咎。

艮，止也。一陽止於二陰之上，陽自下降，極上而止也。其象爲山，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，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。其占則必能止於背，而不有其身，「行其庭」，而「不見其人」，乃「无咎」也。蓋身，動物也。唯背爲止。艮其背，則止於所當止也。止於所當止，則不隨身而動矣，是不有其身也。如是，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，而亦不見其人矣。蓋「艮其背」而「不獲其身」者，止而止也。「行其庭」而「不見其人」者，行而止也。動靜各止其所，而皆主夫靜焉，所以得无咎也。

《象》曰：艮，止也。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；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。

此釋卦名，艮之義則止也。然行止各有其時，故時止而止，止也；時行而行，亦止也。艮體篤實，故又有光明之義。《大畜》於艮，亦以輝光言之。

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上下敵應，不相與也。是以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，无咎」也。

此釋卦辭。易背爲止，以明背即止也。背者，止之所也。以卦體言，內外之

卦，陰陽敵應而「不相與也」。不相與，則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而「无咎」矣。晁氏云：艮其「止」，當依卦辭作「背」。

《象》曰：兼山，艮；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

初六，艮其趾，无咎，利永貞。

以陰柔居艮初，爲艮趾之象。占者如之，則「无咎」。而又以其陰柔，故又戒其「利永貞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艮其趾」，未失正也。

六二，艮其腓，不拯其隨，其心不快。

拯，之凌反。六二居中得正，既止其腓矣。三爲限，則腓所隨也。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，二雖中正而體柔弱，不能往而拯之，是以「其心不快」也。此爻占在象中，下爻放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拯其隨」，未退聽也。

三止乎上，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。

九三，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厲薰心。

夤，引真反。限，身上下之際，即腰胯也。夤，脊也，止于腓，則不進而已。九

三以過剛不中，當限之處，而「艮其限」，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，如「列其夤」矣。危厲薰心，不安之甚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艮其限」，危「薰心」也。

六四，艮其身，无咎。

以陰居陰，時止而止，故爲「艮其身」之象，而占得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艮其身」，止諸躬也。

六五，艮其輔，言有序，悔亡。

六五當輔之處，故其象如此，而其占「悔亡」也。悔，謂以陰居陽。

《象》曰：「艮其輔」，以中正也。

「正」字義文，叶韻可見。

上九，敦艮，吉。

以陽剛居止之極，敦厚於止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敦艮」之「吉」，以厚終也。

䷳（艮下巽上）漸：女歸吉，利貞。

新學網  
PDG

漸，漸進也。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，爲不遽進之義，有「女歸」之象焉。又自二至五，位皆得正，故其占爲「女歸吉」。而又戒以「利貞」也。

《彖》曰：漸之進也，「女歸吉」也。

「之」字疑衍，或是「漸」字。

進得位，往有功也；進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。

以卦變釋「利貞」之意。蓋此卦之變，自《渙》而來，九進居三，自《旅》而來，九進居五，皆爲得位之正。

其位，剛得中也；

以卦體言，謂九五。

止而巽，動不窮也。

以卦德言，漸進之義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木，漸；君子以居賢德善俗。

二者皆當以漸而進。疑「賢」字衍，或「善」下有脫字。

初六，鴻漸于干；小子厲，有言，无咎。

鴻之行有序，而進有漸。干，水涯也。始進於下，未得所安，而上復无應，故其

象如此。而其占則爲「小子厲」，雖「有言」而於義則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小子」之「厲」，義「无咎」也。

六二，鴻漸于磐，飲食衎衎，吉。

衎，苦旦反。磐，大石也。漸遠於水，進於磐而益安矣。衎衎，和樂意。六二柔順中正，進以其漸，而上有九五之應，故其象如此，而占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飲食衎衎」，不素飽也。

「素飽」，如《詩》言「素餐」。得之以道，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。

九三，鴻漸于陸，夫征不復，婦孕不育，凶；利禦寇。

復，房六反。鴻，水鳥，陸非所安也。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，故其象如此。而其占「夫征」則「不復」，「婦孕」則「不育」，凶莫甚焉。然以其過剛也，故「利禦寇」。

《象》曰：「夫征不復」，離羣醜也；「婦孕不育」，失其道也；「利」用「禦寇」，順相保也。

離，力智反。

六四，鴻漸于木，或得其桷，无咎。

桷，音角。鴻不木棲，桷，平柯也，或得平柯，則可以安矣。六四乘剛而順巽，

故其象如此，占者如之，則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或得其桷，順以巽也。」

九五，鴻漸于陵，婦三歲不孕；終莫之勝，吉。

陵，高阜也。九五居尊，六二正應在下，而爲三、四所隔，然終不能奪其正也。故其象如此，而占者如是，則「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終莫之勝，吉」，得所願也。

上九，鴻漸于陸，其羽可用爲儀，吉。

胡氏、程氏皆云，「陸」當作「逵」，謂雲路也。今以韻讀之，良是。儀，羽旄旌纛之飾也。上九至高，出乎人位之外，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，位雖極高，而不爲无用之象。故其占爲如是，則「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其羽可用爲儀，吉」，不可亂也。

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，其志卓然，豈可得而亂哉！

䷵（兑下震上）歸妹：征凶，无攸利。

婦人謂嫁曰歸。妹，少女也。兑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，而其情又爲以說而動，



皆非正也，故卦爲「歸妹」。而卦之諸爻，自二至五，皆不得正，三五又皆以柔乘剛，故其占「征凶」而无所利也。

《彖》曰：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興；歸妹，人之終始也。

釋卦名義也。歸者，女之終；生育者，人之始。

說以動，所歸妹也；

說，音悅。又以卦德言之。

「征凶」，位不當也；「无攸利」，柔乘剛也。

又以卦體釋卦辭。男女之交，本皆正理。唯若此卦，則不得其正也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有雷，歸妹；君子以永終知敝。

雷動澤隨，「歸妹」之象。君子觀其合之不正，知其終之有敝也。推之事物，莫不皆然。

初九，歸妹以娣，跛能履，征吉。

娣，音弟。跛，波我反。初九居下而无正應，故爲「娣」象。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，但爲娣之賤，僅能承助其君而已，故又爲「跛能履」之象。而其占則「征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歸妹以娣」，以恒也；「跛能履」「吉」，相承也。

恒，謂有常久之德。

九二，眇能視，利幽人之貞。

眇能視，承上爻而言。九二陽剛得中，女之賢也。上有正應，而反陰柔不正，乃女賢而配不良，不能大成內助之功，故爲「眇能視」之象。而其占則「利幽人之貞」也。幽人，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利幽人之貞」，未變常也。

六三，歸妹以須，反歸以娣。

六三陰柔而不中正，又爲說之主。女之不正，人莫之取者也。故爲未得所適，而「反歸」爲「娣」之象。或曰：須，女之賤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歸妹以須」，未當也。

九四，歸妹愆期，遲歸有時。

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，賢女不輕從人，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。正與六三相反。

《象》曰：「愆期」之志，有待而行也。

六五，帝乙歸妹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；月幾望，吉。

袂，彌計反。六五柔中居尊，下應九二。尚德而不貴飾，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。然女德之盛，无以加此，故又爲「月幾望」之象。而占者如之則「吉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帝乙歸妹」，「不如其娣之袂良」也；其位在中，以貴行也。

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，故不尚飾。

上六，女承筐，无實；士刲羊，无血。无攸利。

刲，苦圭反。上六以陰柔居《歸妹》之終而无應，約婚而不終者也。故其象如此，而於占爲无所利也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「无實」，「承」虚「筐」也。

䷵（離下震上）豐：亨，王假之；勿憂，宜日中。

假，更白反。豐，大也。以明而動，盛大之勢也，故其占有「亨」道焉。然王者至此，盛極當衰，則又有「憂」道焉，聖人以爲徒憂无益，但能守常，不至於過盛則可矣。故戒以「勿憂」「宜日中」也。

《彖》曰：豐，大也；明以動，故豐。

以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王假之」，尚大也；「勿憂，宜日中」，宜照天下也。

釋卦辭。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；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

此又發明卦辭外意，言不可過中也。

《象》曰：雷電皆至，豐；君子以折獄致刑。

折，之舌反。取其威照並行之象。

初九，遇其配主，雖旬无咎，往有尚。

配主，謂四。旬，均也，謂皆陽也。當豐之時，明動相資，故初九之遇九四，雖

皆陽剛，而其占如此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雖旬无咎」，過旬災也。

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，亦爻辭外意。

六二，豐其蔀，日中見斗，往得疑疾，有孚發若，吉。

蔀，音部。六二居豐之時，為離之主，至明者也。而上應六五之柔暗，故為豐蔀「見斗」之象。蔀，障蔽也。大其障蔽，故日中而昏也。往而從之，則昏暗之主，

必反見疑，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。戒占者宜如是也。虛中，「有孚」之象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孚發若」，信以發志也。

九三，豐其沛，日中見沬；折其右肱，无咎。

沬、昧同莫佩反。折，食列反。沛，一作旆，謂旛幔也，其蔽甚於蔀矣。沬，小星也。三處明極而應上六，雖不可用，而非咎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豐其沛」，不可大事也；「折其右肱」，終不可用也。

九四，豐其蔀，日中見斗，遇其夷主，吉。

象與六二同。夷，等夷也，謂初九也。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，下就同德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豐其蔀」，位不當也；「日中見斗」，幽不明也；「遇其夷主」，吉行也。

六五，來章，有慶譽，吉。

質雖柔暗，若能來致天下之明，則「有慶譽」而「吉」矣。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。占者能如是，則如其占矣。

《象》曰：六五之「吉」，有慶也。

上六，豐其屋，蔀其家，闔其戶，闔其無人，三歲不覿，凶。

闔，古鴟反。以陰柔居豐極，處動終，明極而反暗者也，故爲「豐」大「其屋」而

反以自蔽之象。「无人」、「不覿」，亦言障蔽之深，其凶甚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豐其屋」，天際翔也；「闔其戶，闔其无人」，自藏也。

藏，謂障蔽。

䷷(艮下離上)旅：小亨，旅貞吉。

旅，羈旅也。山止於下，火炎於上，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，故爲旅。以六五得中於外，而順乎上下之二陽。艮止而離麗於明，故其占可以小亨。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。旅非常居，若可苟者，然道无不在。故自有其正，不可須臾離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旅，小亨」，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，止而麗乎明，是以「小亨，旅貞吉」也。

以卦體、卦德釋卦辭。

旅之時義大矣哉！

旅之時爲難處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火，旅；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。

慎用如山，不留如火。

初六，旅瑣瑣，斯其所取災。

當旅之時，以陰柔居下位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旅瑣瑣」，志窮災也。

六二，旅即次，懷其資，得童僕貞。

「即次」則安，懷資則裕，得其「童僕」之貞信，則无欺而有賴，旅之最吉者也。二有柔順中正之德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得童僕，貞」，終无尤也。

九三，旅焚其次，喪其童僕，貞厲。

喪，息浪反。《象》同。過剛不中，居下之上，故其象占如此。「喪其童僕」，則不止於失其心矣。故「貞」字連下句爲義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旅焚其次」，亦以傷矣；以旅與下，其義「喪」也。

以旅之時，而與下之道如此，義當喪也。

九四，旅于處，得其資斧，我心不快。

以陽居陰，處上之下。用柔能下，故其象占如此。然非其正位，又上无剛陽之與，下唯陰柔之應，故其心有所不快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旅于處」，未得位也。「得其資斧」，「心」未快也。

六五，射雉，一矢亡，終以譽命。

射，石亦反。雉，文明之物，離之象也。六五柔順文明，又得中道，爲離之主，故得此爻者，爲「射雉」之象。雖不无亡矢之費，而所喪不多，「終有譽命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終以譽命」，上逮也。

上逮，言其「譽命」聞於上也。

上九，鳥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後號咷；喪牛于易，凶。

喪，易，並去聲。上九過剛，處《旅》之上，離之極，驕而不順，凶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以旅在上，其義「焚」也；「喪牛于易」，終莫之聞也。

䷶（巽下巽上）巽：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見大人。

巽，入也。一陰伏於二陽之下，其性能巽以入也。其象爲風，亦取入義。陰爲主，故其占爲「小亨」。以陰從陽，故又利有所往。然必知所從，乃得其正，故又曰「利見大人」也。

《彖》曰：重巽以申命。



釋卦義也。巽順而入，必究乎下，命令之象。重巽，故爲「申命」也。

剛巽乎中正而志行，柔皆順乎剛，是以「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見大人」。

以卦體釋卦辭。「剛巽乎中正而志行」，指九五。柔謂初四。

《象》曰：隨風，巽；君子以申命行事。

隨，相繼之義。

初六，進退，利武人之貞。

初以陰居下，爲巽之主。卑巽之過，故爲「進退」不果之象。若以「武人之貞」處之，則有以濟其所不及，而得所宜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進退」，志疑也；「利武人之貞」，志治也。

九二，巽在牀下，用史、巫紛若，吉，无咎。

二以陽處陰而居下，有不安之意，然當巽之時，不厭其卑，而二又居中，不至已甚，故其占爲能過於巽，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，則可以「吉」而「无咎」，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紛若」之「吉」，得中也。

九三，頻巽，吝。

過剛不中，居下之上，非能巽者，勉爲屢失，「吝」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頻巽」之「吝」，志窮也。

六四，悔亡，田獲三品。

陰柔无應，承乘皆剛，宜有悔也。而以陰居陰，處上之下，故得「悔亡」。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。「三品」者，一爲乾豆，一爲賓客，一爲充庖。

《象》曰：「田獲三品」，有功也。

九五，貞吉，悔亡，无不利。无初有終。先庚三日，後庚三日，吉。

先，西薦反。後，胡豆反。九五剛健中正，而居巽體，故有悔。以有貞而吉也，故得亡其悔而「无不利」。有悔，是无初也。亡之，是有終也。庚，更也，事之變也。先庚三日，丁也。後庚三日，癸也。丁，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。癸，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。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，如是則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五之「吉」，位正中也。

上九，巽在牀下，喪其資斧，貞凶。

喪，息浪反。下同。巽在牀下，過於巽者也。喪其資斧，失所以斷也。如是，則雖貞亦凶矣。居巽之極，失其陽剛之德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巽在狀下」，上窮也；「喪其資斧」，正乎「凶」也。

正乎凶，言必凶。

䷹（兌下兌上）兌：亨，利貞。

兌，說也，一陰進乎二陽之上，喜之見乎外也。其象爲澤，取其說萬物，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。卦體剛中而柔外。剛中故說而亨，柔外故利於貞。蓋說有亨道，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，故其占如此。又柔外故爲說亨，剛中故利於貞，亦一義也。

《彖》曰：兌，說也。

說，音悅。下同。釋卦名義。

剛中而柔外，說以利貞，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。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；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；說之大，民勸矣哉！

先，西薦反，又如字。難，乃旦反。以卦體釋卦辭，而極言之。

《象》曰：麗澤，兌；君子以朋友講習。

兩澤相麗，互相滋益，朋友講習，其象如此。

初九，和兌，吉。

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，又无係應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和兌」之「吉」，行未疑也。

居卦之初，其說也正，未有所疑也。

九二，孚兌，吉，悔亡。

剛中爲「孚」，居陰爲「悔」。占者以孚而說，則「吉」而「悔亡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孚兌」之「吉」，信志也。

六三，來兌，凶。

陰柔不中正，爲兌之主。上无所應，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，凶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來兌」之「凶」，位不當也。

九四，商兌未寧，介疾有喜。

四上承九五之中正，而下比六三之柔邪，故不能決而商度，所說未能有定。然

質本陽剛，故能介然守正，而疾惡柔邪也。如此則有喜矣。象占如此，爲戒深矣。

《象》曰：九四之「喜」，有慶也。

九五，孚于剝，有厲。

剝，謂陰能剝陽者也。九五陽剛中正，然當說之時，而居尊位，密近上六。上六陰柔，爲說之主，處說之極，能妄說以剝陽者也。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，則有危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孚于剝」，位正當也。

與《履》九五同。

上六，引兌。

上六成說之主，以陰居說之極，引下二陽相與爲說，而不能必其從也。故九五當戒，而此爻不言其吉凶。

《象》曰：上六「引兌」，未光也。

䷖（坎下巽上）渙：亨，王假有廟，利涉大川，利貞。

渙，呼亂反。假，庚白反。渙，散也。爲卦下坎上巽，風行水上，離披解散之象，故爲渙。其變則本自《漸》卦，九來居二而得中，六往居三得九之位，而上同於四，故其占可亨。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，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。又以巽木坎水，舟楫之象，故「利涉大川」。其曰「利貞」，則占者之深戒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渙，亨」，剛來而不窮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。

上，如字，又時掌反。以卦變釋卦辭。

「王假有廟」，王乃在中也。

中，謂廟中。

「利涉大川」，乘木有功也。

《象》曰：風行水上，渙；先王以享于帝立廟。

皆所以合其散。

初六，用拯，馬壯，吉。

居卦之初，渙之始也。始渙而拯之，爲力既易，又有壯馬，其吉可知。初六非有濟渙之才，但能順乎九二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初六之「吉」，順也。

九二，渙奔其机，悔亡。

机，音几。九而居二，宜有悔也。然當渙之時，來而不窮，能亡其悔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，蓋九「奔」而二「机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渙奔其机」，得願也。



六三，渙其躬，无悔。

陰柔而不中正，有私於己之象也。然居得陽位，志在濟時，能散其私以得「无悔」，故其占如此。大率此上四爻，皆因渙以濟渙者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渙其躬」，志在外也。

六四，渙其羣，元吉；渙有丘，匪夷所思。

居陰得正，上承九五，當濟渙之任者也。下无應與，爲能散其朋黨之象，占者如是，則大善而吉。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，使所散者聚而若丘，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渙其羣，元吉」，光大也。

九五，渙汗其大號，渙王居，无咎。

陽剛中正，以居尊位。當渙之時，能散其號令，與其居積，則可以濟渙而「无咎」矣。故其象占如此。九五巽體，有號令之象。汗，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。渙王居，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。

《象》曰：「王居」「无咎」，正位也。

上九，渙其血，去逖出，无咎。

去，起呂反。上九以陽居渙極，能出乎渙，故其象占如此。血，謂傷害。遯，當作惕，與《小畜》六四同。言「渙其血」則「去」，渙其惕則出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渙其血」，遠害也。

遠，袁萬反。

䷺（兌下坎上）節：亨，苦節，不可貞。

節，有限而止也。爲卦下兌上坎，澤上有水，其容有限，故爲「節」。節固自有亨道矣。又其體陰陽各半，而二五皆陽，故其占得「亨」。然至於太甚則苦矣，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節，亨」，剛柔分而剛得中。

以卦體釋卦辭。

「苦節，不可貞」，其道窮也。

又以理言。

說以行險，當位以節，中正以通。

說，音悅。又以卦德、卦體言之。當位中正，指五。又坎爲通。



天地節而四時成；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。

極言節道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有水，節；君子以制數度，議德行。

行，下孟反。

初九，不出戶庭，无咎。

戶庭，戶外之庭也。陽剛得正，居節之初，未可以行，能節而止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出戶庭」，知通塞也。

塞，悉則反。

九二，不出門庭，凶。

門庭，門內之庭也。九二當可行之時，而失剛不正，上无應與，知節而不知通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出門庭，凶」，失時極也。

六三，不節若，則嗟若，无咎。

陰柔而不中正，以當節時，非能節者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節」之「嗟」，又誰「咎」也！

此「无咎」與諸爻異，言无所歸咎也。

六四，安節，亨。

柔順得正，上承九五，自然有節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安節」之「亨」，承上道也。

九五，甘節，吉，往有尚。

所謂當位以節，中正以通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甘節」之「吉」，居位中也。

上六，苦節，貞凶，悔亡。

居節之極，故爲「苦節」。既處過極，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。然禮奢寧儉，故雖有悔，而終得亡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苦節，貞凶」，其道窮也。

䷵（兌下巽上）中孚：豚魚吉，利涉大川，利貞。

孚，信也。爲卦二陰在內，四陽在外，而二五之陽，皆得其中，以一卦言之爲中

虛，以二體言之爲中實，皆孚信之象也。又下說以應上，上巽以順下，亦爲孚義。豚魚，无知之物。又木在澤上，外實內虛，皆舟楫之象。至信可感，「豚魚」涉險難，而不可以失其貞，故占者能致「豚魚」之應，則吉而「利涉大川」，又必利於貞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中孚」，柔在内而剛得中；說而巽，孚乃化邦也。

說，音悅。以卦體、卦德釋卦名義。

「豚魚吉」，信及豚魚也；「利涉大川」，乘木舟虛也。

以卦象言。

中孚以「利貞」，乃應乎天也。

信而正，則應乎天矣。

《象》曰：澤上有風，中孚；君子以議獄緩死。

風感水受，中孚之象。「議獄緩死」，中孚之意。

初九，虞吉，有他不燕。

他，湯何反。當中孚之初，上應六四，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。復有他焉，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，而不得其所安矣，戒占者之辭也。

《象》曰：初九「虞吉」，志未變也。

九二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；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

和，胡卧反。靡，亡池反。九二中孚之實，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，故有「鶴鳴」「子和」、「我」「爵」「爾靡」之象。鶴在陰，謂九居二。好爵，謂得中。靡與縻同。言懿德人之所好，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，而彼亦係戀之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其子和之」，中心願也。

六三，得敵，或鼓或罷，或泣或歌。

敵，謂上九，信之窮者。六三陰柔不中正，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，故不能自主，而其象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或鼓或罷」，位不當也。

六四，月幾望，馬匹亡，无咎。

幾，音機。望，无方反。六四居陰得正，位近於君，爲「月幾望」之象。馬匹，謂初與己爲匹，四乃絕之，而上以信於五，故爲「馬匹亡」之象。占者如是，則「无咎」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馬匹亡」，絕類上也。

上，上聲。

九五，有孚攣如，无咎。

攣，力圓反。九五剛健中正，中孚之實，而居尊位，爲孚之主者也。下應九二，與之同德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有孚攣如」，位正當也。

上九，翰音登于天，貞凶。

居信之極而不知變，雖得其貞，亦凶道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鷄曰翰音，乃巽之象。居巽之極，爲登于天。鷄非登天之物，而欲登天，信非所信而不知變，亦猶是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翰音登于天」，何可長也！

䷛（艮下震上）小過：亨，利貞；可小事，不可大事；飛鳥遺之音，不宜上，宜下，大吉。

小，謂陰也。爲卦四陰在外，二陽在內，陰多於陽，小者過也。既過於陽，可以「亨」矣。然必利於守貞，則又不可以不戒也。卦之二五，皆以柔而得中，故「可小事」。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，故「不可大事」。卦體內實外虛，如鳥之飛，其聲下

而不上，故能致「飛鳥遺音」之應，則「宜下」而「大吉」，亦不可大事之類也。

《彖》曰：小過，小者過而亨也。

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。

過以「利貞」，與時行也。柔得中，是以「小事吉」也。

以二五言。

剛失位而不中，是以「不可大事」也。

以三四言。

有「飛鳥」之象焉，「飛鳥遺之音」，不宜上，宜下，大吉，上逆而下順也。

以卦體言。

《象》曰：山上有雷，小過；君子以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。

山上有雷，其聲小過，三者之過，皆小者之過，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，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。《彖》所謂「可小事」而「宜下」者也。

初六，飛鳥以凶。

初六陰柔，上應九四，又居過時，上而不下者也。飛鳥遺音，不宜上，宜下。故其象占如此。郭璞《洞林》，占得此者，或致羽蟲之孽。

《象》曰：「飛鳥以凶」，不可如何也。

六二，過其祖，遇其妣；不及其君，遇其臣，无咎。

六二柔順中正，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，是過陽而反遇陰也。如此，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，是「不及君」而適「遇其臣」也。皆過而不過，守正得中之意，「无咎」之道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不及其君」，臣不可過也。

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，以臣不可過故也。

九三，弗過防之，從或戕之，凶。

戕，在良反。小過之時，事每當過然後得中，九三以剛居正，衆陰所欲害者也。而自恃其剛，不肯過爲之備，故其象占如此。若占者能過防之，則可以免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從或戕之」，凶如何也！

九四，无咎，弗過遇之；往厲必戒，勿用永貞。

當過之時，以剛處柔，過乎恭矣，「无咎」之道也。「弗過遇之」，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，往則過矣，故有厲而當戒。陽性堅剛，故又戒以「勿用永貞」。言當隨時之宜，不可固守也。或曰：弗過遇之，若以六二爻例，則當如此說；若依九三爻

例，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。未詳孰是，當闕以俟知者。

《象》曰：「弗過遇之」，位不當也；「往厲必戒」，終不可長也。

爻義未明，此亦當闕。

六五，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；公弋取彼在穴。

弋，餘職反。以陰居尊，又當陰過之時，不能有爲，而弋取六二以爲助，故有此象。在穴，陰物也。兩陰相得，其不能濟大事可知。

《象》曰：「密雲不雨」，已上也。

已上，太高也。

上六，弗遇過之；飛鳥離之，凶，是謂災眚。

眚，生領反。六以陰居動體之上，處陰過之極，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，故其象占如此。或曰：遇過，恐亦只當作「過遇」，義同九四，未知是否。

《象》曰：「弗遇過之」，已亢也。

䷵（離下坎上）既濟：亨小，利貞；初吉，終亂。

既濟，事之既成也。爲卦水火相交，各得其用。六爻之位，各得其正，故爲既



濟。亨小，當爲「小亨」。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，皆有警戒之意，時當然也。

《彖》曰：「既濟，亨」，小者亨也。

「濟」下疑脫「小」字。

「利貞」，剛柔正而位當也。

以卦體言。

「初吉」，柔得中也。

指六二。

「終」止則「亂」，其道窮也。

《象》曰：水在火上，既濟；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

初九，曳其輪，濡其尾，无咎。

曳，以制反。濡，音如。輪在下，尾在後，初之象也。曳輪則車不前，濡尾則狐不濟。既濟之初，謹戒如是，无咎之道，占者如是，則无咎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曳其輪」，義无咎也。

六二，婦喪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喪，息浪反。茀，力佛反。二以文明中正之德，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，宜得

行其志。而九五居既濟之時，不能下賢以行其道，故二有「婦喪其茀」之象。茀，婦車之蔽，言失其所以行也。然中正之道，不可終廢，時過則行矣。故又有「勿逐」而自「得」之戒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七日得」，以中道也。

九三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；小人勿用。

既濟之時，以剛居剛，「高宗伐鬼方」之象也。三年克之，言其久而後克。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。小人勿用，占法與《師》上六同。

《象》曰：「三年克之」，憊也。

憊，蒲拜反。

六四，繻有衣袽，終日戒。

繻，而朱反。袽，女居反。既濟之時，以柔居柔，能預備而戒懼者也。故其象如此。程子曰：繻當作濡。衣袽，所以塞舟之罅漏。

《象》曰：「終日戒」，有所疑也。

九五，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，實受其福。

東陽西陰，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，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。又當文王與

紂之事，故其象占如此。彖辭「初吉終亂」，亦此意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時也。」實受其福，吉大來也。

上六，濡其首，厲。

既濟之極，險體之上，而以陰柔處之，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。占者不戒，危之道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濡其首，厲」，何可久也！

䷾（坎下離上）未濟：亨；小狐汔濟，濡其尾，无攸利。

汔，許訖反。未濟，事未成之時也。水火不交，不相爲用，卦之六爻，皆失其位，故爲未濟。汔，幾也。幾濟而濡尾，猶未濟也。占者如此，何所利哉！

《彖》曰：「未濟，亨」，柔得中也。

指六五言。

「小狐汔濟」，未出中也；「濡其尾，无攸利」，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火在水上，未濟」；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

水火異物，各居其所，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。

初六，濡其尾，吝。

以陰居下，當未濟之初，未能自進，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「濡其尾」，亦不知極也。

「極」字未詳。考上下韻亦不叶，或恐是「敬」字，今且闕之。

九二，曳其輪，貞吉。

以九二應六五，而居柔得中，爲能自止而不進，得爲下之正也。故其象占如此。

《象》曰：九二「貞吉」，中以行正也。

九居二，本非正，以中故得正也。

六三，未濟，征凶，利涉大川。

陰柔不中正，居未濟之時，以征則凶。然以柔乘剛，將出乎坎，有「利涉」之象。

故其占如此。蓋行者可以水浮，而不可以陸走也。或疑「利」字上當有「不」字。

《象》曰：「未濟，征凶」，位不當也。

九四，貞吉，悔亡；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賞于大國。

以九居四，不正而有悔也。能勉而貞，則「悔亡」矣。然以不貞之資，欲勉而

貞，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。故爲「伐鬼方」，「三年」而受「賞」之象。

《象》曰：「貞吉，悔亡」，志行也。

六五，貞吉，无悔；君子之光，有孚，吉。

以六居五，亦非正也。然文明之主，居中應剛，虛心以求下之助，故得貞而吉且「无悔」，又有光輝之盛，信實而不妄，吉而又吉也。

《象》曰：「君子之光」，其暉「吉」也。

暉者，光之散也。

上九，有孚于飲酒，无咎；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

以剛明居未濟之極，時將可以有為，而自信自養以俟命，「无咎」之道也。若縱而不反，如狐之涉水而「濡其首」，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。

《象》曰：「飲酒」濡首，亦不知節也。

# 周易卷之三

## 繫辭上傳

傳，去聲。後同。

繫辭，本謂文王、周公所作之辭，繫于卦爻之下者，即今經文。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。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，故无經可附，而自分上下云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

斷，丁亂反。見，賢遍反。「天地」者，陰陽形氣之實體；「乾坤」者，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。「卑高」者，天地萬物上下之位；「貴賤」者，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。「動」者，陽之常；「靜」者，陰之常。「剛柔」者，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。「方」，謂事情所向，言事物善惡，各以類分。而「吉凶」者，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。「象」者，日月

星辰之屬；「形」者，山川動植之屬。「變化」者，易中著策卦爻，陰變爲陽，陽化爲陰者也。此言聖人作《易》，因陰陽之實體，爲卦爻之法象。莊周所謂「《易》以道陰陽」，此之謂也。

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。

盪，徒浪反。此言易卦之變化也。六十四卦之初，剛柔兩畫而已，兩相摩而爲四，四相摩而爲八，八相盪而爲六十四。

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；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

此變化之成象者。

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

此變化之成形者，此兩節，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，與上文相發明也。

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

知，猶主也。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。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。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，莫不如此。大抵陽先陰後，陽施陰受。陽之輕清未形，而陰之重濁有迹也。

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；

易，以豉反。乾健而動，即其所知，便能始物而无所難，故爲以易而知大始。坤順而靜，凡其所能，皆從乎陽而不自作，故爲以簡而能成物。

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；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；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；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

人之所爲，如乾之易，則其心明白，而人「易知」；如坤之簡，則其事要約而人「易從」。「易知」，則與之同心者多，故「有親」；「易從」，則與之協力者衆，故「有功」。「有親」則一於內，故「可久」；「有功」則兼於外，故「可大」。德，謂得於己者；業，謂成於事者。上言乾坤之德不同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，至此則可以爲賢矣。易簡，而天下之理得矣；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成位，謂成人之位。其中，謂天地之中。至此則體道之極功，聖人之能事，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### 右第一章

此章以造化之實，明作經之理。又言乾坤之理，分見於天地，而人兼體之也。

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。



象者，物之似也。此言聖人作《易》，觀卦爻之象，而繫以辭也。

剛柔相推，而生變化。

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，而陰或變陽，陽或化陰，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，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。

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；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

「吉凶」「悔吝」者，易之辭也。「失得」「憂虞」者，事之變也。得則吉，失則凶，「憂虞」雖未至凶，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。蓋「吉凶」相對，而「悔吝」居其中間，悔自凶而趨吉，吝自吉而向凶也。故聖人觀卦爻之中，或有此象，則繫之以此辭也。

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；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

柔變而趨於剛者，退極而進也。剛化而趨於柔者，進極而退也。既變而剛，則晝而陽矣。既化而柔，則夜而陰矣。六爻，初、二爲地，三、四爲人，五、上爲天。動，即變化也。極，至也。三極，天地人之至理。三才各一太極也。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。而變化之極，復爲剛柔。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，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。

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序也；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

樂，音洛。《易》之序，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。玩者，觀之詳。

是故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」。

象辭變已見上。凡單言變者，化在其中，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。

## 右第二章

此章言聖人作《易》，君子學《易》之事。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；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

彖，謂卦辭，文王所作者；爻，謂爻辭，周公所作者。象，指全體而言；變，指一節而言。

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；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；无咎者，善補過也。

此卦爻辭之通例。

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，齊小大者存乎卦，辯吉凶者存乎辭。

位，謂六爻之位。齊，猶定也。小，謂陰；大，謂陽。

憂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

上「悔」，平罪反。下「悔」，呼對反。介，謂辯別之端，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。

也。於此憂之，則不至於悔吝矣。震，動也。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，而可以无咎矣。

是故卦有大小，辭有險易；辭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

易，以豉反。小險大易，各隨所向。

### 右第三章

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。

《易》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

《易》書卦爻，具有天地之道，與之齊準。彌，如彌縫之彌，有終竟聯合之意；綸，有選擇條理之意。

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；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；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

此窮理之事。以者，聖人以《易》之書也，易者陰陽而已。「幽明」、「死生」、「鬼神」，皆陰陽之變，天地之道也。「天文」則有晝夜上下，「地理」則有南北高深。「原」者，推之於前；「反」者，要之於後。陰精陽氣，聚而成物，神之伸也；魂游魄

降，散而爲變，鬼之歸也。

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

知，音智。樂，音洛。「知命」之知，如字。此聖人盡性之事也。天地之道，知仁而已。「知周萬物」者，天也。「道濟天下」者，地也。知且仁，則知而不過矣。「旁行」者，行權之知也。「不流」者，守正之仁也。既樂天理，而又知天命，故能無憂，而其知益深，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，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，蓋仁者愛之理，愛者仁之用，故其相爲表裏如此。

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《易》无體。

此聖人至命之事也。範，如鑄金之有模範；圍，匡郭也。天地之化无窮，而聖人爲之範圍，不使過於中道，所謂裁成者也。通，猶兼也。「晝夜」，即「幽明」、「生死」、「鬼神」之謂。如此，然後可見至神之妙，无有方所，易之變化，无有形體也。

#### 右第四章

此章言《易》道之大，聖人用之如此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。

陰陽迭運者，氣也。其理則所謂道。

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

道具於陰而行乎陽。繼，言其發也。善，謂化育之功，陽之事也。成，言其具也。性，謂物之所受，言物生則有性，而各具是道也，陰之事也。周子、程子之書，言之備矣。

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
知，音智。「不知」之知，如字。鮮，息淺反。仁陽知陰，各得是道之一隅，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。日用不知，則莫不飲食，鮮能知味者。又其每下者也，然亦莫不有是道焉。或曰：上章以知屬乎天，仁屬乎地，與此不同，何也？曰：彼以清濁言，此以動靜言。

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，至矣哉！

顯，自內而外也。仁，謂造化之功，德之發也。藏，自外而內也。用，謂機械之妙，業之本也。程子曰：天地无心而成化，聖人有心而无爲。

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。

張子曰：富有者，大而无外；日新者，久而无窮。生生之謂易。

陰生陽，陽生陰，其變無窮。理與書皆然也。

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。

效，呈也。法，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。

極數知來之謂占，通變之謂事。

占，筮也。事之未定者，屬乎陽也。事，行事也。占之已決者，屬乎陰也。「極數知來」，所以通事之變。張忠定公言：公事有陰陽，意蓋如此。

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張子曰：兩在，故不測。

### 右第五章

此章言道之體用，不外乎陰陽，而其所以然者，則未嘗倚於陰陽也。

夫《易》，廣矣大矣！以言乎遠則不禦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

夫，音扶。下同。不禦，言无盡。靜而正，言即物而理存。備，言无所不有。

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

翕，虛級反。闢，婢亦反。乾坤各有動靜，於其四德見之，靜體而動用，靜別而動交也。乾一而實，故以質言而曰大；坤二而虛，故以量言而曰廣。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，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。《易》之所以廣大者以此。

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
易，以豉反。《易》之廣大變通，與其所言陰陽之說、易簡之德，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。

### 右第六章

子曰：「《易》其至矣乎！夫《易》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。」

知，音智。《十翼》皆夫子所作，不應自著「子曰」字，疑皆後人所加也。窮理，則知崇如天而德崇；循理，則禮卑如地而業廣。此其取類，又以清濁言也。

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。」

「天地設位」而變化行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。「成性」，本成之性也。「存存」，謂存而又存，不已之意也。

## 右第七章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

赜，雜亂也。象，卦之象，如《說卦》所列者。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

斷，丁玩反。會，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；通，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。如庖丁解牛，會則其族，而通則其虛也。

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惡也，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。

惡，烏路反。惡，猶厭也。

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觀象玩辭，觀變玩占，而法行之。此下七爻，則其例也。

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子曰：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？言出



乎身，加乎民；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？」

和，胡卧反。靡，音縻。行，下孟反。見，賢遍反。釋《中孚》九二爻義。

「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」子曰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」

斷，丁管反。臭，昌又反。釋《同人》九五爻義。言君子之道，初若不同，而後實無間。「斷金」、「如蘭」，言物莫能間，而其言有味也。

「初六，藉用白茅，无咎。」子曰：「苟錯諸地而可矣，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爲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」

藉，在夜反。錯，音措。夫，音扶。釋《大過》初六爻義。

「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。」子曰：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禮言恭；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」

釋《謙》九三爻義。「德言盛，禮言恭」，言德欲其盛，禮欲其恭也。

「亢龍有悔。」子曰：「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」

釋《乾》上九爻義。當屬《文言》，此蓋重出。

「不出戶庭，无咎。」子曰：「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爲階。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」

幾，音機。釋《節》初九爻義。

子曰：「作《易》者，其知盜乎？《易》曰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；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；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《易》曰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盜之招也。」

藏，才浪反。釋《解》六三爻義。

## 右第八章

此章言卦爻之用。

天一，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，地十。

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。程子曰，宜在此。今從之。此言天地之數，陽奇陰偶，即所謂河圖者也。其位一六居下，二七居上，三八居左，四九居右，五十居中。就此章而言之，則中五爲衍母，次十爲衍子，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，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。二老位於西北，二少位於東南，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。

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，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

此簡本在「大衍」之後，今按宜在此。天數五者，一三五七九皆奇也；地數五者，二四六八十皆耦也。相得，謂一與二，三與四，五與六，七與八，九與十，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。有合，謂一與六，二與七，三與八，四與九，五與十，皆兩相合。二十有五者，五奇之積也；三十者，五耦之積也。變化，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，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，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，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；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。鬼神，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。

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爲二以象兩，掛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時，歸奇於扚以象閏，五歲再閏，故再扚而後掛。

揲，時設反。奇，紀宜反。扚，卽得反。大衍之數五十，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。至用以筮，則又止用四十有九，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，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。兩，謂天地也。掛，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。三，三才也。揲，間而數之也。奇，所揲四數之餘也。扚，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。閏，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。五歲之間，再積日而再成月。故五歲之中，凡有再閏，然後別起積

分，如一掛之後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，故五者之中，凡有再扚，然後別起一掛也。

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，當期之日。

期，音基。凡此策數生於四象，蓋河圖四面，太陽居一而連九，少陰居二而連八，少陽居三而連七，太陰居四而連六。揲著之法，則通計三變之餘，去其初掛之一，凡四爲奇，凡八爲耦，奇圓圍三，耦方圍四，三用其全，四用其半，積而數之，則爲六七八九。而第三變揲數策數，亦皆符會。蓋餘三奇則九，而其揲亦九，策亦四九三十六，是爲居一之太陽，餘二奇一耦則八，而其揲亦八，策亦四八三十二，是爲居二之少陰，二耦一奇則七，而其揲亦七，策亦四七二十八，是爲居三之少陽，三耦則六，而其揲亦六，策亦四六二十四，是爲居四之老陰，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，皆出自然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少陰退而未極乎虛，少陽進而未極乎盈，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，餘可推而知也。期，周一歲也。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。

二篇之策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，當萬物之數也。

二篇，謂上下經。凡陽爻百九十二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，陰爻百九十二，得四千六百八策，合之得此數。

是故四營而成易，十有八變而成卦。

四營，謂分二、掛一、揲四、歸奇也。易，變易也，謂一變也。三變成爻，十八變則成六爻也。

八卦而小成。

謂九變而成三畫，得內卦也。

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

長，丁丈反。謂已成六爻，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，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，凡四千九十六卦也。

顯道神德行，是故可與酬酢，可與祐神矣。

行，下孟反。道因辭顯，行以數神。酬酢，謂應對。祐神，謂助神化之功。

子曰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？」

變化之道，即上文數法是也。皆非人之所能爲。故夫子嘆之，而門人加「子曰」以別上文也。

### 右第九章

此章言「天地」、「大衍」之數，揲著求卦之法，然亦略矣，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

之官，而今不可考耳。其可推者，《啓蒙》備言之。

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

四者皆變化之道，神之所爲者也。

是以君子將有爲也，將有行也，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嚮，无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嚮，許兩反；古文響字。與，音預。下同。此尚辭尚占之事，言人以著問易，求其卦爻之辭，而以之發言處事，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，如響之應聲，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。以言，與「以言者尚其辭」之「以言」義同。命，則將筮而告著之語。《冠禮》「筮日辛自右贊命」是也。

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：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；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參，七南反。錯，七各反。綜，作弄反。此尚象之事，變則象之未定者也。參者，三數之也；伍者，五數之也。既參以變，又伍以變，一先一後，更相考覈，以審其

多寡之實也。錯者，交而互之，一左一右之謂也；綜者，總而挈之，一低一昂之謂也。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。蓋通三揲兩手之策，以成陰陽老少之畫；究七八九六之數，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。「參伍」、「錯綜」皆古語，而「參伍」尤難曉。按《荀子》云：「窺敵制變，欲伍以參。」韓非曰：「省同異之言，以知朋黨之分；偶參伍之驗，以責陳言之實。」又曰：「參之以此物，伍之以合參。」《史記》曰：「必參而伍之。」又曰：「參伍不失。」《漢書》曰：「參伍其賈，以類相準。」此足以相發明矣。

易，无思也，无爲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此四者，易之體所以立，而用所以行者也。易，指著卦。无思无爲，言其无心也。寂然者，感之體。感通者，寂之用。人心之妙，其動靜亦如此。

夫易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

幾，音機。下同。研，猶審也；幾，微也。所以「極深」者，至精也；所以「研幾」者，至變也。

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

所以通志而成務者，神之所爲也。

子曰：「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此之謂也。

## 右第十章

此章承上章之意，言易之用有此四者。

子曰：「夫《易》，何爲者也？夫《易》，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」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。

夫，音扶。冒，莫報反。斷，丁亂反。開物成務，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。冒天下之道，謂卦爻既設，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。

是故蓍之德圓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六爻之義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，吉凶與民同患。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與於此哉？古之聰明睿知，神武而不殺者夫！

「方以知」之知，音智。下「知以」、「睿知」並同，易，音亦。與，音預。夫，音扶。圓神，謂變化无方；方知，謂事有定理；易以貢，謂變易以告人。聖人體具三者之德，而无一塵之累。无事，則其心寂然，人莫能窺。有事則神知之用，隨感而應，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。神武不殺，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。

是以明於天之道，而察於民之故，是興神物以前民用。聖人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！夫，音扶。神物，謂蓍龜。湛然純一之謂齋，肅然警惕之謂戒。明天道，故知



神物之可興；察民故，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。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，而於此焉。齋戒以考其占，使其心神明不測，如鬼神之能知來也。

是故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。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。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制而用之謂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。

見，賢遍反。闔、闢，動靜之機也。先言坤者，由靜而動也。乾坤變通者，化育之功也。見象形器者，生物之序也。法者，聖人脩道之所爲；而神者，百姓自然之日用也。

是故易有大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

大，音泰。一每生二，自然之理也。易者，陰陽之變。大極者，其理也。兩儀者，始爲一畫以分陰陽。四象者，次爲二畫以分太少。八卦者，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。此數言者，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，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。畫卦揲著，其序皆然。詳見序例、《啓蒙》。

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

有吉有凶，是生大業。

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；變通莫大乎四時；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；崇高莫大乎富貴；備

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；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龜。

縣，音玄。探，吐南反。索，色白反。亹，亡偉反。富貴，謂有天下履帝位。「立」下疑有闕文。亹亹，猶勉勉也。疑則怠，決故勉。

是故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；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

見，賢遍反。此四者，聖人作《易》之所由也。河圖、洛書，詳見《啓蒙》。

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繫辭焉，所以告也；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

斷，丁亂反。四象，謂陰陽老少。示，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。

### 右第十一章

此章專言卜筮。

《易》曰：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」子曰：「祐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又以尚賢也，是以『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』也。」

釋《大有》上九爻義。然在此无所屬，或恐是錯簡，宜在第八章之末。

子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然則聖人之意，其不可見乎？子曰：「聖人立象以盡意，設卦以盡情僞，繫辭焉以盡其言，變而通之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盡神。」

言之所傳者淺，象之所示者深。觀奇耦二畫，包含變化，无有窮盡，則可見矣。變通、鼓舞，以事而言。兩「子曰」字，疑衍其一。蓋「子曰」字皆後人所加，故有此誤。如近世《通書》，乃周子所自作，亦爲後人每章加以「周子曰」字，其設問答處，正如此也。

乾坤其易之緼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；乾坤毀，則无以見易；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

緼，與蘊同。邪，于遮反。幾，音機。緼，所包蓄者，猶衣之著也。易之所有，陰陽而已。凡陽皆乾，凡陰皆坤，畫卦定位，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。乾坤毀，謂卦畫不立；乾坤息，謂變化不行。

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化而裁之謂之變，推而行之謂之通，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。

卦爻陰陽，皆「形而下者」，其理則道也。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，變化之義也。「變通」二字，上章以天言，此章以人言。

是故夫象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

重出以起下文。

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；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；

卦，即象也。辭，即爻也。

化而裁之存乎變；推而行之存乎通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；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行，下孟反。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，人之所以能「神而明之」者在德。

## 右第十二章

繫辭下傳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；

重，直龍反。成列，謂乾一、兌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之類。象，謂卦之形體也。因而重之，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。爻，六爻也。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。

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；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。

剛柔相推，而卦爻之變，往來交錯，无不可見。聖人因其如此，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，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，亦不出乎此矣。

吉凶悔吝者，生乎動者也；

吉凶悔吝，皆辭之所命也。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。

剛柔者，立本者也；變通者，趣時者也。

趣，七樹反。一剛一柔，各有定位，自此而彼，變以從時。

吉凶者，貞勝者也；

貞，正也，常也；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。天下之事，非吉則凶，非凶則吉，常相

勝而不已也。

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；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；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

觀，官換反。夫，音扶。觀，示也。天下之動，其變无窮，然順理則吉。逆理則凶，則其所正而常者，亦一理而已矣。

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；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

確，苦角反。易，音異。隤，音頽。確然，健貌；隤然，順貌，所謂「貞觀者也」。

爻也者，效此者也；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

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，爻之奇耦，卦之消息，所以效而象之。

爻象動乎內，吉凶見乎外；功業見乎變，聖人之情見乎辭。

內，謂著卦之中；外，謂著卦之外。變，即動乎內之變；辭，即見乎外之辭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人。何以聚人？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爲非曰義。

「曰人」之人，今本作「仁」。呂氏從古，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。

## 右第一章

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。
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

包，蒲交反。王，于況反。王昭素曰，「與地」之間，諸本多有「天」字。俯仰遠近，所取不一，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。神明之德，如健順動止之性；萬物之情，如雷風山澤之象。

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《離》。

罔，與網同，罟，音古。佃，音田。兩目相承，而物麗焉。

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《益》。

斲，涉角反。耜，音似。耒，力對反。耨，奴豆反。二體皆木，上入下動，天下之益，莫大於此。

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取諸《噬嗑》。

日中爲市，上明而下動，又借噬爲市，嗑爲合也。

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是以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」。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《乾》、《坤》。

《乾》、《坤》變化而无爲。

剡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致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諸《渙》。

剡，口姑反。剡，以冉反。木在水上也。「致遠以利天下」，疑衍。

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《隨》。

下動上說。

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《豫》。

重，直龍反。柝，他各反。豫備之意。

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，臼杵之利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《小過》。

斷，丁緩反。杵，昌吕反。掘，其月反。下止上動。

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《睽》。

睽乖然後威以服之。

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《大壯》。

處，上聲。壯固之意。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

《大過》。



衣，去聲。送死大事而過於厚。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《夬》。  
明決之意。

右第二章

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。

是故《易》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

易卦之形，理之似也。

彖者，材也；

彖言一卦之材。

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動者也。

效，放也。

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。

「悔吝」本微，因此而「著」。

右第三章

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。

震、坎、艮爲陽卦，皆一陽二陰；巽、離、兌爲陰卦，皆一陰二陽。

其故何也？陽卦奇，陰卦耦。

奇，紀宜反。凡陽卦皆五畫，凡陰卦皆四畫。

其德行何也？陽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；陰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

行，下孟反。君，謂陽；民，謂陰。

#### 右第四章

《易》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？」

此引《咸》九四爻辭而釋之。言理本無二，而殊塗百慮，莫非自然，何以思慮爲哉？必思而從，則所從者亦狹矣。

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，而明生焉；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，屈也；來者，信也。屈信相感，而利生焉。」

信，音申。言往來屈信，皆感應自然之常理，加「憧憧」焉，則入於私矣，所以必

思而後有從也。

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」

蠖，紆縛反。蟄，真立反。因言屈信往來之理，而又推以言學，亦有自然之機也。精研其義，至於入神，屈之至也。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，利其施用，无適不安，信之極也。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，内外交相養，互相發也。

「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；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」

下學之事，盡力于「精義」、「利用」，而交養互發之機，自不能已。自是以上，則亦无所用其力矣。至於「窮神知化」，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。然不知者，往而屈也。自致者，來而信也；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。張子曰：「氣有陰陽，推行有漸爲化，合一不測爲神。」此上四節，皆以釋《咸》九四爻義。

《易》曰：「困于石，據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」子曰：「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，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得見邪？」

釋《困》六三爻義。

《易》曰：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獲之，无不利。」子曰：「隼者，禽也；弓矢者，器也；射

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？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，語成器而動者也。」

射，石亦反。隼，恤允反。括，古活反。括，結礙也。此釋《解》上六爻義。

子曰：「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履校滅趾，无咎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校，音教。此釋《噬嗑》初九爻義。

「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，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，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《易》曰：『何校滅耳，凶。』」

何，河可反。去，羌吕反。此釋《噬嗑》上九爻義。

子曰：「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』」

此釋《否》九五爻義。

子曰：「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！《易》曰：『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』言不勝其任也。」

知，音智。鮮，仙善反。折，之設反。鍊，音速。渥，烏角反。勝，音升。此釋

《鼎》九四爻義。

子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！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《易》曰：『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』介如石焉，寧用終日？斷可識矣！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」

幾，音機。「先見」之見，音現。斷，丁玩反。望，無方反。此釋《豫》六二爻義。

《漢書》「吉之」之間有「凶」字。

子曰：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；知之，未嘗復行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』」

幾，音機。「復行」之復，芳服反。祇，音其。殆，危也。庶幾，近意，言近道也。

此釋《復》初九爻義。

「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。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《易》曰：『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』言致一也。」

絪，音因。縕，紆云反。絪縕，交密之狀。醇，謂厚而凝也，言氣化者也。化生，形化者也。此釋《損》六三爻義。

子曰：「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；君子脩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；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；无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；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《易》曰：「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」」

「易其」之易，去聲。此釋《益》上九爻義。

## 右第五章

子曰：「乾坤其易之門邪？乾，陽物也；坤，陰物也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，以體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」

邪，于遮反。撰，仕免反。諸卦剛柔之體，皆以乾坤合德而成。故曰：乾坤易之門。撰，猶事也。

「其稱名也，雜而不越，於稽其類，其衰世之意邪？」

萬物雖多，无不出於陰陽之變。故卦爻之義，雖雜出而不差繆，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。故以爲衰世之意，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。

「夫《易》，彰往而察來，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，正言斷辭則備矣。」

夫，音扶。當，去聲。斷，丁玩反。「而微顯」恐當作「微顯而」。「開而」之

「而」，亦疑有誤。

「其稱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；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，以明失得之報。」

中，丁仲反。行，下孟反。肆，陳也。貳，疑也。

右第六章

此章多闕文疑字，不可盡通，後皆放此。

《易》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？

夏商之末，易道中微，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，易道復興。

是故《履》，德之基也；《謙》，德之柄也；《復》，德之本也；《恒》，德之固也；《損》，德之脩也；《益》，德之裕也；《困》，德之辨也；《井》，德之地也；《巽》，德之制也。

履，禮也，上天下澤，定分不易，必謹乎此，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。謙者，自卑而尊人，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。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，而有序焉。基，所以立；柄，所以持；復者，心不外而善端存；恒者，守不變而常且久；懲忿窒欲以脩身；遷善改過以長善；困以自驗其力；井以不變其所；然後能

巽順於理，以制事變也。

《履》，和而至；《謙》，尊而光；《復》，小而辨於物；《恒》，雜而不厭；《損》，先難而後易；《益》，長裕而不設；《困》，窮而通；《井》，居其所而遷；《巽》，稱而隱。

易，以政反。長，丁丈反。稱，尺證反。此如《書》之九德，禮非強世，然事皆至極。《謙》，以自卑而尊且光；《復》，陽微而不亂於群陰；《恒》，處雜而常德不厭；《損》，欲先難，習熟則易；《益》，但充長而不造作；《困》，身困而道亨；《井》，不動而及物；《巽》，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。

《履》以和行，《謙》以制禮，《復》以自知，《恒》以一德，《損》以遠害，《益》以興利，《困》以寡怨，《井》以辨義，《巽》以行權。

「和行」之行，下孟反。遠，袁萬反。寡怨，謂少所怨尤。辨義，謂安而能慮。

### 右第七章

此章三陳九卦，以明處憂患之道。

《易》之爲書也不可遠，爲道也屢遷。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



遠，袁萬反。上，上聲。下，去聲。逮，猶忘也。周流六虛，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。

其出入以度，外内使知懼。

此句未詳，疑有脫誤。

又明於憂患與故，无有師保，如臨父母。

雖无師保，而常若父母臨之，戒懼之至。

初率其辭，而揆其方，既有典常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

揆，葵癸反。方，道也。始由辭以度其理，則見其有典常矣。然神而明之，則存乎其人也。

## 右第八章

《易》之爲書也，原始要終以爲質也。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

要，一遙反。下同。質，謂卦體。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，爻則唯其時物而已。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：本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

易，去聲。此言初上二爻。

若夫雜物撰德，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

夫，音扶。此謂卦中四爻。

噫！亦要存亡吉凶，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《彖辭》，則思過半矣。

「知者」之知，音智。彖，統論一卦六爻之體。

二與四同功而異位，其善不同：二多譽，四多懼，近也。柔之爲道，不利遠者；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地。

要，如字；又一遙反。下章同。此以下論中爻。同功，謂皆陰位。異位，謂遠近不同。四近君，故多懼。柔不利遠，而二多譽者，以其柔中也。

三與五同功而異位：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剛勝邪？

勝，音升。三、五同陽位，而貴賤不同，然以柔居之則危，唯剛則能勝之。

### 右第九章

《易》之爲書也，廣大悉備：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

三畫已具「三才」，重之故「六」。以上二爻爲天，中二爻爲人，下二爻爲地。

道有變動，故曰爻；爻有等，故曰物；物相雜，故曰文；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。

當，去聲。道有變動，謂卦之一體。等，謂遠近貴賤之差。相雜，謂剛柔之位相間。不當，謂爻不當位。

右第十章

《易》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？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；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。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謂《易》之道也。

邪，于遮反。「易者」之易，去聲。要，平聲。危懼故得平安，慢易則必傾覆，

《易》之道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以知險；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德行恒簡以知阻。

夫，音扶。行，易，並去聲。阻，莊呂反。至健則所行无難，故易；至順則所行不煩，故簡。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，而不敢易以處之也。是以其有憂患，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，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。蓋雖易而能知險，則不陷於險

矣；既簡而又知阻，則不困於阻矣。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。

能說諸心，能研諸侯之慮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。

說，音悅。「侯之」二字衍。「說諸心」者，心與理會，乾之事也；「研諸慮」者，理因慮審，坤之事也。「說諸心」，故有以定吉凶；「研諸慮」，故有以成亹亹。

是故變化云爲，吉事有祥；象事知器，占事知來。

變化云爲，故「象事」可以「知器」；吉事有祥，故「占事」可以「知來」。

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

與，音預。天地設位，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，於是「人謀鬼謀」，雖百姓之愚，皆得以與其能。

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。剛柔雜居，而吉凶可見矣。

象，謂卦畫；爻彖，謂卦爻辭。

變動以利言，吉凶以情遷。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，遠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僞相感而利害生。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則凶。或害之，悔且吝。

惡，烏路反。不相得，謂相惡也。凶害悔吝，皆由此生。

將叛者，其辭慙；中心疑者，其辭枝；吉人之辭寡；躁人之辭多；誣善之人，其辭游；失

周書本義

其守者其辭固

詩文之辭亦猶是也

右第十二章

新學堂

1100

PDG

## 周易卷之四

### 說卦傳

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

幽贊神明，猶言贊化育。《龜策傳》曰：「天下和平，王道得，而蓍莖長丈，其叢生滿百莖。」

參天兩地而倚數，

參，七南反。天圓地方，圓者一而圍三，三各一奇，故參天而爲三。方者一而圍四，四合二耦，故兩地而爲二。數皆倚此而起，故揲著三變之末，其餘三奇，則三三而九。三耦則三二而六，兩二一三則爲七，兩三一二則爲八。

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發揮於剛柔而生爻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

和順，從容无所乖逆，統言之也。理，謂隨事得其條理，析言之也。窮天下之理，盡人物之性，而合於天道，此聖人作《易》之極功也。

右第一章

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

兼三才而兩之，總言六畫。又細分之，則陰陽之位，間雜而成文章也。

右第二章

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：八卦相錯。

薄，音博。邵子曰：此伏羲八卦之位，乾南、坤北、離東、坎西、兌居東南、震居

東北、巽居西南、艮居西北。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，所謂「先天之學」也。

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，是故《易》逆數也。

數，並上聲。起震而歷離、兌以至於乾，數已生之卦也；自巽而歷坎、艮以至於坤，推未生之卦也。易之生卦，則以乾、兌、離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爲次，故皆逆數也。

右第三章

雷以動之，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日以烜之，艮以止之，兌以說之，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

烜，與暄同。說，音悅。此卦位相對，與上章同。

#### 右第四章

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說言乎兌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。

說，音悅。下同。帝者，天之主宰。邵子曰：此卦位乃文王所定，所謂「後天之學」也。

萬物出乎震，震，東方也。齊乎巽，巽，東南也。齊也者，言萬物之潔齊也。離也者，明也，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；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，蓋取諸此也。坤也者，地也，萬物皆致養焉，故曰致役乎坤。兌，正秋也，萬物之所說也，故曰說言乎兌。戰乎乾，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陰陽相薄也。坎者，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勞卦也，萬物之所歸也，故曰勞乎坎。艮，東北之卦也，萬物之所成終，而所成始也，故曰成言乎艮。

嚮，讀作向。說，音悅。下同。薄，音博。上言帝，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。

#### 右第五章



此章所推卦位之說，多未詳者。

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動萬物者，莫疾乎雷；撓萬物者，莫疾乎風；燥萬物者，莫熯乎火；說萬物者，莫說乎澤；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；終萬物、始萬物者，莫盛乎艮。故水火相逮，雷風不相悖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，既成萬物也。

撓，乃飽反。熯，呼但反。悖，必內反。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，以見神之所爲，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，未詳其義。

### 右第六章

乾，健也；坤，順也；震，動也；巽，人也；坎，陷也；離，麗也；艮，止也；兌，說也。

說，音悅。此言八卦之性情。

### 右第七章

乾爲馬，坤爲牛，震爲龍，巽爲鷄，坎爲豕，離爲雉，艮爲狗，兌爲羊。

「遠取諸物」如此。

## 右第八章

乾爲首，坤爲腹，震爲足，巽爲股，坎爲耳，離爲目，艮爲手，兌爲口。

「近取諸身」如此。

## 右第九章

乾，天也，故稱乎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稱乎母；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謂之長男；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謂之長女；坎再索而得男，故謂之中男；離再索而得女，故謂之中女；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謂之少男；兌三索而得女，故謂之少女。

索，色白反。長，之丈反。少，詩照反。下章同。索，求也；謂揲著以求爻也。男女，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。

## 右第十章

乾爲天，爲圓，爲君，爲父，爲玉，爲金，爲寒，爲冰，爲大赤，爲良馬，爲老馬，爲瘠馬，爲駁馬，爲木果。

圓，音圓。駁，邦角反。荀九家，此下有爲龍，爲直，爲衣，爲言。

坤爲地，爲母，爲布，爲釜，爲吝嗇，爲均，爲子母牛，爲大輿，爲文，爲衆，爲柄。其於地也，爲黑。

釜，房甫反。嗇，音色。荀九家，有爲牝，爲迷，爲方，爲囊，爲裳，爲黃，爲帛，爲漿。

震爲雷，爲龍，爲玄黃，爲旉，爲大塗，爲長子，爲決躁，爲蒼筤竹，爲萑葦。其於馬也，爲善鳴，爲馵足，爲作足，爲的顙。其於稼也，爲反生，其究爲健，爲蕃鮮。

旉，音孚。簣，音郎。萑，音丸。馵，主樹反。蕃，音煩。荀九家，有爲玉，爲鵠，爲鼓。

巽爲木，爲風，爲長女，爲繩直，爲工，爲白，爲長，爲高，爲進退，爲不果，爲臭。其於人也，爲寡髮，爲廣顙，爲多白眼，爲近利市三倍，其究爲躁卦。

下「爲長」之長，如字。荀九家，有爲楊，爲鶴。

坎爲水，爲溝瀆，爲隱伏，爲矯輮，爲弓輪。其於人也，爲加憂，爲心病，爲耳痛，爲血卦，爲赤。其於馬也，爲美脊，爲亟心，爲下首，爲薄蹄，爲曳。其於輿也，爲多眚，爲通，爲月，爲盜。其於木也，爲堅多心。

輶，如九反。亟，紀力反。曳，以制反。荀九家，有爲宮，爲律，爲可，爲棟，爲叢棘，爲狐，爲蒺藜，爲桎梏。

離爲火，爲日，爲電，爲中女，爲甲冑，爲戈兵。其於人也，爲大腹。爲乾卦，爲鱉，爲蟹，爲羸，爲蚌，爲龜。其於木也，爲科上槁。

乾，音干。蟹，戶買反。羸，力禾反。蚌，步項反。荀九家有爲牝牛。

艮爲山，爲徑路，爲小石，爲門闕，爲果蓏，爲闔寺，爲指，爲狗，爲鼠，爲黔喙之屬。其於木也，爲堅多節。

蓏，力果反。黔，其堅反。喙，況廢反；又音呪。荀九家，有爲鼻，爲虎，爲狐。

兌爲澤，爲少女，爲巫，爲口舌，爲毀折，爲附決。其於地也，爲剛鹵，爲妾，爲羊。

折，之列反。鹵，力杜反。荀九家，有爲常，爲輔頰。

### 右第十一章

此章廣八卦之象，其間多不可曉者。求之於經，亦不盡合也。

## 序卦傳

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《屯》；屯者，盈也；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《蒙》；蒙者，蒙也，物之穉也。物穉不可不養也，故受之以《需》；需者，飲食之道也。飲食必有訟，故受之以《訟》。訟必有衆起，故受之以《師》；師者，衆也。衆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《比》；比者，比也。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《小畜》。物畜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《履》。履而泰，然後安，故受之以《泰》；

晁氏曰：鄭本无「而泰」二字。

泰者，通也。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。物不可以終否，故受之以《同人》。與人同者，物必歸焉，故受之以《大有》。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《謙》。有大而能謙必豫，故受之以《豫》。豫必有隨，故受之以《隨》。以喜隨人者必有事，故受之以《蠱》；蠱者，事也。有事而後可大，故受之以《臨》；臨者，大也。物大然後可觀，故受之以《觀》。可觀而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《噬嗑》；嗑者，合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《賁》；賁者，飾也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，故受之以《剝》；剝者，剥也。物不可以終盡剝，窮上反下，故受之以《復》。復則不妄矣，故受之以《无妄》。有无妄，然後可畜，故受之以《大

畜。物畜然後可養，故受之以《頤》；頤者，養也。不養則不可動，故受之以《大過》。物不可以終過，故受之以《坎》；坎者，陷也。陷必有所麗，故受之以《離》；離者，麗也。

### 右上篇

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；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；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後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後禮義有所錯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，故受之以《恒》；恒者，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《遯》；遯者，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遯，故受之以《大壯》。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《晉》；晉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傷，故受之以《明夷》；夷者，傷也。傷於外者必反其家，故受之以《家人》。家道窮必乖，故受之以《睽》；睽者，乖也。乖必有難，故受之以《蹇》；蹇者，難也。物不可以終難，故受之以《解》；解者，緩也。緩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《損》。損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《益》。益而不已必決，故受之以《夬》；夬者，決也。決必有所遇，故受之以《姤》；姤者，遇也。物相遇而後聚，故受之以《萃》；萃者，聚也。聚而上者謂之升，故受之以《升》。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《困》。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《井》。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《革》。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以《鼎》。主器者莫若長子，故受之以《震》；

震者，動也。物不可以終動，止之，故受之以《艮》；艮者，止也。物不可以終止，故受之以《漸》；漸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歸，故受之以《歸妹》。得其所歸者必大，故受之以《豐》；豐者，大也。窮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《旅》。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《巽》；巽者，入也。入而後說之，故受之以《兌》；兌者，說也。說而後散之，故受之以《渙》；渙者，離也。物不可以終離，故受之以《節》。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《中孚》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《小過》。有過物者必濟，故受之以《既濟》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濟》終焉。

## 右下篇

## 雜卦傳

《乾》剛，《坤》柔，《比》樂，《師》憂；

樂，音洛。

《臨》、《觀》之義，或與或求。

以我臨物曰「與」，物來觀我曰「求」。或曰：二卦互有與求之義。

《屯》見而不失其居，《蒙》雜而著。

見，賢遍反。著，陟慮反。《屯》，震遇坎，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；《蒙》，坎遇艮，坎幽昧，艮光明也。或曰：屯以初言，蒙以二言。

《震》，起也；《艮》，止也。《損》、《益》，盛衰之始也。《大畜》，時也；《无妄》，災也。

止健者時有適然。无妄而災自外至。

《萃》聚，而《升》不來也；《謙》輕，而《豫》怠也。《噬嗑》，食也；《賁》，无色也。

白受采。

《兌》見，而《巽》伏也。

見，賢遍反。兌，陰外見；巽，陰內伏。



《隨》，无故也；《蠱》，則飭也。

飭，與勅同。隨前无故，蠱後當飭。

《剥》，爛也；《復》，反也。《晉》，晝也；《明夷》，誅也。

誅，傷也。

《井》通，而《困》相遇也。

剛柔相遇，而剛見揜也。

《咸》，速也；《恒》，久也。

咸，速；恒，久。

《渙》，離也；《節》，止也。《解》，緩也；《蹇》，難也。《睽》，外也；《家人》，內也。《否》、

《泰》，反其類也。

難，乃旦反。

《大壯》則止，《遯》則退也。

止，謂不進。

《大有》，衆也；《同人》，親也。《革》，去故也；《鼎》，取新也。《小過》，過也；《中孚》，信也。《豐》，多故也；《親寡》，《旅》也。

去，起呂反。既明且動，其故多矣。

《離》上而《坎》下也。

上，時掌反。下，遐嫁反。火炎上，水潤下。

《小畜》，寡也；《履》，不處也。

處，上聲。不處，行進之義。

《需》，不進也；《訟》，不親也。《大過》，顛也；《姤》，遇也，柔遇剛也。《漸》，女歸待男行也。《頤》，養正也。《既濟》，定也。《歸妹》，女之終也。《未濟》，男之窮也。《夬》，決也，剛決柔也；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也。

長，丁丈反。自《大過》以下，卦不反對，或疑其錯簡，今以韻協之，又似非誤，未詳何義。

## 附錄

### 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六十七

看《易》，先看某《本義》了，卻看伊川解，以相參考。如未看他《易》，先看某說，卻易看也，蓋未爲他說所汨故也。燕。

方叔問：「《本義》何專以卜筮爲主？」曰：「且須熟讀正文，莫看注解。蓋古《易》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各在一處，至王弼始合爲一。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。今難卒說，且須熟讀正文，久當自悟。」大雅。

「某之《易》簡略者，當時只是略搭記。兼文義，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，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。」礪。

「聖人作《易》，有說得極疏處，甚散漫。如爻象，蓋是汎觀天地萬物，取得來闊，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，故曰『不可爲典要』。又有說得極密處，無縫罅，盛水不漏，如說『吉凶悔吝』處是也。學者須是大著心胸方看得。譬如天地生物，有生得極細巧者，又自有突兀龐拙者。近趙子欽有書來云，某說《語》、《孟》極詳，《易說》卻太略。譬之此燭籠，添得一條骨子，則障了一路明。若能

盡去其障，使之體統光明，豈不更好！蓋著不得詳說故也。」方子。（淵錄云：「《易》中取象，似天地生物，有生得極細巧底，有生得龐拙突兀底。趙子欽云：『《本義》太略。』此譬如燭籠，添了一條竹片，便障了一路明。盡撤去了，使它統體光明，豈不更好！蓋是著不得詳說。如此看來，則取象處如何拘得！」）

「《啓蒙》，初間只因看歐陽公《集》內或問《易》『大衍』，遂將來考算得出。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，中間自有好處。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。看如何，也自有人見得到底。」賀孫。

先生於《詩傳》，自以爲無復遺恨，曰：「後世若有揚子雲，必好之矣。」而意不甚滿於《易本義》。蓋先生之意，只欲作卜筮用。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，終是翻這窠臼未盡，故不能不致遺恨云。偶。

先生問時舉看《易》如何。曰：「只看程《易》，見其只就人事上說，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。」曰：「《易》最難看，須要識聖人當初作《易》之意。且如《泰》之初九：『拔茅茹，以其彙，征吉。』謂其引賢類進也。都不正說引賢類進，而云『拔茅』，何耶？如此之類，要須思看。某之《啓蒙》自說得分曉，且試去看。」因云：「某少時看文字時，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，須旁搜遠取，必要看得他透。今之學者多不如是，如何？」時舉退看《啓蒙》。晚往侍坐，時舉曰：「向者看程《易》，只就注解上生議論，卻不曾靠得《易》看，所以不見得聖人作《易》之本意。今日看《啓蒙》，方見得聖人一部《易》，皆是假借虛設之辭。蓋緣天下之理，若正說出，便只作一件用。唯以象言，則當卜筮之時，看是甚事，都來應得。如《泰》之初九，若正作引賢類進說，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。唯以

「拔茅茹」之象言之，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。《啓蒙·警學》篇云：「理定既實，事來尚虛。用應始有，體該本無。」便見得《易》只是虛設之辭，看事如何應耳。」先生領之。因云：「程《易》中有甚疑處，可更商量看。」時舉問：「《坤》六二爻，傳云「由直方而大」，竊意大是坤之本體，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？」曰：「直、方、大，是坤有此三德。若就人事上說，則是「敬義立而德不孤」，豈非由直、方而後大耶？」時舉。

敬之問《啓蒙》「理定既實，事來尚虛，用應始有，體該本無。稽實待虛，存體應用。執古御今，以靜制動」。曰：「聖人作《易》，只是說一箇理，都未曾有許多事，卻待他甚麼事來揍。所謂「事來尚虛」，蓋謂事之方來，尚虛而未有；若論其理，則先自定，固已實矣。「用應始有」，謂理之用實，故有。「體該本無」，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，又初無形迹之可見，故無。下面云，稽考實理，以待事物之來；存此理之體，以應無窮之用。「執古」，古便是《易》書裏面文字言語。「御今」，今便是今日之事。「以靜制動」，理便是靜底，事便是動底。且如「即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」。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，人必陷於林中；若不舍而往，是取吝之道。這箇道理，若後人做事，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，便是取吝之道；求財利者求之不已，亦是取吝之道。又如「潛龍勿用」，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，不當用。若占得此爻，凡事便未可做，所謂「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」。若是無事之時，「觀其象而玩其辭」，亦當知其理如此。某每見前輩說《易》，止把一事說。某之說《易》所以異於前輩者，正謂其理人人皆用之，不問君臣上下，大事小事，皆可用。

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，故此《易》竟無用處。聖人作《易》，蓋謂當時之民，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爲。故聖人示以此理，教他恁地做，便會吉；如此做，便會凶。必恁地，則吉而可爲；如此，則凶而不可爲。《大傳》所謂「通天下之志」是也。通，是開通之意，是以《易》中止說道善則吉，卻未嘗有一句說不善亦會吉。仁義忠信之事，占得其象則吉；卻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，占得亦會吉。如南蒯得「黃裳」之卦，自以爲大吉，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，方始會元吉；反之則凶。《大傳》說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惟變所適」，便見得《易》人人可用，不是死法。雖道是二、五是中，卻其間有位二、五而不吉者；有當位而不吉者。若揚雄《太玄》，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，第幾爻便凶。然其規模甚散，其辭又澀，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，已自難曉。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，都去揍他意不著。所以孔子晚年方學《易》，到得平常教人，亦言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《禮》，成於《樂》」，卻未曾說到《易》。」又云：「《易》之卦爻，所以該盡天下之理。一爻不止於一事，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，不要拘執著。今學者涉世未廣，見理未盡，揍他底不著，所以未得他受用。」賀孫。

## 宋吳革刊十二卷本序

象、占，《易》本義也。伏犧畫卦，文王繫彖，周公繫爻，皆以象與占決，吉凶悔吝，各指其所之。孔子《十翼》，專以義理發揮經言，豈有異旨哉？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互相發而不相悖也。

程子以義理爲之傳，朱子以象、占本其義，革每合而讀之，心融體驗，將終身玩索，庶幾寡過。昨刊程《傳》于章貢郡齋，今敬刊《本義》于朱子故里，與同志共之。抑朱子有言：「順理則吉，逆理則凶。」悔自凶而趨吉，各自吉而向凶。」必然之應也。夫子曰：「不占而已矣。」咸淳乙丑立秋日，後學九江吳革謹書。

### 宋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三十六

淳熙《易學啓蒙》、《本義》

朱文公熹。淳熙四年，《易本義》成，十二卷。又爲諸圖冠首，爲五贊及筮儀附于末。音義二卷。十三年三月，《易學啓蒙》成，四篇，以《本圖書》、《原卦畫》、《明蓍策》、《考變占》爲次。

### 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易類

《易傳》十一卷、《本義》十二卷、《易學啓蒙》一卷

煥章閣待制、侍講新安朱熹晦庵撰。初爲《易傳》，用王弼本。復以呂氏《古易經》爲《本義》，其大旨略同，而加詳焉。首列九圖，末著揲法。大略兼義理、占象而言。《啓蒙》之目曰《本圖書》、《原卦畫》、《明蓍筮》、《考變占》，凡四篇。

## 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一七六

晦庵《易傳》《易本義》《易學啓蒙傳》十一卷、《本義》十二卷、《啓蒙》一卷

《朱子語錄》曰：《易》只是卜筮之書，今人說得來太精了，更入羶不得。如某之說雖羶，然却人得精，精義皆在其中。若曉得某一人說，則曉得伏羲、文王之《易》本是如此，元來有許多道理在，方不失《易》之本意。今未曉得聖人作《易》之本意，便要說道理，縱饒說得好，只是與《易》元不相干。聖人分明說「昔者聖人之《易》，觀象、設卦、繫辭焉以明吉凶」。幾多分曉。某所以說《易》只是卜筮書者，此類可見。問讀《本義》所釋卦辭，若看得分明，則《彖辭》之義亦自明，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，此是卦象、卦體、卦變，不必更下注脚矣。曰：某當初作此文時，正欲如此。蓋《彖辭》本是釋經之卦辭，若看卦辭分明，則《彖》亦可見。但後來要重整頓過，未及，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？又曰：某作《本義》，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，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却於孔子《彖辭》中發之。且如「大畜」，利貞，不家食吉，利涉大川，只是占得《大畜》卦者爲利正，不家食而吉，利於涉大川。至於「剛上而尚賢」等處，乃孔子發明，各有所主，爻、《象》亦然。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，又可見孔子之意，但而今未暇整頓耳。某之《易》簡略者，當時只是略搭記，兼文義，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，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。近得趙子欽書云：「《語》、《孟》說極詳，《易》說太略。」此譬如燭籠，添一條骨，則障了一路明，若能去其障，使之統體光明，乃更



好。蓋著不得詳說也。上經猶可曉，易解，下經多有不可解，難曉處。不知是某看到末梢，懶了解不得，爲復是難解？又曰：《繫辭》也如此，只是《上繫》好看，《下繫》沒理會。

陳氏曰：晦庵初爲《易傳》，用王弼本。復以呂氏《古易經》爲《本義》，其大指略同，而加詳焉。首列九圖，末著揲法，大略兼義理、占象而言。《啓蒙》之目曰《本圖書》、《原卦畫》、《明蓍筮》、《考變占》，凡四篇。

### 《宋史》卷二〇二《藝文志》一

朱熹《易傳》十二卷，又《本義》十二卷，《易學啓蒙》三卷，《古易音訓》二卷

### 清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一《朱子周易本義》

《周易》自伏羲畫卦，文王作彖辭，周公作爻辭，謂之經。經分上下二篇。孔子作十翼，謂之傳。傳分十篇：《彖傳》上、下二篇，《繫辭傳》上、下二篇，《文言》、《說卦傳》、《序卦傳》、《雜卦傳》各一篇。

自漢以來，爲費直、鄭玄、王弼所亂，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。程正叔《傳》因之。及朱元晦《本義》，始依古文。故于《周易·上經》條下云：「中間頗爲諸儒所亂，近世晁氏始正其失，而未能盡合古文。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，傳十卷，乃復孔氏之舊云。」洪武初，頒《五經》天

下儒學，而《易》兼用程、朱二氏，亦各自爲書。永樂中修《大全》，乃取朱子卷次，割裂附之程《傳》之後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。「彖即文王所繫之辭，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，後凡言傳放此」，此乃《彖·上傳》條下義，今乃削「彖上傳」三字，而附於「大哉乾元」之下。「象者，卦之上、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，周公所繫之辭也」，乃《象·上傳》條下義，今乃削「象上傳」三字，而附於「天行健」之下。「此篇申《彖傳》、《象傳》之意以盡乾、坤二卦之蘊，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」，乃《文言》條下義，今乃削「文言」二字，而附於「元者善之長也」之下。其「彖曰」、「象曰」、「文言曰」字皆朱子本所無，復依程《傳》添入。後來士子厭程《傳》之多，棄去不讀，專用《本義》。而《大全》之本乃朝廷所頒，不敢輒改，遂即監版《傳義》之本刊去程《傳》，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。相傳且二百年矣。惜乎，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，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？

朱子記嵩山晁氏《卦爻象象說》謂：「古經始變于費氏，而卒大亂于王弼。」此據孔氏正義曰：「夫子所作象辭，元在六爻經辭之後，以自卑退，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。」王輔嗣之意，以爲象者本釋經文，宜相附近，其義易了，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，如杜元凱注《左傳》，分經之年與傳相附。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，不知其實本于康成也。《魏志》：高貴鄉公幸太學，問博士淳于俊曰：「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，鄭玄作注，其釋經義一也。今彖、象不與經文相連，而注連之，何也？」俊對曰：「鄭玄合《彖》、《象》於經者，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。」帝曰：「若合之於學誠便，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？」俊對曰：「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，是以不合。此聖人以不合爲謙。」帝

曰：「聖人以不合爲謙，則鄭玄何獨不謙邪？」俊對曰：「古義宏深，聖問奧遠，非臣所能詳盡。」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，不自輔嗣始矣。乃《漢書·儒林傳》云：「費直治《易》，無章句，徒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繫辭》、《文言》解說上、下經。」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。朱子記晁氏說，謂：「初亂古制時，猶若今之乾卦。」蓋自坤以下皆依此，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，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。愚嘗以其說推之，今乾卦「彖曰」爲一條，「象曰」爲一條，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。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，其爲「象曰」者八，餘卦則爲「象曰」者七，此鄭玄所連，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。程《傳》雖用輔嗣本，亦言其非古《易》。《咸》：「九三，咸其股，亦不處也。」《傳》曰：「云「亦」者，蓋《象辭》，本不與《易》相比，自作一處，故諸爻之《象辭》意有相續者。此言「亦」者，承上爻辭也。」

秦以焚書而《五經》亡，本朝以取士而《五經》亡。今之爲科舉之學者，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，不能通知大義者也，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尤爲繆盭。以彖、傳合大象，以大象合爻，以爻合小象，二必臣，五必君，陰卦必云小人，陽卦必云君子，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，而《易》亡矣。取胡氏傳一句、兩句爲旨，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，傳爲主，經爲客，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，而《春秋》亡矣。復程、朱之書以存《易》，備《三傳》、啖、趙諸家之說以存《春秋》，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。

##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三經部易類三

《周易本義》十二卷附《重刻周易本義》四卷（內府校刊宋本）

宋朱子撰。是書以上、下經爲二卷，十翼自爲十卷。

顧炎武《日知錄》曰：「洪武初，頒五經天下儒學，而《易》兼用程、朱二氏，亦各自爲書。永樂中修《大全》，乃取朱子卷次，割裂附程《傳》之後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。如「彖即文王所繫之辭，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，後凡言傳仿此」，乃《彖·上傳》條下義，今乃削去「彖上傳」三字，而附於「大哉乾元」之下。「象者，卦之上、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，周公所繫之辭也」，乃《象·上傳》條下義，今乃削去「象上傳」三字，而附於「天行健」之下。「此篇申《彖傳》、《象傳》之義，以盡乾、坤二卦之蘊，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」，乃《文言》條下義，今乃削去「文言」二字，而附於「元者，善之長也」之下。其「彖曰」、「象曰」、「文言曰」，皆朱子本所無，復依程《傳》添入。後來士子厭程《傳》繁多，棄去不讀，專用《本義》。而《大全》之本乃朝廷所頒，不敢輒改，遂即監板《傳義》之本刊去程《傳》，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。」又曰：「今《四書》坊本，每張十八行，每行十七字，而注皆小字，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記》並同。惟《易》每張二十二行，每行二十三字，而《本義》皆作大字，與各經不同。凡《本義》中言「程《傳》備矣」者，又添一「傳曰」而引其文，皆今代人所爲」云云。其辨最爲明哲。然割裂《本義》以附程《傳》，自宋董楷已然，不始於永樂也。（詳董楷《周易

## 傳義附錄（條）

此本爲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，內府以宋槧摹雕者。前有革序，每卷之末題「敷原後學劉空校正文字」。行款及《象傳》履、夬二卦不載程《傳》，一一與炎武所言合。卷端惟列九圖，卷末係以《易贊》五首、《筮儀》一篇，與今本升《筮儀》於前而增列《卦歌》之類者，亦迥乎不同。《彖·上傳》標題之下注「從王肅本」四字，今本刪之。又《雜卦傳》「咸，速也；恒，久也」下，今本惟注「咸，速；恒，久」四字，讀者恒以爲疑。考驗此本，乃是「感，速；常，久」，經後人傳刻而訛，實爲善本。故我聖祖仁皇帝御纂《周易折中》即用此本之次序，復先聖之舊文，破俗儒之陋見，洵讀《易》之家所宜奉爲彝訓者矣。至成矩重刻之本，自明代以來，士子童而習之，歷年已久，驟令改易，慮煩擾難行。且其本雖因永樂《大全》，實亦王、韓之舊本，唐用之以作《正義》者。是以國朝試士，惟除其爻、象之合題，而命題次序則仍其舊。內府所刊袖珍五經，亦復因仍。考漢代《論語》凡有三本，梁皇侃《論語義疏序》稱「《古論》分《堯曰》下章『子張問』更爲一篇，合二十一篇。篇次以《鄉黨》爲第二篇，《雍也》爲第三篇。《齊論》題目長《問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合二十一篇。《魯論》有二十篇，即今所講是也」云云。是自古以來，經師授受，不妨各有異同。即秘府儲藏，亦各兼存衆本。苟其微言大義，本不相乖，則篇章分合，未爲大害於宏旨。故今但著其割裂《本義》之失，而仍附原本之後，以備參考焉。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周易本義/(宋)朱熹撰;廖名春點校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09.11(2010.3重印)

(易學典籍選刊)

ISBN 978-7-101-07018-7

I. 周… II. ①朱…②廖… III. 周易-研究 IV. B2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169898 號

責任編輯:張繼海

易學典籍選刊

周易本義

[宋]朱熹撰

廖名春點校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1/32·9½印張·2插頁·200千字

2009年11月第1版 2010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:3001-6000冊 定價:28.00元

ISBN 978-7-101-07018-7

數字  
知識  
產權  
PDG





ISBN 978-7-101-07018-7



9 787101 070187

定價：28.00元

[ General Information ]

书名=

作者= (美) 舒尔茨著

页数= 532

出版社=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日期= 2007

SS号=

DX号= 000006297406

URL= <http://book2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6297406&d=EF34EDDAC9A568D9033B01797F496FC2>